

女俠白玫瑰

武俠奇情 長篇小說



關帝題



女俠白玫瑰

第四集目次

- 第一章 店內遇淫徒白玫瑰鏢傷孫亮……………一
- 第二章 暗中聞秘語假夫妻盡斬羣兇……………三二
- 第三章 一怒雪不平入牢獄搭救吳吏……………四
- 第四章 深仇終得報小俠女締結良緣……………九九

武俠奇情

長篇小說

女俠白玫瑰

第四集

子民著

第一章

店內遇淫徒白玫瑰鏢傷孫亮

上章書裡面。說大成與劉玉姑救了李寡婦後。將諸事辦畢。即行離開客店。走了三天。這日是個六十里地的小站。很早的就下了店。大成同玉姑商量道。咱們自從出門。走了十來天。總沒洗腳。那天在趙子厚店裡。原想借個盆洗一洗。不曉得一個甚麼盆又打過去了。現時天氣很早。問店家有盆沒有。借來用一用不好嗎。玉姑道。怎麼不好。你問他們吧。大成把店夥喊來。說明事由。店夥道。有有。還是個綠磁缸盆呢。乾淨得很。客官甚麼時候用。我給送過來。玉姑接口道。等我們吃過飯。天黑了給拿來吧。勞駕勞駕。店夥謙了一句走開。大成道。我腳底下試着難受的厲害。打算洗完了。再消消停停吃飯。格外顯着舒服。你已經說出天黑纔用。我也不好搭腔了。玉姑俯在大成耳旁。低低說了兩句。大成笑道。我倒忘記你這回事了。這樣說。倒是天黑了好。那麼現時閉着沒事。幹甚麼呢。上街看看。我又不耐煩。玉姑道。這個店很清靜。沒有幾個客人。院子也很大。咱們搬兩把椅子在屋門外頭坐坐。喝兩碗茶。消一消心火再吃飯。你想怎麼樣。大成道。這主意不錯。來來。各人搬各人椅子。玉姑依言。剛搬出椅子去。店夥忙過

來笑問道。客官要在院裡坐會子嗎。倒是比屋裡風涼。我搬個小棹來擺茶盞茶碗。大成道。那更好了。唐侯把棹椅茶具安放停當。大成玉姑坐下吃了一杯茶。玉姑偶然回頭。見西邊一個單間門口。站定一人。生得凶眉惡目。約有三十上下年紀。倆眼直勾勾望着這邊。玉姑不動聲色。又過了片時。那人依就沒有走開。因悄悄向大成道。像往西邊瞧。那個混帳男人不錯眼珠的看我。真可恨極了。不用問定准是個色鬼。我到屋裡去吧。省得招是非。大成一面有意無意去望那人。一面也低聲道。咱們還怕是非嗎。他瞧讓瞧去。橫豎瞧不掉一塊肉。說到這句又哼了一聲道。這東西是淫賊。我們倒要小心一二。玉姑道。你說話真好笑。色鬼淫賊有何分別。色鬼可以不怕。淫賊怎麼就得加小心。大成道。那是自然。色鬼雖有色心。未必有色胆。淫賊倚仗一身本領。就許興妖作怪。玉姑道。這個混帳東西有本領嗎。你何以曉得。大成道。練武功的人。看不出這個來。還能行嗎。玉姑道。看是看得出來。我卻沒有留神。說着。又皺眉道。前天李三家那回事。已經悞了兩天路程。如今又遇上這麻煩。真真糟心。大成道。我是看這人神色不正。所以那樣說。究竟有沒有麻煩。那裡能料得到。你何必不痛快。再說。縱然出麻煩。也不同李家那事一樣。何至於就耽慢路程。靠我想個法子。做戒他一下。能够把他震嚇得不敢起妄念。省許多精神。玉姑道。話是不錯。怎樣震嚇他呢。大成笑道。你不用忙。我自的道理。玉姑還要往下斟問。只見車夫從店門口走來。陪笑道。前天趙掌櫃的說。叫我送客官到這裡。問問還用車不用。如其不用。明天我就往回翻。大成向玉姑道。步

下走慣了。坐車還覺着很不舒服呢。咱們不要車吧。玉姑應了一聲。大成從兜肚裡取出一小塊銀子。約有五錢多重。笑向車夫道。一路上讓你受累。這裡有幾個錢。送你買杯酒吃吧。車夫再三推辭。大成玉姑齊聲叫他收下。麻煩了多時。車夫只得收了。稱謝退去。大成忽又笑喊道。車把式。我再送你一點菜下酒。過來過來。車夫復又轉回。大成用手向上指道。你瞧。房檐上有兩隻鴿子。等飛起來我把牠捉住。送你當酒菜好不好。車夫道。好是好。客官有鳥鎗嗎。大成笑道。捉鴿子要鳥鎗作甚麼。你有制錢嗎。給我倆個。車夫連說有有。擡起衣襟。也從兜肚裡掏出十幾文錢。這時那鴿子連翩飛起。大成忙捏了兩個錢。只聽得撲騰兩聲。鴿子雙雙落地。車夫驚訝道。客官原來會打金錢鏢鏢。我早知道。咱們這兩天在路上多捉幾隻鳥。夠多麼好。大成道。你怎懂得這叫金錢鏢。也會打嗎。車夫舌頭一伸道。我要會打金錢鏢。又不起早睡晚。替人掌鞭兒了。在先聽見會把式的爺們講究過。這金錢鏢別看小。一箇制錢。打在人眼上。就能把眼珠子給打瞎了。是各樣暗器中最輕便的一種東西。大成道。你這話很內行。凡是使這種暗器。都往眼上打。所為眼睛瞎了卻不至於廢命。車夫笑道。我聽行家說的話。玉姑道。好。你去把鴿子拾起來。想法子弄熟了去吃酒吧。不看儘着扔在地上。狗叨了去。車夫唯唯。拾起鴿子走了。玉姑再向西邊看那男子時。已不知去向。又低笑道。你這主意真高。把小子給嚇唬跑了。不知死心沒死心。大成道。管他呢。知道咱們厲害。從此死了心。是他的便宜。如果淫心不死。還難甚麼賊。頭腦我也不用使旁的法子。就賞他一金

錢鏢得啦。此時伙計已將酒飯端來。玉姑忙道。咱們吃飯來吧。回頭還早一點歇息。夜裡好可以有精神。大成依言。少時。吃罷晚飯。已經天黑。二人把兵刃放在手下。睡在舖上休息。展眼之間。交過二更。店裡客人俱已入了睡鄉。靜悄悄的一個人聲沒有了。大成玉姑正在閉目養神。猛然聽見窗下脚步輕輕走動。玉姑忙俯在大成耳旁。低聲道。來了。咱們還是開門出去。還是在屋裡等。大成也低低答道。別言語。裝睡。看他作些甚麼。也許不是要到這屋來。我們何必出去多管閒事。玉姑不語。過了片時。大成見窗戶紙上忽然有個火亮。又俯在玉姑耳旁低聲道。這東西使薰香了。玉姑忙用手指蘸了唾沫把香火濕滅。罵道。死囚。到太歲頭上動土。我非出去不可。說時。抄起單刀。縱身下地開門竄到院內。那賊更不容情。也挺兵刃上前交手。玉姑揮刀使了個左右插花。刀鋒向賊人左腿砍來。那賊忙把左腿向後一撤。手中刀使個金針入地的解數。擋住刀鋒。玉姑一扭身軀。趁勢揮刀砍賊人左肩。那賊揚刀磕開。腕子一翻。使個蝴蝶探花。用刀把直截玉姑小腹。這一着非常厲害。必得敵人身臨切近纔能使。只要中上就不輕。皆因那賊對於玉姑存了一番淫心。招架之中。帶着戲弄之意。玉姑何等聰明。怎不能曉得他是有心掏壞。登時怒上加怒。卻因爲這個着數招架不易。只得往後一撤身。纔待還手時。大成早一個箭步。縱到那賊身旁。挺刀使個玉女穿梭。斜砍賊人右脇。那賊忙跨步閃開使個順水推舟的式子。順着大成的刀鋒向前刺來。大成將刀撤回。用懷中抱月式。封住賊人的刀。緊接着又使個泰山壓頂。向賊人頭上砍來。那賊的本領也實在不弱。忙舉

刀使個祥雲遮月。上邊架住大成刀鋒。下邊又是個飛脚。惡狠狠向大成腿部踹來。大成心中暗忖。這東西手底下倒有兩下子呢。若不另想辦法。再鬪幾十回合。也未必能夠把他打倒。明天還要赶路。那裡有閒工夫同他搗亂。見他一脚踹來。因把身子幌了兩幌。抽回刀扭頭就跑。那賊見大成並未戰敗。忽然逃走。不由得起疑。正在這要追還沒追的當兒上。大成翻身揚手。只聽那賊哼了一聲。提着刀跳出圈外。撒腿向一處短牆下奔去。玉姑剛要追趕。大成忙道。饒他一條狗命吧。左眼已經瞎了。像這宗無名鼠輩。殺他何用。無非污了我們的刀。叫他知道厲害得啦。玉姑見大成攔阻。止住脚步。此時店的人。睡夢中聽見大成說話。有那胆大好事的旅客。開門出來根問緣由。大成道。剛纔來了個小賊。想拿薰香把我們迷住。進去偷東西。可巧我醒了。出來抓他。這賊不知自量。跟我交手。我用金錢鏢把他左眼珠子打瞎。如今跳牆跑了。驚了諸位睡覺。實在不該。大成說罷。同玉姑回到屋中。關上屋門休息。店裡旁的客人。還有掌櫃的夥計。聞聽鬧賊。被客人趕跑。也都跑出來。七言八語。亂了多時。店掌櫃特別小心。點起燈籠。四處照了一回。走到西單開門口。嚷道。這位孫客人那裡去了。屋門敞着。行李也沒動。就少了一把單刀。莫非他就是……店夥忙接口道。別那麼說。也許在後院解手呢。過去看看。店掌櫃道。剛纔咱們不是去看了嗎。蹲個人還能瞧不見。這可是麻煩。人跑了東西扔在咱們店裡。他又沒個交代。過後找了來。硬說東西不對數。該怎麼辦。店夥道。果然是他作了歹事。給客人追跑了。還敢再來嗎。把行李歸着起來存在櫃上。過後他

來要就給他。沒話更好。他要是胡說白道。成心誑人。我們聽到當官去說理。大約他沒那胆子。店堂懶無言。任憑夥計辦理。這時剛剛半夜大家闌闌了一陣。又各自睡了。玉姑與大成商議道。咱們及早離開這裡吧。等到天亮。少不了有許多人要問長問短。那裡有閒工夫跟他們費話。大成想了想道。也好。要走這就走。不必耽擱。店帳還沒算。怎麼辦呢。玉姑道。這還不容易。咱們纔住了一宿。吃一頓飯。約摸着該給多少錢。拿出來放在棹上。他們見了自然明白。大成道。倘或掌櫃的沒看見。夥計昧起來說咱們沒留下。那不挨罵嗎。玉姑道。還顧得了這麼許多。橫豎咱們問心無愧。誰味錢。誰罵人。由他們去吧。大成稱是。二人收拾行李。天色將近黎明。越牆而去。且說那個淫賊。姓孫名亮。山東曹州府人。自幼學了一身武功。不知務正。專在山東安徽江蘇一帶。明劫暗竊。作那沒本錢的生涯。這天到了鳳陽縣。想要作幾號買賣。找個客店住下。頭一天出去踴道。大街小巷。串了一回。路過一家門首。聽見笑語喧嘩。急急看時。見裡邊走出三個女子。都在十七八二十來歲。一個穿粉色衣服的女子在前。那兩個都穿青色綢衫。面容像是姊妹。來至門外。齊聲笑道。彩雲妹妹慢慢走罷。有工夫來玩。別像今天。要不是我們在街上碰見。拉你家裡坐。還不來呢。彩雲也笑道。我說話你們總是不信。這些日子因為有幾樣針線活。一天到晚忙得甚麼是的。今天到舅母家去。跟表姊要個鞋樣。舅母留我吃飯。我都沒答應。你們不信。到我舅母家去問。看有這事沒有。要不是有針線活。咱們住的這麼近。我早就來看你們了。在先還不是個比樣嗎。三天頭頭見

面。話可又說回來了。我沒工夫來。你們也可以到我家去呀。怎麼這許多天不登我的門呢。那個年紀稍長的女子道。算了算了。你又開了話匣子了。這是在街上。得啦得啦。說起來沒完。也不怕人笑話。請吧請吧。三天以裡你不來。我們准找上門去。彩雲笑道。還是你們到我家裡去玩吧。我這些日真勻不開工夫。要不。咱們這就一齊走。針線活忙得我頭暈眼花。你們到我家去。索性住幾天。幫着我把活計做完。那怕我再來上你們這裡住兩宿呢。年少的女子接口道。彩雲妹妹說話。總免不掉尖酸。轉彎磨角想找人便宜。我們憑甚麼讓你住兩宿。這話够多麼難聽可恨。彩雲道。好話別邪疑。邪疑沒好話。大家都是女孩兒。住兩宿這句話。不犯沈深啊。你不愛聽。我再說一句。你們姊兒倆住兩宿好不好。走走。咱們快到我家去。別儘站在當街門口。閒磕打牙兒。給過往的人聽見還不當咱們是怎麼回事呢。彩雲說着。便伸手去拉。年長的女子道。你就是要我姊妹作針線活。也等我們進去告訴娘一聲啊。出來送客。不言不語跟客人走了。實在說不下去。彩雲道。好好。我跟你們進去。告訴過乾娘。咱們馬上走。就攔的工夫真不小了。回家定准要挨說。她說到這句。轉身邁步先往裡走。兩個女子也隨着進去。不多一時。三個人手拉手又跑出來。嘻嘻哈哈。直向一條巷子走去。孫亮閃在一旁。聽個畢真。心中大喜。暗忖道。這三朵花兒。一朵比一朵強。我老孫的運氣真算不壞。剛剛到了鳳陽縣。就遇上這麼一宗俏事。晚上多買些酒吃得醉醺醺的。三更夜半去會美人。足樂一回。往下多住些日子。倘或姊妹三個能跟我一心。簡直把他們帶回家去。一妻二妾。過

一輩子。也很是造化呢。正這樣想着。見那三個女子已然進了巷。忙緊走幾步。依舊遠遠窺伺。只見她們走到一家。推門而入。知道這必是彩雲的寓所。便在房屋前後左右仔細看了一遍。回轉店中。真就買了許多酒菜。慢慢吃喝。二更敲過。帶上應用兵器薰香等等物件。掩上房門。越牆而出。施展飛檐走壁工夫。來至彩雲家內。伏在房脊上往下窺探。靜悄悄的並無人聲。只有西廂房北頭那間屋子尚有燈光。料想必是彩雲臥室。輕輕縱下。立近窗前。聽見裡邊像是彩雲的聲音道。天不早了。咱們收了活計睡吧。又一個女子道。忙甚麼。我還一點不睏呢。等我把這條褲子成功上。沒有幾針活了。彩雲打個哈欠道。我也並不很睏。就是爹娘全睡了。咱們說話又不能高聲。太憋悶了。又一個女子道。也沒見你紙糊的驢大驢門。說話總喜歡嚷嚷。誰耳朵又不聾。那響大聲幹甚麼。彩雲一笑。停了停道。二姊。你剛纔說有個好笑話。等睡在牀上告訴我。現時怪悶得慌的。說一說不好嗎。一個女子道。這笑話我也是從旁人嘴裡聽來的。不一定見真。彩雲道。你快說吧。那女子道。有一家買賣人。夫妻兩口。還有個妹妹。三個人過日子。男的在外經商。嫂姑都很年輕。孤守空幃。情緒枯淡。日久就勾上一個男人。索性把妹也拖上了。某夜。適她的丈夫回來。也該着。她上廁所去了。她丈夫一頭撞見妹妹作無恥之事。大發雷霆。情人抱頭鼠竄。妹妹羞慚難當。也就懸樑自盡了。她受了這番刺激。日子不多就瘋了。見神見鬼。一夜鬧到天明。買賣人離不開家。坐吃山空。眼下窮得快要飯了。彩雲道。你說的必是西門外老王家吧。不錯。頭年他們家中吊死個姑娘。

我可不知道是因爲這個。咱們睡吧。給我做活計。到半夜還煞着。我實在不落忍。快睡快睡。我困了。又一個女子聲音道。我看你倒不是困。許是聽笑話聽得心亂了。不要緊。咱們到牀上去。我有好法子給你治心亂。說到這裡。就聽彩雲道。這個大姊真沒人樣。我要不撕你的嘴。你也不知我的厲害。女子笑道。你撕你撕。看咱們誰撕誰。兩個人唵通撲騰鬧了一陣。姊妹三個全睡了。孫亮站在院中。聽她們已經躺下。忙點起薰香。送到窗戶裡面。過了一刻。把屋門輕輕撥開。借着燈光。看那三個女子昏睡沈沈。喜得心頭亂跳。撲上牀去。以後的事。不必明言。可想而知。到了五更敲邊。彩雲睡夢中試着情形不對。這時薰香的藥力已散。急睜眼看時。見自己渾身上下一絲不掛。睡在一個面生男子懷裡。纔侍喊嚷。那男子使了個手法。猛覺得骨酥肉麻。臊子裡彷彿堵了一樣東西。要曬也曬不出來了。良久良久。孫亮問彩雲那兩個女子姓甚麼。是姊妹不是。彩雲羞得兩眼緊閉。一語不發。孫亮溫存着催她快說。費了許多話。彩雲纔俯在他耳旁悄聲道。是姊妹倆。姓吳。姊妹名子叫金環。今年二十。妹妹叫玉環十八歲。孫亮又問有婆婆家沒有。彩雲道。金環有婆婆家了。還沒過門。玉環現時正有人提着媒呢。孫亮也悄聲道。玉環在家裡不老實吧。彩雲笑道。你怎麼曉得。孫亮道。這話你問得奇怪。我跟他們有了那事。怎會不知道。告訴我。她跟誰不清楚。彩雲不語。孫亮又問了一句。彩雲道。你打聽這個幹麼。又不說她作媳婦。孫亮道。先不是我媳婦。這往後呢。我還

能讓她落到別人手裡嗎。你知我是甚麼人。彩雲搖搖頭。孫亮道。我是山東曹州府城裡

一家財主。有五個大買賣。鄉下還有三十多頃地。今年二十五歲。因爲自幼練習武功。鍛鍊身體。到如今還沒娶媳婦。這蹊是上金陵辦貨。路過此地。今天晌午在街上散逛。看見你們三個。我頂愛你。原想夜裡來找你談心。前巧她們倆也來給你幫忙做活計。咱倆既然有了好兒。還能讓她們落空嗎。如今我打算這麼辦。把你們姊妹三個。全帶回山東。你是正夫人。她倆算是側室。你看好不好。彩雲道。我也是有人家的人了。不過已經失身於你。自然不能再嫁旁人。你帶我走。倒不是不願意。就有一樣難心。明着走必定不行。跟你偷跑。今生今世。我那二老爹娘就不用想再見面了。實實捨不得。孫亮道。這纔是傻話呢。世上的閨女。那一個不嫁人。嫁了丈夫以後。准保不跟着出外嗎。出外。山南海北全說不定。爹娘也是不能常常見面呀。你跟我走。眼下雖然是偷跑。過個三年五載。我來一認親。你不就可以跟爹娘見面了嗎。彩雲道。你這纔是夢話呢。我這一走爹娘不用說。准知道是跟情人私逃了。還不得氣個半死嗎。爹娘生氣不要緊。婆家怎能善罷甘休。兩親家不定要鬧到甚麼地步。打官司告狀。都是少不了的事。你來認親豈不是自投羅網。這事怎能辦呢。不能辦我自然不能看見爹娘。孫亮道。按情理上講。雖然是這樣。可也還有一說。我不是沒家沒業的人。在曹州府城裡。不敢說一等一的大富戶。也得算四遠馳名的財主。你如今這個婆婆家。未比就能比得上。我把你帶走。爹娘生氣。婆婆家要人。誠然不錯。可是過了幾年以後。事情就冷淡下去了。爹娘氣恨兒女。不過是當時那一會兒。日久天長。氣消了沒那個不想。正想得難受呢。忽然有

了。下落沒那個不喜歡。再一見嫁的這女婿。是有名有姓的人家。心裡更痛快了。你細想吧。到了那時節。爹娘是不是要歡天喜地把你接回來。彩雲此時。已經被淫賊用手段迷住。聽了這一番話。覺得十分有理。不由得笑道。你既是愛我。我就跟你走得啦。生米已經煮成熟飯。不跟你不行了。那麼咱們幾時走呢。孫亮道。我打算把他們也一齊帶上。到家之後。你作大。她們作小。我金陵也不去了。咱們四個人。快快活活過幾年。隨後再說旁的事。彩雲道。她們肯跟你走嗎。孫亮道。等她們醜了。我問問大約不能不樂意。彩雲道。我想玉環或者肯其跟你。金環不見得怎樣。孫亮道。你從甚麼地方看出來呢。彩雲道。金環這個女婿。好看極了。有個外號叫大美人兒。還有個數月就辦喜事。她有這麼個小姑爺子。怎肯跟你。玉環在先前有個情人。今年春天死了。如今還沒准主。你們又有了這回事。她自然肯跟你走。孫亮道。玉環那個情人你見過嗎。他們怎麼勾搭上的。彩雲道。我說出來給她聽見不合式。改天再告訴你吧。孫亮道。你聽她們呼喚得挺香。那裡能聽得見。快說吧。不要緊。彩雲道。那人是她表兄。一開頭怎麼勾搭上的。我不大清楚。聽她姊妹告訴我。他們倆從小就投緣對勁。後來人大心大。就暗地訂了終身。可是他們爹娘全不知道。這一回有個街坊家老太太在玉環家裡閒坐。跟玉環她娘說你們二姑跟她表兄很合得來。歲數也班配。何妨親上作親。成全這段美滿姻緣。她娘說姻緣倒是好姻緣。就有一樣不合式。骨肉還家。實在使不得。她娘這話。可巧給她聽見了。大約是知道姻緣沒有指望。索性一恨心變幹吧。從此以後。她跟她表兄。越

發親近了。兩人偷偷摸摸的事。金環沒肯明說。聽那誼口。許還碰見過。今年春天她表兄一死。她哭得死去活來。病了二十多天。差一差送了命。孫亮道。除了她表兄。跟別人還有事沒有。彩雲道。我不知道。多半沒有。平常在家裏很老實嗎。孫亮望了望窗戶道。天要亮了。我得趕緊回店。她們倆跟我走的話。你回頭先替我探探口氣。聽她們說個甚麼。咱們夜裏見。彩雲道。這話我怎好張嘴對她們說。還是把她們叫醒了你自己問得啦。孫亮道。不行。太沒工夫了。把她們叫醒還未必就肯順條順理聽我說話。倘或一哭一鬧。我少不了先得勸解。時候太來不及。我走後你看事作事。能夠商量。就打開壁子說亮話。把我這番意思告訴她們。如其話口來得緊。就等我夜裏來了。再想好主意。彩雲點頭。孫亮穿衣下地。彩雲一把拉住。叮嚀道。你夜裏可准來呀。要是拐下我一走。那就把我害苦了。孫亮道。我又不瘋。爲甚麼不來。你等着得啦。別關屋門。彩雲道。你剛纔怎麼進來的。沒走屋門嗎。孫亮道。關好了我再開。又得費事。莫若不關。彩雲應了一聲。撒手看他走後。暗暗盤算一回。朦朧睡去。正在沈酣之際。猛覺得耳旁有人呼喚。睜眼看時。見金環玉環都坐在牀上發噎。便也翻身坐起。假意問道。天還很早。你們爲甚麼不多睡一會。金環道。還睡呢。出了大亂子啦。夜裏也不是誰到咱們屋裏來。瞎。咱們吃了這個大虧。還怎麼活着。你睡覺太死。叫了十好幾聲纔醒。彩雲低頭往自己身上看了看。故作吃驚道。我的小衣裳甚麼時候都脫了。這是誰幹的事。金環道。你還沒醒哪嗎。怎麼我說了半天話。還沒聽明白。越說夜裏進來人咱們吃了大虧。難

道你自己就試不出來嗎。彩雲停了一停。又作個驚皇失色樣子。說聲這可怎麼好。登時頭一低落下淚來。玉環道。事到如今。哭也枉然。及早想主意。事情該怎麼辦吧。彩雲道。怎麼辦呢。趕快去告訴我爹娘。讓他們想法子吧。玉環道。那可幹不得。這事萬也不能往外說。我還不大要緊。你們倆都是有主的人了。遭了這個事。傳揚出去。給你們婆婆家知道。不定鬧出甚麼笑話來呢。那可真不能活了。彩雲道。照你這樣說。咱們難道吃這啞叭虧嗎。旁的啞叭虧。吃了不要緊。這是一輩子的事啊。咱們不聲說明白。將來拿甚麼話對人哪。金環姊妹聽她說出這話。也不由得哭了。彩雲猛然握起拳頭。在牀上狠狠捶了一下道。罷罷。已就是已就了。一不作二不休。我想這個混帳人。今天夜裡必定還來。咱們問問他害人害成這樣。打算甚麼主意。他要不說個是六加開。咱們也豁出去了。或是跟他拚命。或是喊人把他拿住送到當官。咱們吃了虧。雖然沒法子說嘴。可是把對頭拿住。現有對證。別人也怨不上咱們來了。玉環拭淚道。這也不妥當吧。比方那個混帳人說出主意。叫咱們跟他偷跑。是幹是不幹呢。彩雲道。事情已經到了這步天地。臉是顧不成了。跑。自然是不對。不跑。說句沒羞沒臊的話。等着婆婆家娶過去往回休嗎。倘或給人休回來。只怕那個寒碜。比偷跑還大吧。玉環道。這話倒也不假。那婆姊姊。你看事情到底怎麼辦好。彩雲聽玉環口吻。曉得她已然活了心。正在歡喜。忽見金環淚眼模糊。帶怒斥道。你少拿這話問我。吃了虧見不得人。我就是一死。二活沒有。饒給混帳人佔了便宜去。還跟着他逃走。叫大家夥兒罵跑頭子。我萬也不幹。彩

雲看這神情。不禁又是一嚇。暗道。不好。金環既不肯幹。玉環自然得隨着她姊姊。這事只怕要糟。不是別的。那人既有一身武功。脾氣必然暴躁。知道她們不肯跟着走。興許就要翻臉。說書個戲常有這類事。賊人採花。女的不從。登時一刀殺死。要是金環她們也鬧到這個地步。自幼姊妹。我傷心還不說。眼看她們給人殺了。也不忍哪。不過金環話口來得這麼緊。又沒法子勸。這可怎麼好。彩雲此時左思右想。頗覺爲難。又見金環道。快着。穿衣裳下地。跟我回家去。我真後悔昨天這一來。噫。悔也不中用了。到家有甚麼話再說吧。金環說到這裡。急急整理衣履。連催玉環快走。彩雲不便攔阻。只可說了句。姊姊要走。也得梳洗完了啊。這樣出去。不叫人笑話嗎。金環嘆了口氣。扭身坐下。彩雲忙搬出奩具。又親自出去盥來臉水。乘她妹妹梳洗的工夫。緩緩勸道。事情已然成這樣了。千錯萬錯都是我一個人的錯。我昨天要是不讓姊姊們來。怎能吃這場虧。到如今真是姊姊那句話。後悔也不中用。咱們總還是想個好法子。怎麼能把這件事弄圓全了纔對。要是心窄想不開。往牛犄角裡鑽。咱們活了這十幾二十年。白白把命送在素不相識的混帳人手裡。也未免太冤哪。金環冷笑道。話倒有理。就是沒好法子可想。叫我惜命不鑽牛犄角。那算白說。我不能那麼不顧臉。彩雲見金環口風越來越緊。曉得勸也無用。只可狠狠心。暗自想道。她既這麼難說話。我也不必瞎費唾沫了。等到夜裡我把她的話告訴那人。他愛怎麼辦就怎麼辦。我鬧個也不添油也不搗燈得啦。轉念又想。這可有一樣不妥當。倘或金環回到家去。一時心窄。等不到明天就尋了無常。

事情也不好辦。玉環剛纔話言話語裡。倒像願意跟人偷跑。我何妨把她叫在旁邊。商量個主意。彩雲想至此處。因向玉環使個眼色。轉身出了房門。玉環會意。忙扯說道。妹妹上茅廁去嗎。等等我。咱們就個伴兒。說時取了手紙。跟隨彩雲出來。倆人真就一前一後走入廁所。玉環搶先問道。你跟我使眼色幹麼。有話說嗎。彩雲道。你想這事倒底是怎麼辦好。大姊姊一口咬定。要顧全臉面。性命不算一回事。我總想這個。俗語說得好。螻蟻尚且貪生。爲人何不惜命。臉面雖然要緊。性命不必臉面還要緊嗎。她自顧她自己。以爲是吃了嗝叭虧。一死完事。可就不想想她死後還有咱們倆。難道也跟着她去見閻王嗎。玉環道。我早想到這個地方。原打算把這道理掰開揉碎說給她聽。皆因她越說越上氣。這時候勸她甚麼話。也聽不到耳朵裡去。索性不理她。等我們回到家裡。我再看事作事得啦。橫豎是這樣。誰不能讓她尋了死。你放心吧。彩雲道。能不能留住她別讓走。咱們兩個人一對一句勸她把氣消了。玉環道。不成。她脾氣素來蠻拗得很。一股子牛勁犯上來。說甚麼也算白饒。可是一會兒工夫就過去。現時她要走。你就隨她去。到家我自想法子。彩雲道。你能拿得准她不尋死。我就放心了。咱們屋裡去吧。不看工夫大了。她起疑心。玉環點頭。二人出了茅廁。還沒進住房屋。隔着玻璃窗看見金環已經梳洗完畢。站在堂屋。彷彿是等着玉環回來。玉環更不怠慢。三脚兩步迎上來道。咱們走啊。彩雲搭訕着留了一句。金環一聲不響。邁開蓮步。急急去了。彩雲送到街門口。看她姊妹走遠。纔回轉房中梳洗。且說孫亮連姦了金環玉環彩雲三人。又用手

段把彩雲迷住。情願跟他私逃。回到店房。心中極其得意。覺得精神疲倦。倒在鋪氈沈沈睡了。午後醒來。到外邊找了個小酒館。吃鴉醉飽。在街上閒逛了一回。看見彩雲西斜打算回店再睡個半夜。挨到三更人靜。去找彩雲取樂。定期回轉山東。不想剛到屋裡。就聽見院中車輪馬蹄一陣聲響。曉得是來了客人。牽簾看時。見是一對青年美貌男女。這就是大成玉姑二人。色鬼淫魔眼睛裡看見這個。惹起不心動。偏巧玉姑又坐在院裡乘涼。給他看了個飽。及至夜間被大成用金錢鏢打傷左眼。跳出牆外。跑了幾步。見後面沒人追趕。站住脚暗罵道。這小子真厲害。我在山東安徽江蘇一帶地方。闖了這些年。從沒遇上過敵手。不想今天來到鳳陽縣。居然栽了這麼個跟頭。此仇不報。決不甘心。如今我既然從店裡出來。再回去是不能行了。莫若去找彩雲。歇息半宿。等天明在店門附近找個僻靜地方一等。看這兩個小東西奔那條路。暗地跟着瞧明白了。然後再想報仇之計。主意已定。纔待走向彩雲家去。忽然覺着左眼一陣疼痛。深澈肺腑。登時脚下一軟。委頓地上。不由得又罵了兩句。忍耐多時。咬咬牙扎掙着站起來。辨明方向。來至彩雲住家所在。越牆而入。彩雲自從把金環姊妹送走。獨自坐在屋裡。回想昨夜今晨種種經過。覺得與那人共枕同眠。真是生平所未經的絕好滋味。可惜工夫太短。又有金環玉環姊妹倆。睡在旁邊。未免不大痛快。將來跟他回到山東。總得好好睡個一年半載。足樂一氣。纔能趁心。想到這裡。高興非常。恨不能那人馬上來了跟着一走。轉念又想到金環脾氣執拗。今天含羞帶怒跑回家去。不知要鬧出甚麼事來。玉環果然能勸。那還罷哩。

倘或勸不好。可真是糟糕。她尋自盡一死。怨她命短。原不與旁人相干。不過。她爹娘看見閨女死了。還能鴉沒雀靜不言不語。一抬一埋嗎。要是對着玉環追根問底。玉環再遮蓋不住。把實話說出來。我也難躲乾淨。這要是報了官。自然是飛籤火票把我傳了去過堂。出頭露面已經够丟人的了。到了堂上。縣官再跟審賊是的那麼一審我。話回得不好。鞭子板子一齊來。誰能受得了。即便玉環能勸。金環聽了她的話。不再尋死。可是那人要把她帶走。她不肯依從。惹起人的火來。一刀兩斷。多年的要好姊妹。落了這個下場。我心裡也不好過啊。彩雲把這一樣一樣事情。獨坐反覆思量。忽而喜。忽而懼。忽而悲慘。腦子裡鬧得亂麻一般。從早晨起來。直到晚間睡下。始終沒能清楚。三更敲過。睜眼矇矓。看見進來一人。血流滿面。嚇得一聲怪叫。纔待接連喊曬。只見這個人連連搖手道。別怕別怕。是我。彩雲急再定神細看。原來就是昨夜共枕同眠的那人。忙翻身坐起。驚問道。你這是怎麼了。孫亮低聲道。你先別言語。等我趕快藏起來。聽着彩雲。問曬甚麼。孫亮忙閃在彩雲牀後。又道。你儘管裝睡。等他們來叫門的時候再說話。彩雲道。堂屋門關好了嗎。孫亮應了一聲。工夫不大。老頭子果然拍着窗戶問道。彩雲彩雲。你怎麼了。連問了三四句。彩雲纔作個睡夢中初醒的樣子。懶伴伴答道。幹麼呀。黑更半夜喊人家。老頭子道。我剛纔睡在夢裡。聽見你大曬。不知是怎麼了。問你又不應聲。你沒怎麼呀。彩雲坐起來道。我醒來着嗎。說時。嘆哧一笑。又道。沒

怎麼。作個怪夢。夢見走在街上。遠遠的跑過來一隻大老虎。張牙舞爪要撲我。嚇得我沒處藏沒處躲。大聲一哭。許就是個變橘子事。不要緊。爹爹快去睡吧。老頭子道。你還害怕不害。彩雲道。不怕了。睡。她嘴裡這樣說着。又打個哈欠。歪身倒下。老頭子走後。過了片時。彩雲悄聲道。你出來吧。院裡沒人了。孫亮轉過牀前道。你這一嚷不要緊。虧得我把屋門關上了。要不。你爹看見門敞着。准進來了。彩雲微笑。孫亮側身坐在牀沿上。彩雲道。人一着急。就迷了門子。剛纔你何用往牀後邊去躲。孫亮放下帳子。他們在窗戶外頭。怎能看得見。你跟怎麼了。呦。血還咕唧咕唧往外冒。不定多麼痛。我拿塊新布把你半邊臉給包上吧。這個樣子看着真怕人。血不住的流。你自己必然也很難受。孫亮道。誰說不是難受呢。拿布把臉包上自然是好。有現成新布嗎。彩雲道。有有。我這幾天正作衣裳。怎能不現成。說罷。忙着下牀拿布給孫亮包紮了一回。又問道。到底是怎麼變橘子事。會把眼睛弄成這樣。孫亮不肯說出實話。隨口造謠道。我從店裡出來。走得慌張一點。讓一棵死樹絆了個栽頭。無巧無不巧。左眼正碰在枯樹枝子上。把眼珠子扎瞎了。彩雲道。你們會把式的人。居然能遇上這事。真是飛來的橫災。孫亮不等多說。倒在牀上歇了片時。問道。金環她們哪。家去了吧。我知道她們一定不能跟你同心合意。都說甚麼來着。彩雲道。玉環倒願意跟你。就是金環太咬牙。說要回家去尋死呢。我託咐玉環想法子勸他。玉環也答應了。可不知道回家之後。金環又鬧饑荒沒鬧。孫亮道。怎麼。金環在這裡。還大鬧來着嗎。彩雲道。倒沒有大鬧。話

說得厲害罷啦。就在我屋裡。旁人滿沒聽見。我看你最好多住幾天。倘或玉環能把她姊姊說點了頭。我們三個人跟你一齊走。到了山東。省得我舉目無親。孫亮道。多住幾天。決計不行。我有要緊事。多一半天亮就得離開你們鳳陽縣。這樣吧。我先去辦正事。少者十天多者半月。定准回來接你。到那時候咱們再定規。是你自己跟我走。還是連她們倆全都帶上。我的意思。金環既然不願意跟我。隨她去吧。硬強把她帶走。不用說是到了家。就在路上也少不了鬧麻煩。我何必找這塊病。彩雲道。你這話太對了。我也勸你不用娶她。誰知我還沒說。你自己先想到了。你眼睛這時候試着疼的輕一點嗎。孫亮道。這麼一個重傷。一時半會那裡就能減輕。你打算跟我睡。今天就是辦不到了。等我從外邊回來。咱們再痛痛快快樂吧。彩雲啐道。你真把人看扁啦。我就那麼不正經。看你眼睛弄成這樣。還有心腸想那事。孫亮微笑。朦朦朧朧耐到天明。開門走去。且說大成玉姑。清晨起來。草草梳洗。吃過早飯。付清店帳。步行起程。玉姑道。咱們在路上。還得多多留神。昨天那個賊人。雖然吃了虧。料想他決不甘心。說不定要約會幫手。在半路途中同咱們爲難。大成道。你慮的倒也是。不過。像這種毛賊。不是我輕敵。實在算不了一會事。他如其不知自量。吃了虧還想報仇。那真是活膩了。我再遇上他。手下決不留情。非送他性命不可。玉姑道。話不是這樣說。咱們這踏出來。所爲的是到江蘇省城。辦那天字第一號大事。沿路上最不要有耽擱。毛賊固然不能把我們怎樣。可是有這宗人在裡頭攪攪。難免不悞了路程。我說多多留神。是叫你隨時小心。能躲就躲。不

要招事。大成笑聲。你這話跟沒說一樣。我們既然與毛賊結下冤仇。他若是心存報復。還用我招事嗎。我也想開了。學了這身武藝。原要在江湖上留個好名聲。江蘇那件事固然要緊。可是沿路不遇上旁的事便能。果然遇上。凡是沾乎俠義的。一定要辦。決不肯袖手旁觀。眼看着惡人胡作非爲。欺壓良善。玉姑笑道。你這人敢情不識勸。我不勸還好。中勸反倒把你的拗性激起來了。隨你怎樣吧。好在我已然離鄉背井跟你出來。多耽擱些日子再回家也沒甚麼。大成道。原來你想家了啊。那麼我就從此忍事。不多耽擱路程。早早到了金陵。把大事辦完。送你回府。玉姑一笑。二人曉行夜住。又走了六七天。這日到了江浦縣地界。天色已晚。覓住宿店歇下。大成道。好了。再有兩三天就到江蘇省城了。咱們從北京出來。走了兩千多地。中間雖然遇上幾檔子事。總算平平安安快快地半了。等我報了大仇。回到家去。還有兩件事。急速辦完。自己找個歸宿。再不在塵世上鬼混了。玉姑道。本來你這女扮男裝。是一時權宜之計。找歸宿這句話。我非常愛聽。咱們現時閒着沒事。睡覺天還早。你何妨說一說。將來你的歸宿。怎樣一個找法。大成道。如今時候沒到。說出來辦不成。瞎費些話那又何必。橫豎我是這麼個主意。一輩子不嫁人。等把江蘇這件事辦完。回家歇息幾天。把你送回河南永城縣。我翻回頭上山西去搬取父母靈柩。回籍安葬。我那張伯伯。把我從小撫養到這麼大。不能說不是恩深義重。養老送終四個字。我自然是責無旁貸。我自己呢。等到張伯伯脫離人世再定行止。至於怎樣一個打算。到了再說。你縱然看不見。一定也能曉得。玉姑道。你這

念頭。在你自己看。以爲是非常之好。要叫我一說。簡直錯得沒地方再錯了。你想。當年伯父伯母被屈含冤。故在異鄉。張伯伯把你們姊弟帶到北京。千辛萬苦。撫養你成人。所爲的是甚麼。不是替伯父伯母接續香煙嗎。果然那位弟弟命不短。你還可以說置身事外。如今呢。就剩了你自己。要是一輩子不嫁人。我那伯父的香煙。不是斷了嗎。你這念頭。不是我說話嘴直。真真……糊塗可笑。大成道。我也知道我這主意糊塗。無如不這樣辦。往後爲難地方實在太多。咱們倆都是一樣的人。你仔細想想。這話有理沒理。玉姑因微笑道。你這話在平常女子身上。自然是這宗情形。要是說到你。可又大大不同了。怎麼一個道理呢。你我都是女兒。說話用不着碍口。就拿我作個比樣吧。從河南永城縣一千多里地。跑到北京城找你。是個甚麼心意。我曾經跟你說過吧。這個心意。按規矩上講。隨便是誰。都得笑我不知羞恥。就是我自己。也並非不明白事情作得不對。不過。一個人生在世上。必須懂得經常變權。不是我念過幾句書。作錯了事。拿聖人的話來遮羞臉。實在是爲人處世。只知經常。不懂權變。事事都得吃虧。你說那爲難地方太多。我曉得你的意思是女兒終身大事。應當聽憑父母作主。如今伯父伯母早已歸了天。作主的人全沒有了。自己又不便開口。說我要找婆婆家。這不是個難題嗎。然而要我說一點也不難。並且你作這件事。還有兩層方便。頭一樣長年在江湖上闖。甚麼好樣的人都很容易遇見。第二樣孤身一人又是女扮男裝。遇見中意的人。不愁沒法子親近。只要親近些日子。看准這人真正不錯。有意無意的把本相稍微露一露。世界上的男子

。臉皮比女子老得多。既然識破你的行藏。不用你去兜搭他。他自然而然就要兜搭你。在這個當兒上。你果然能够守身如玉。據禮論婚。以你所處的境地說。父母雙亡。誰也不能責備你不對。即便有那糊塗人說出糊塗話。你問心無愧。也顧不了許多。從此再往下想。豈不是自己的婚姻也成就了。二老雙親的香煙也接續上了。你要明白這個。替父母報仇固然是孝。延祖宗之祀又何嘗不是孝。你叫我想你那話有理沒理。我也學你的說法兒。翻面來讓你仔細想想得啦。大成笑道。了不得。這丫頭今天要瘋。咬文嚼字。信口胡言。就算你念過幾年詩云子曰。也不必在人跟前這麼買弄啊。我也看透你了。餐風宿露。戴月披星。老遠的跑了一趟北京城。歸齊落了一場空。心裡的急火越法壓不住了。恨不能馬上有個小女婿子。這麼那麼地一來纔合式。瞎。天底下的事。那裡能有這麼容易。還是跟着師叔對數些日子吧。等我大事辦完。咱們回到家裡。我加緊留神給你作媒就是了。玉姑粉面通紅。狠啐道。誰理你這貧嘴。好心好意替你出主意。倒招出你一頓奚落。真是冤枉。睡吧。沒那麼大工夫跟你窮嚼了。說時。展開行李。取出臥具。歪身合衣睡下。大成忙湊近前。連笑帶勸。玉姑纔解脫衣履。她倆自從上路以來。總是共枕同眠。這日因為有這番談話。枕邊不免又嘻戲起來。敲過二更。尙未入夢。玉姑忽然笑道。不好。今天多吃了兩碗茶。肚裡漲得難受。想去解個小手。你跟我作個伴兒。上踏茅廁吧。大成道。咱們起夜還要有人作伴嗎。你說這話。自己羞不羞。玉姑道。羞甚麼。這個店地方很窄小。只有一個茅廁。出出進進的人太多。我到裡邊去。你在外邊站

站給我看着人。不也應當嗎。大成道。店裡住的客人都睡定了。誰能那麼巧。也跟你一樣喝多了水起夜。放心去吧。決不要緊。玉姑道。你真是懶骨頭。這麼幾步路都不願意走。不用忙。多瞞你有事求到我。我也照樣跟你彆拗。大成嘆口氣道。活魔。我纏不清。你就是了。人家怪眼的。睡不着本就起急。你還生事叫人把盹兒混過去。回頭更不用打算睡了。走。跟你去。玉姑一笑。輕輕開了屋門。二人向外走着。大成低聲道。你瞧。各屋裡不是都吹燈了嗎。那裡會有人出來上茅廁。成心麻煩人。玉姑不答。照直奔了廁所。少時走出。看大成站在一間屋窗戶底下。凝神竊聽。因也湊近前。低問道。人家在屋裡睡覺。你聽甚麼。大成搖搖手。又站了片時。纔轉身同玉姑回到屋中。拴上房門睡下。玉姑又問道。你到底聽甚麼來着。那間小屋子。不是駝轎上兩個騾夫嗎。大成道。這倆騾夫不是好人。他們說的話。我聽出破綻來了。這事既然遇上。無論如何。不能不管。玉姑道。這個坐騾駝轎的客人。不就是在咱們東邊那間屋住的那年青書生嗎。大成道。是啊。大約騾夫跟賊通聲氣。這書生帶的行囊川費必然不少。我聽他們說。後天就好了。到了地土。把這號買賣交給大哥。咱們痛痛快快喝他兩壺。玉姑道。這話倒是來得奇怪。你打算怎麼辦。大成道。我想明天跟那書生作一路走。沿途保護。騾夫要想走岔道。看見有人跟着。興許就不敢了。玉姑道。你知道這書生到甚麼地方去嗎。要是跟咱們不同路。沿途保護他。豈不悞了咱們路程。大成道。同路同路。我剛纔聽見騾夫說了。他是江蘇藩台的少爺。從山東老家來。必是到衙門省親。玉姑道。騾夫怎麼變

到這個話。別是你聽錯了吧。大成道。一點也沒錯。兩個驢夫這樣說嗎。咱們辛辛苦苦從山東到金陵。攛總纔掙十來多兩銀子。就算他一個藩台的兒子。出手大。到了衙門。拿個一兩八錢。請咱們喝酒。那又當得了甚麼。這要是把他送給大哥。就不說均攤勻散分他的東西。大哥也得拿出幾十兩銀子來。讓咱們換換衣裳。你聽他們說這個話。還不明白嗎。玉姑道。既是同路。自然不能不管。我看最好是這麼辦。明天早晨。不等那書生起來。咱們先走。到半路腰站上等他。大成道。半路等他。是甚麼意思。我想不明白。玉姑道。這主意太好了。等明天出了店門。路上走着。我慢慢告訴你。管許你得高聲喝好。現時先不說。省得走漏消息。大成道。你這纔是多慮呢。黑更半夜人都睡定了。你在屋裡說話誰能得見。玉姑道。聽不見我現時也不說。你悶半宿吧。大成因為明天還要赶路。不便同她麻煩。隨口說了句。你不說我也不問了。睡吧。玉姑無言。少時。二人朦朧睡去。且說大成所說的那書生究竟是怎麼一個來歷呢。原來現任江蘇藩台姓俞名甲三。是個兩榜進士。歷任京外官職。娶妻周氏。生了一子。名喚庭桂。俞甲三陞任藩台之後。携眷赴任。把兒子庭桂留在原籍家中。攻習舉業。料理家事。甲三到江蘇剛剛一年。周氏忽然染病。勢甚危殆。渴想兒子。對甲三說。要寫信到家鄉叫庭桂來一踏。甲三雖然爲官多年。廉介自持。兩袖清風。家裡除了祖遺的幾十畝薄田。並無其他財產。因爲庭桂賦性聰慧。年未及冠。學問已有根底。是個可造之才。不肯讓他隨任衙內。習染浮華。請了一位名師。就在家鄉讀書。如今看見周氏病重思子。不忍過拂其意。只好寫

了一封信。命庭桂即日束裝來任。信中又再三囑咐。不許攜帶僕人。庭桂奉了父命。臨起身時。他那課師柯步雲先生。忽然想起一件事。向庭桂道。書架之上那部十七史。是你們老太爺幼年在窗下用功時。曾加評點。屢次來信。說是遇有便人。可以帶到江蘇去。因爲公餘之時。打算再過細評點一次。此次你去省親。正好順便帶上。庭桂道。這件事家父從前諭帖中。曾經提過幾回。學生昨天也想了。這部十七史。一共下也幾十套。從山東帶到江蘇去。一千多地。路上很不方便。我看不要帶吧。柯步雲道。我何嘗不曉得這件事麻煩。無如你們老太爺既有這句話。並且說了不止一次。你這踏到衙門不給帶去。不但你要受申斥。我也難免擔個小不是。還是耐點辛苦帶去得啦。庭桂道。因爲父親的事。辛苦二字提不到。我也並非怕麻煩。皆因道路遙遠。失落雖然不能。風吹雨灑。在所不免。與其把這貴重物件糟塌壞了。倒不如豁出受一頓申斥。不帶去的好。柯步雲搖頭道。你是個小孩子。沒出過遠門。不明白這些事。書籍固然是最怕風吹雨灑。要是裝在書籍裡。封固嚴密。也決計沒有妨害。你不是說上路打算坐騾駝轎嗎。把書籍放在轎底上。足能遮避風雨。不必猶疑。一定這樣辦吧。庭桂見老師執意要他把書帶去。無可如何。只得找了一個堅固板箱。親手把一部十七史裝好。封鎖嚴密。遵着師命。放在駝轎底層。他腦筋裡有了風吹雨灑的顧慮。又因爲這書父親曾加評點。費過許多時心血。應當格外慎重。所以上路之後。每逢晚間到了客店。總要叫騾夫從駝裡把書箱搭出來。放在屋內。次日起行。再裝在轎子上。一天早晚兩次。搭出裝進。麻纏個不休。兩個騾

夫。一名張三。一名尹賢。原是由山東江蘇一帶著名巨匪孫老虎手下的小嘍囉。老虎拿出資本。買了兩頭騾子一頂籐轎。叫張三尹賢兩個扮成騾夫模樣。兜攬買賣。遇有雇駝轎客人。只要川資豐富。或是行李輝煌。坐了他們這頂駝轎。十有八九。落到孫老虎手裡。廢了性命。留下財物。俞庭桂赴江蘇省親。雖然行李儉樸。川資無多。但是他把這書箱看成寶貝一般。早晚不離身。兩個賊人卻誤會了。有一天尹賢私下與張三計議道。姓俞的這個雛兒。弄這麼一隻板箱。叫咱們搭出搭進。他自己雖說是書。我想那裡頭決計是貴重東西。這號買賣咱們總算又作着了。張三道。一個窮小子。住了店連頓好飯食都不捨得吃。怎能有貴重東西。他說那箱子裡是書。看起來不是假話。尹賢搖頭道。你別傻了。如今的小孩子人小鬼大。他是個現任藩台的兒子。怎會沒有貴重東西。如果真是一箱破書。何必那麼小心。一時一刻都不肯離開箱子。我現時已經拿定主意。別管是書不是書。把他送到孫大哥前。聽憑大哥怎樣辦。箱子裡要是好東西。咱們這趟買賣又算作上了。即便真是一箱子破書。那也算不了甚麼。把這雛兒一殺一扔完事。張三連聲稱是。這天走到江蒲縣地界。離着孫老虎賊巢只有兩站路了。夜間尹賢很得意的對張三說了一套話。無巧不巧。給大成聽去。兩個賊人那裡覺得行藏業經敗露。次次清晨高高興興服侍俞庭桂上了路。走到腰站。停住牲口。到一個小店裡打尖。俞庭桂獨自一人估了個單間吃飯。尹賢張三在店門口一張棹上坐下。要酒要菜。相對大嚼。正在吃喝中間。忽然過來一人。拱手爲禮。尹賢看這人不過十六七歲。生得眉清目秀。齒白唇紅。不由

得動了幾分憐愛之意。只見那人滿臉陪笑道。二位是到金陵去嗎。我有一事相求。不知肯行個方便不肯。尹賢忙答道。小哥。你有甚麼事說給我們聽聽。只要能辦得到。沒那個不肯。那人道。我姓宋。帶着賤內從北京來。到金陵去投親。今天因爲趕路。起身早了一點。賤內自幼有個肚子疼的病根。雖然不常犯。可是犯了就寸步難行。今天不是起身早一點嗎。受了涼風。剛纔到了這裡。肚子疼得要死要活。睡在鋪上爬不起來。耽擱一天半天再走。手裡盤川又不敷餘。真是爲難極了。打算跟二位商量。求個方便。把我們的行李。揹在駝轎上。我勻出身子背着賤內。走一兩站。這也是行好的事。不知二位肯爲不肯爲。張三道。不成功。並非我們不肯爲。人家雇駝轎的主兒花了錢。怎能讓我們行方便。再說病人上路。也很麻煩。依我說你們還是耽擱一天再走。盤川不敷餘可以打主意。臨走把行李押在這轎上。等到了金陵。再想法子來還賬取行李。同尹賢張三說話的這人。正是大成。她所說賤內。自然是玉姑了。肚子疼的話。是玉姑頭天夜裡所想的計策。所爲借這因由。跟駝轎一路走。可以不露破綻。張三回答了大成一套話。大成又陪笑道。我們的行李雖然不大。並且很可以值幾個錢。就有一樣。萬不能當押賬。因爲甚麼呢。全是金陵我們那個親戚的東西。我們窮得就剩身上這兩件衣裳了。沒法子只好兩千多路。從北京到南京投親。先寫了信告訴金陵舍親我們要投奔他。接了他的回信。叫我們順便把他所要的東西帶上。二位請想。人家託帶的東西。要是作了押賬。能那裏辦嗎。尹賢又狠狠打量了大成兩眼。向張三道。這小哥說的話倒也有理。親戚託帶

的東西。自然不押錢使用。要不咱們去跟雇駝輪的客人商量商量。只要他點了頭。咱們樂得的行這方便。張三道。你先別忙。他帶的都是些甚麼物件。我們得問個明白。要是該上稅的貨物。那可不能往駝輪裡攔。給卡子上查出來。說是漏稅。得加倍認罰。我們擔得起嗎。尹賢笑道。這怕甚麼。他本人還跟着咱們轎子一路走呢。就算帶的是私貨。卡子上查出來也是罰他。與咱們有甚麼相干。你也太小心了。大成不等張三還言。搶着笑道。二位儘管萬安。我所帶的東西無非是幾件衣裳。兩份鋪蓋。衣裳是舍親等着穿的。鋪蓋是由舍親家裡借來。我們夫妻路上搪塞的。並沒別的貨物。就是一口單刀。舍親說是他們傳家之寶。很值幾百銀子。我求二位行方便。准我揣在駝輪上的就是這幾宗物件。要是有私貨。我怎敢希圖漏稅。給二位找麻煩。尹賢道。你既是這麼說。我看也沒甚麼不能行。你也在這店裡打尖嗎。大成忙應了一聲是。尹賢又道。你先回屋裡去吧。等我們哥兒倆拆兌拆兌。如其能以這麼辦。再跟雇我們轎子的主兒商量一下子。他也應允了。我到你屋去給回話。大成拱手稱謝。轉身走開。張三低聲向尹賢道。咱們有自己的正事。你瞎找這些累贅幹甚麼。莫非你聽他說有一口寶刀。值幾百銀子。想弄過來嗎。尹賢笑道。你猜的不錯。依他說那刀是傳家之寶。到底是寶貝不是還未可一定。我並不是這個意思。你記得孫大哥前些日子託咐我的那件事吧。張三挑起眼皮想了多時道。不記得了。大哥託咐過你甚麼事。尹賢往四處看了看。極低極低的聲音道。孫大哥那天說。他要娶個姨奶奶。叫我在這一帶地方。多多留心。倘或看見美貌女子。千萬不可放

過。或是講錢買。或是拐或是搶。怎樣都行。你看剛纔這姓宋的姓子。頂多有十七歲。模樣長得那麼俊。他的媳婦定然也錯不了。我答應替他捎東西。所爲要拐他媳婦。你明白了吧。張三笑道。原來是這麼個貓兒溺。我怎能想得到。既是這樣。咱們也得先把合把合他那媳婦。果然十分美貌。再答應他轎子上擡東西也不晚。隔山買老牛。其實在不安當。俗語說得好。巧夫常伴拙妻眠。別瞧這姓子模樣那麼俊。他媳婦未必不是個醜八怪呢。尹賢道。這倒也說得是。咱們現時就到他屋裡去看看。那小媳婦要是比他還好。或者跟他模樣不相上下。就一口答應他能捎東西完事。要是那犢不吃狗不啃的醜婆娘。馬上開口回復他。別找麻煩。張三道。有理有理。咱們趕快吃完飯就去。不要喝酒了。醉眼模糊。模樣好壞瞧不清楚。那可是誤事。尹賢點頭連聲說好。亡人急急吃了一飽。向店夥問明宋姓客人住的屋子。尹賢在前。張三在後。來至大成屋內。玉姑正在緊蹙雙眉伏枕呻吟。看見有人進來。連忙翻身坐起。尹賢瞪起兩隻小母狗眼。目不轉睛直勾勾釘在玉姑臉上。足有一兩分鐘。又把視線移到她下身。玉姑非常識趣。本來是盤腿坐的。曉得這個賊人是往自己腳上注意。忙又一欠身。把一雙金蓮伸出來。放在牀沿上。真是又尖又瘦。不過二寸有餘。大成此時。見尹賢這般神情。怒不可遏。玉姑含笑嬌聲道。少爺。有客人進來。你怎麼也不讓坐。儘着發愁幹甚麼。大成勉強忍住怒氣。拱手向尹賢道。二位費心勞駕。我真真不敢當。求二位的事怎樣了。肯行個方便不肯呢。尹賢道。咱們路遇。這也是緣分。既有緣。還能不帶個小忙兒嗎。你的行囊包裹就是這屋裡

放的幾樣東西嗎。大成應了一聲。尹賢扭頭向張三道。東西倒是不少。揹在轎子上沒甚麼累贅。咱們應允他吧。張三道。咱們應允。知道人家坐轎的主兒行好事不行的呢。尹賢一拍胸脯道。他不行好事不要緊。這個主意咱們哥兒倆作了。實不可解。我掏腰包給他們小兩口雇轎車。一直送到金陵。花多花少全是我一個人的事。幫忙嗎。自然是幫到底。走。咱們跟坐轎的主兒說去。他如果不點頭。我馬上就給這小哥找車或是雇轎。張三無言。往外便走。尹賢臨出門又看了玉姑兩眼。說了句你們再聽信吧。玉姑見二人去後。低聲向大成道。事情有八成了。我這計策好不好。是百發百中不是。大成撇起小嘴。嘟囔道。甚麼百發百中。不要把人吐皮氣破嗎。我恨不能一拳一個把他們全都打死。玉姑戲道。罷呀。虧得我跟你不是真正兩口子。果然我是你媳婦。大約你得瘋吧。他無非瞞我兩眼。還能瞞掉一塊肉不成。大成道。你這人也灑脫了。潑帳東西往你下身打量。你就伸出腳來送給他看。多麼不害羞。玉姑道。顧了害羞。任甚麼事也不用辦了。你別瞎生迂氣。看我擺佈他們。這不過是一起頭。往下還不知有甚麼氣人的勾當。你千萬沈住氣。不看把事情鬧糟了。大成道。我並非沈不住氣。這事如若攔在我身上。滿不要緊。我沒跟你說三家店那件事嗎。孫士旺跟我那個混帳樣子。比這要可氣十倍。我都能忍受。何在乎瞞幾眼。因為今天他們是侮辱你。我未免不平。玉姑道。你不要不平。咱們所為從中取事。要是憑白無故的這麼看我。自然難容。大成低頭不語。過了片時。尹賢獨自一人走來。笑道。事情真叫湊巧。我們那位雇轎的主兒俞少爺。別看他歲數不大。作

人行事。倒很四海。我把你們這事對他一提。一個遲兒都沒打。馬上就滿應滿許了。不單應許。還叫我告訴你。脊梁上背個人走長路。萬萬不行。他情願把轎子讓出來給你們大奶奶坐。你聽聽這够着多麼好。那裡有這湊巧。遇上這有一無二的慈心人。大成道。我們的行李揹在轎子上。承他允許。已經是大大情分了。再要讓轎子給賤內坐。那可萬不敢當。再說他把轎子讓給人。他自己呢。不得步下走嗎。這宗不盡人情的。我不管怎樣也不敢從命。尹賢道。他已經告訴我們那張夥計去雇短脚了。別瞧不起這幾個腰站。牲口還真不難雇。他既有這美意。又不是步下走。依我相勸。你就依實得啦。尹賢說到這裡。往前搶了一步。低聲道。他把轎讓來。爲甚麼不坐呢。難道他傻你傻嗎。大成往後退了兩步。搖頭道。不不。我們不能這樣不通人情世故。說甚麼也不敢當。勞駕。領我去見見這位俞少爺。我當面辭謝。尹賢道。當面辭謝。他未必肯答應。牲口已經去雇了。他是有錢的人。多花三頭二兩銀子算不了一回事。有了牲口。轎自然閒出來了。你們不坐。何必讓他空着。玉姑接口道。別管他答應不答應。總是辭謝的好。少爺你還是過去一踮吧。尹賢借着聽玉姑說話。又釘了她一眼。微笑道。大奶奶這話有理。那裏老爺。咱們到俞少爺屋裡去一踮。大成不答。搶身邁步出了房門口。尹賢後而跟隨。來到庭桂屋中。大成今昨兩天。在庭桂進店下轎的工夫。雖然全都看見。但是不曾留意。現時聽他情願讓轎給玉姑坐。心裡很欽佩這人有濟困救急的義氣。如今會面之後。不由要仔細打量一番。見他目清目秀。鼻直口方。儒雅之中露出一團英氣。暗贊道。好一

位公子。這要是落在賊人手裡送了性命。豈不可憐。如今遇上我們。總算會門有幸。一邊暗想。一邊深深打恭道。小可從北京來。到金陵去。因路過這裡。賤內犯了舊病。不能行走。皆因川資不敷餘。不敢多耽擱日子。打算借光。在閣下所雇的駝轎上。稍帶稍行李。剛纔聽見貴轎失說。閣下存心慈善。憐恤病人。情願讓轎賞給賤內坐。這番美意。在閣下自然是仁至義盡了。然而愚夫婦與閣下素未謀面。萍水相逢。斷無受此大惠之理。所以不揣冒昧。過來申明謝意。並請收回成命。只求其允許我們把行李稍在貴駝轎上。就感激萬分了。說着。又是一揖。欲知庭桂再說什麼。請看下章分解。

第二章 暗中聞秘語 假夫妻盡斬羣兇

上章書裡面。說俞庭桂適聞驢夫之言。說店內住着一對年青夫妻。因女的病了。盤川短少。不由動了惻隱之心。很慷慨的說出讓轎給病人乘坐。吩咐另外替自己雇個短脚。驢夫領命而去。正在屋中等候。忽見門簾啓處。井賢同着一個美少年進來。料定此人必是病婦的丈夫。忙起身相迎。纔待讓坐。少年已一揖到地。說出辭謝的話。一面還禮。一面等他辭畢。笑答道。咱們雖萍水相逢。閣下現時。卻不能說不在急難之中。兄弟這宗舉動。施諸平人。固然有些冒昧。若是遇見人有急難。從義字上講。一爲援手。也是理所應當。大惠兩個字太笑話了。小小幫個忙。閣下千萬不要固執。況且兄弟已經叫驢夫把牲口雇妥。回復了不用。也難免要付些腳價。不用牲口也得花錢。不冤枉嗎。兄弟

有句極沒道理的話。請閣下遷就一點。不要讓兄弟花一筆冤枉錢吧。說罷。哈哈一笑。連說請坐。大成見庭柱和藹可親。越發敬慕。謙讓了一句。相對落座。彼此通過姓名。大成又說了幾句不肯乘坐駝轎的話。庭柱執意不依。尹賢站在旁邊插嘴道。宋爺。我們俞少爺既是實意讓轎給你們大奶奶坐。你就領情得啦。不是我多嘴。天已經晌午歪了。照這樣謙謙讓讓。就悞了路程。今天晚上趕不到站。沒有住處。那可是麻煩。庭柱道。是啊。趕不到站真糟糕。宋兄。你就不必拘泥了。兄弟再說句不怕你惱的話。閣下要是在跟兄弟客氣。那麼行李也不用放在駝轎上了。說到這句。連連拱手道。兄弟這話莽魯得厲害。恕罪恕罪。大成遲疑片時。笑謝道。既是少大人體恤小可夫婦。我若是再不從命。於心也有所不安。先在這裡替賤內道謝。等她病愈再當面叩頭。庭柱忙道。言重言重。就請檢點行李。收拾起身。天不早了。晚上有工夫再談。大成笑道。遵命遵命。這真是那話。喧賓奪主了。叫人未免太難爲情。說時。拱手辭出。來至自己屋內。玉姑問道。咱們不坐駝轎。那位俞少爺一定不依吧。大成道。誰說不是呢。真叫我沒法子。只好答應了。玉姑笑道。我早曉得咱們不答應不行。你想。他已經叫人雇了短脚。這是實心實意讓轎給人坐。你推辭也中用。坐就坐吧。大成道。坐是坐。然而我心裡太不安了。玉姑低聲道。這也無所謂不安。咱們還救他性命呢。大成連忙搖手道。別說這個。防備給人聽見。你也要裝個有病的樣子。別像剛纔。那賊拿眼往你身上打量。你立刻把三寸金蓮伸出來。送給他賞鑒。玉姑啞道。總提這個貧不貧。小小的人兒。學得這麼絮

絮叨叨。大成一笑。尹賢又進來催促快歸着行李。大成道。都歸着齊了。你瞧。這不是兩個鋪蓋捲嗎。馬上就走嗎。尹賢道。可不是馬上就走。說時。伸手去拿行李捲。大成忙道。這可不敢當。我來自己拿。尹賢早將一個行李捲提在手中。大成攔阻不住。只可把那一個提起。跟隨他送在駝橋裡邊。安放停當。庭桂此時已站在院裡。大成又將玉姑攙扶出來。玉姑緊皺雙眉。一步挪不了三寸。大成攙着她走下台階。高聲道。見見俞少大人。先道個謝。玉姑向庭桂福了兩福。庭桂還禮道。小事一端。何必言謝。請上轎吧。玉姑矜子裡應了一聲。走到轎前坐進去。庭桂又向大成道。閣下也不要客氣。轎裡正好坐兩個人。大成道。我也坐轎。那太不對了。跟着地上走最好。少大人上馬。庭桂又讓兩句。大成執意不肯。連催尹賢張三快駕牲口。大家你讓我讓。亂過一陣。出了店門。向前行走。紅日西沈。來至宿店歇下。大成檢了個單間屋子。玉姑睡在鋪上。哼聲不止。大成靠在她身旁。低笑道。你裝得倒真像。這其中還有一層難處。回頭你吃飯不吃呢。玉姑道。爲甚麼不吃。咱們留點神別叫人瞧見就是了。大成道。俞庭桂那裡。我還得過去敷衍敷衍吧。玉姑道。那是自然。不但敷衍。總要多談幾句纔好。明天還有一天呢。大成沈吟道。那個賊窩。也不是在甚麼地方。我打算把這話告訴俞庭桂。叫他多加小心。不可聽信驢夫的話。到了站要挑個大店日再住。玉姑道。這話可萬萬不能告訴俞庭桂。他是個文弱書生。你要是說出驢夫通賊。他信了你的話。一定是嚇的不得了。與許立刻就把握轎推了另雇。如其不信。難免不把你的話告訴驢夫。你鬧個裡外不是人。

賊窩也不用打算抄了。大成道。我自然另有個說法。怎能明告訴他驢夫通賊。玉姑道。我想總是不讓他知道爲是。省許多麻煩。你過去跟他多談々。所爲咱們坐他的轎。一番應酬的意思。犯深沈的話。半句也不能談。還有一節。我看那個年青的驢夫。賊眉鼠眼。不定安甚麼壞心。今天夜裡。咱們也得格外留神。別淨顧保護人家。把自己忘了。大成道。這怎麼能忘。你那主意。不是所爲勾引他。從中取事嗎。正要他安壞心。纔能上咱們圈套。要說今天夜裡。倒不必留神。我准知道他決不下手。玉姑想了想道。這話也得是。那驢你喊店家開飯吧。吃完了好去跟俞庭桂談天。大成依言。少時飯罷。來在俞庭桂房中。談到二更。纔回屋子安歇。剛走進門口。玉姑便罵了句好混帳東西。大成聽她怒罵。莫明其妙。忙問道。怎麼了。我沒惹你呀。玉姑微笑。又繃臉道。我沒罵你。這東西真把我氣壞了。大成也笑道。到底是誰。你這麼沒頭沒腦。鬧得我糊々塗塗。玉姑道。就是那個青年的驢夫。他叫尹賢。你不是到俞少大人屋裡去了嗎。剛走工夫不大。他不言不語。就鑽進屋子來了。先背了一套履歷。又說他有個大哥姓孫。家裡很闊。住着高樓大廈。使奴喚婢。他嫂子一年到頭。都是穿綢裹緞。插金戴銀。再享福也沒有了。後來又說他大哥脾氣怎麼麼好。怎麼疼顧他嫂子。胡拉六扯。絮々叨叨。再也沒完了。大成道。這人別是痰迷心竅吧。這些話同你說得着嗎。再說。你是個病人。睡在牀上。他也不應該進來呀。玉姑道。底下還有話哪。問我今年多大歲數。跟你到南京投奔親戚。這親戚在南京幹甚麼。我不理他。他自己還襯着臉往下說。越說越不成

話。後來索性替我嘆息起來了。說可惜我這模樣年紀。嫁了你這麼個窮漢。幾千里地。翻山過水。風吹日曬。在路上受苦。連個車都沒錢坐。要是當初不走錯這一步。找個婆家。像他孫大哥那樣人。雖說歲數大一點。進門倒是能以享福呀。大威怒道。他這麼說話。可真是太難了。我得去問問他。爲甚麼這樣無理。玉姑嘆道。還問甚麼。話已然出了他的口。聽到我耳朵裡了。縱然他問住。說一頓罵一頓。我耳朵裡的話還能出得來嗎。錯來也難怪他胡說。你原本沒錢。我自從進了你的門。就少吃沒穿。耐到現時下。索性要挨餓了。大遠的路跑到南京。還不知怎麼樣。收留雖然不至於不收留。可是那碗下飯。想起來也真不好吃哪。大成聽玉姑說出這話。曉得她另有用意。便也順着她口風。冷笑道。原來你是後了悔。要跟我變心呀。不要緊。你暫且忍耐兩三天。等到了南京再說。不願意跟我。另找享福的地方。那也容易得很。好在我父母雙亡。事々可以自己作主。咱們立下字據。許你去找生路。改嫁別人得啦。現時不用瞎謾怨。給外人洗耳朵。大約你的肚子不疼了吧。玉姑道。我往後一想。急得我起火冒油。還顧得了肚子疼哪。你也不必拿絕話噎我。咱們倒是得說說道道。照這樣吃苦受罪。我真是膩了。怕給外人洗耳朵。我先不言語好不好。大成哼了一聲。咕咚把屋門關上。又怒聲道。真他媽的喪氣。半路途中。出這逆事。早知道這樣。在北京死守着挨凍忍餓得啦。投的那門子親戚。這是奔親戚嗎。簡直是奔命哪。用力撲的一口。把燈吹滅。冒猛子往牀上一躺。聽得鋪板怪響。玉姑停了一刻。俯在大成耳旁低笑道。咱們這齣戲唱得真不錯。一搭一

合。鬧得很對數。你比我還好。外帶着作派。這也是賊人惡貫滿盈。遇上咱們倆。大成道。你別把話說得這麼滿。不見得那個姓孫的不扎手呢。玉姑道。扎手怕甚麼。我早想好了。來個將計就計。不費半點力氣。就把姓孫的除治了。大成道。怎麼將計就計。你說給我聽聽。玉姑道。尹賢跑進來。放了這一大頓屁。是個甚麼意思。你明白不明白。大成道。他是勸你從那姓孫的。這話對不對。玉姑道。對極了。一定是這意思。我剛纔仔細想了。明天這混帳驢夫。准不讓我們住店。一定是領到姓孫的那賊窩裡去。並且還有坤角幫趁。這坤角是誰。就是姓孫的媳婦。所為勸說我從那賊人。至於使甚麼圈套。雖然猜不很准。料想出不了善說硬逼兩條道兒。我已經把主意那穩。倒不算甚麼。所難的是你跟俞庭桂倆人。你也不要緊。憑着一身本領。幾個毛賊罷啦。能把怎麼樣。最險的是俞庭桂。總要想個好法子。別讓他受了難為纔是。你過去跟他談天。不是要把驢夫的歹意說給他嗎。談到沒談到呢。大成道。稍微談了幾句。我光說這條路上素來不平穩。難保沒有那件事。我已經立志終身不嫁。那件事如何肯作。算了算了。決計不再親近俞庭桂了。趕快睡覺。明天又要走路。又要防賊。事多得很呢。隨也翻了個身。合上眼睛。忍了片時。想睡卻睡不着。不由得又尋思起來。暗道。可也是啊。父母留下我姊弟兩個。弟弟因為加緊用功。不聽師訓。身體受了內傷。到黃泉路上。尋找父母去了。剩下我自己。要是依着我那志向。終身不嫁。父母的香煙。不是由我身上斷了嗎。我斷了父母香煙。不孝之罪。只怕有一百個身子也贖不過來了。這如何使得。俞庭桂……倒

是個可意的人。就有一樣爲難。他是現任藩司的兒子。我呢。不過是個七品知縣的女兒。別說父親已然去世。就算現時還在任上。攀這門親。只怕人家也瞧不起呀。我是個男子還好。十五六的姑娘。張嘴跟人說我要嫁你。本就難以爲情了。回頭人家再不要。這臉還有地方擱嗎。及早不要癡心妄想。還是幹完正事。回到北京。歇些日子再上山西。把父母靈柩運回老家安葬下葬。我一輩子的事就算完。事夫婦子女之樂。我今生今世萬也享受不到了。想到這裡。長吁了一口氣。定了定神。朦朧睡去。第二天又走了一日。果不出玉姑所料。晚間到了站頭。尹賢引着俞庭桂大成一行人照直奔了一所大莊院。俞庭桂馬馬虎虎。並不追究緣故。大成明知這是賊巢。卻故意問尹賢道。怎麼不去找店。到這裡來作甚麼。尹賢道。這街上的店口很不乾淨。又貴得厲害。實在沒法子住。這裡是我盟兄孫大哥的家。你瞧。房子大得很呢。裡裡外外。足有百十多間。客廳書房馬號樣樣俱全。咱們借住一宿。半個錢都不花。還是茶水酒飯好應酬。不比住那又貴又憊的店口強嗎。大成還要說話。只見從大門道裡走出一人。生得凶眉惡眼。膀闊腰圓。年紀約在四十多歲。大踏步下了台階。笑向尹賢張三道。二位賢弟又下來了。這回客人不少啊。還有家眷。尹賢勸住牲口答道。可不是嗎。又打攪大哥來了。俞庭桂見驢夫同房主人講話。知道是到了宿所。蒙頭轉向下牲口。問大成道。咱們在這裡住嗎。打攪主人怕不合式吧。大成道。我也是這麼說啊。還是進街找店去吧。尹賢插嘴道。宋爺。你就別領着頭兒鬧客氣了。我們孫大哥素來仗義疏財。最喜歡交朋友。我在上邊攬下買賣來。

是講究一點的客座。總讓到我們孫大哥家裡過這一宿。並不是一回兩回啦。誰都沒客氣過。你也依實得啦。大哥。你來見見。這是俞少大人。這是宋爺。駝轎裡坐地那是宋大奶奶。見過禮往裡讓吧。孫老虎忙着往前走了兩步。抱拳帶笑招呼庭柱大成。尹賢張三趁他們周旋的工夫。把駝轎卸下。搭放地上。玉姑走出轎走。喚道。少爺這裡來。我有句話說。大成忙向孫老虎拱了拱手。轉身來至玉姑面前。問甚慶事。玉姑道。咱們真就依實打攪這裡主人嗎。店口不乾淨。好在是一宿。怎麼還不能將就。住店去得啦。大成曉得玉姑這話。是故意說給賊人聽。因道。這裡主人既是實意留咱們。辜負人家這番美意。也好像說不下去。不必再麻煩煩找店了。打攪一宿。我們明天臨走多多道謝得啦。玉姑緊皺眉頭。作出極不願意無可奈何神情。走到駝轎旁邊。解下行囊。提在手裡。卻不言語。孫老虎忙笑道。這位宋大奶奶真客氣。行李捲還用自己拿嗎。我這裡有許多。就是張三尹賢我這倆兄弟。也應當伺候客人哪。大成笑道。她上路自己照拂行李慣了。隨她去吧。孫老虎向張三道。你進去告訴你嫂子。說是來了女客。叫老媽子迎接。張三應了一聲。笑向玉姑道。大奶奶把行李捲交給我吧。給你拿到裡邊去。存一個好地方。我們大哥這裡因為不斷住客人。預備許多乾淨被褥。你這鋪蓋今天用不着了。玉姑搖頭道。我向來不睡人家的被褥。少爺。給你。回頭咱們要是分開兩下裡住。你把我那份鋪蓋。千萬送給我。大成明白玉姑意思。是因為那口單刀。捆在行李捲裡。不肯鬆手。忙將行李接過。孫老虎又笑道。為一個行李捲。你們二位忙不完啦。請吧。咱們家裡

坐。俞少大人先請。庭桂此時見大成玉姑不再說找店的話。又見主人一旁相讓。便舉步走上台階。大成玉姑隨在身後。孫老虎側身向前引路。進了大門。張三緊走兩步先進二門去了。孫老虎引着庭桂等三人走過兩三個院落。來到三間北屋。止步揚手道。少大人宋爺。請裡邊坐。屋子太不乾淨。屈尊宿吧。大奶奶往裡院樓上請。孫老虎話沒說完。從北屋後面轉出兩個僕婦。雙雙上前。朝着玉姑齊聲稱呼大奶奶。玉姑點了點頭。向大成道。我到裡院去了。你可想着我那鋪蓋。要緊要緊。大成道。我知道了。你去吧。決不會悞你的事。她二人這幾句話。全崑啞謎。玉姑所說的鋪蓋。是暗指單刀。大成說不會悞事。是告訴玉姑見機動手。她必然前帮忙。個人的話說得針鋒相對。孫老虎卻不曉得。見玉姑隨着僕婦走後。讓庭桂大成到屋中坐下。他是個粗人。不懂得說甚麼應酬話。喊人沏茶打洗臉水。忙了一陣。走向屋外去了。大成四顧無人。低聲囑咐庭桂道。我看這個姓孫的氣色不正。決非好人。咱們務必多加小心。回頭吃飯時候。他讓酒千萬別喝。庭桂聞言大驚道。他這裡是賊窩子嗎。這可不得了。趕快走吧。噯呀。令正夫人給老媽子領到裡院樓上去。豈不是投身虎穴。咱們跑着容易。她怎麼辦。說時。連連搓手。大成笑道。你別大驚小怪。給他們看出來。馬上就是事。況且我這也是瞎猜。究竟是誰不是賊人。現時還不敢一定。要說到真出了事。我們夫妻倆倒不怕。足能抵擋他們。所最險的是你閣下。然而有我保護。料也無妨。我本想把這話告訴你。怕的是你馬馬虎虎受了他們暗算。不得不說這句。你只要記住了別喝酒。果然出了事。我自然有法子搪

庭桂點頭。默視了大成多時。低聲道：「酒裡有毒藥嗎？我不喝他要硬灌呢。」大成道：「倒不至於有毒藥。興許是蒙汗藥。你不用害怕。諸事都有我。無非你多多加小心就是了。」庭桂拉住大成兩手道：「你千萬別離開我呀。我的性命倒不要緊。這趟我去江蘇是探母病。倘或中途遇險。老人家得着信息。不要急壞了嗎？大成無意之中。纖手被庭桂握住。她平日雖是大方不拘。卻不會與男子這般接近。登時嫩臉緋紅。心頭亂跳。只是又不能將手奪回。露出破綻。只可含羞悄聲道：「別這麼拉拉扯扯。給他們看見起了疑心。把咱們分到兩個屋裡去。我又要照看你。又要去照看賤內。那更不用易了。」庭桂現時淨顧心裡着急。大成的羞態他絲毫不曾看出。聽她說別拉拉扯扯。連忙鬆手。卻是不敢遠離大成身旁。又低低囑咐道：「今天夜裡咱倆千萬睡一張牀。你無論如何也別離開我。縱然我不喝酒。他們要等我睡沈了。偷偷進了屋子。把我一刀兩斷。那也可怕的很哪。」大成見庭桂將手鬆開。剛剛解去羞顏。又聽他說同睡一牀。登時臉又紅了。這一回卻被庭桂看見。問道：「你身上覺着不舒服嗎？爲甚麼這樣紅頭漲臉？」大成忙道：「我沒不舒服。你請那邊椅子上坐吧。聽。有人來了。」庭桂聞言。趕緊走開。展眼之間。果然進來一人。正是尹賢的孫大哥。你道孫老虎陪着庭桂大成談話。忽然告便走出。是幹甚麼去了。原來孫老虎自從看見玉姑。便想起先前告訴尹賢那尋覓美貌女子的話。他把庭桂大成讓進屋子。招呼了茶水。趁他二人洗臉工夫。跑出來問尹賢道：「駝輪裡這個美人真正不壞。是你給我騙來的吧。尹賢也信口搭音道。可不是嗎。大哥託咐我的事。怎敢不在心。沒甚

麼別的可說。大哥跟她成了親。我得多討幾頓喜酒吃。孫老虎哈哈笑道。儘癆。總忘不了喝酒。咱們先得商量這個。樓下那兩隻羊。怎麼打發。是網活的。還是網死的。尹賢道。網死的省事。等到三更夜靜。他們都睡定了。進去一刀一個。省得他們嚷。孫老虎道。你說網活的怕他們嚷。那也有法子。吃飯時候。給他們一壺薑汗藥酒。喝下去還嚷。甚麼。尹賢道。不妥當。那個姓俞的自從上路直到昨天。沒喝過一滴酒。這計策怕使不上。還是等夜裡下手的好。大哥。你把這事交給我。不用操心了。留那精神去對付美人得啦。孫老虎笑罵道。尹賢你這小子真討打。說哥。這個話嗎。尹賢脖子一縮。伸了伸舌頭道。好厲害。人家費了許多心計。弄了個美人來。一句好話沒得着。回頭再挨頓打。那纔冤枉呢。孫老虎道。誰叫你嘴欠哪。快去告訴廚房預備酒飯。先把倆羊餓飽了再說。尹賢道。不是我又多嘴。那個美人你也得想法子勸她依從纔好。別等到了緊關節要的時候。警手警脚。哭。啼。惹你生氣不用說。連我這一件大功也給埋沒了。孫老虎道。這事用不着你來管。我剛纔一聽見你們到了。駝橋裡有個小媳婦。就把勸說她的法子。教給你嫂子了。我現時是這樣打算。先是善勸。不聽就硬來。把她手脚網上。樂够了再問她跟我不跟。跟我便罷。要是說個不字啊。就把她渾身上下衣裳。剝得一乾二淨。吊在房樑上。拿皮鞭子狠抽。一個小娘們。能有多大橫勁。抽不了幾下子。管保她得滿嘴求饒。百依百隨了。尹賢笑道。還是大哥有主意。我剛纔替你盤算了半天。就是想不出好法子來。那倆羊咱們就網死的吧。孫老虎點點頭。又到內院樓上見妻子。

王氏正陪着那美人說笑。因也搭訕着說了幾句。下樓來到客屋。向庭桂道。我叫廚子給少大人宋爺預備酒飯。馬上就開來了。千萬別客氣。吃得飽飽的。要是覺着乏。早點兒安歇。明天還要趕路呢。瞎。我這人真不會說話。那裡有攆客人住一宿就快走的道理。少大人。宋爺。你們二位不嫌棄我這小地方。多住一兩天。粗茶淡飯罷啦。我還供應得起。庭桂連聲稱謝。大成卻笑道。孫爺這所宅子真好。看這地勢。大約有二百多間吧。人口必然也不少。孫老虎道。那裡有二百多間。前前後後攤總算起來。也不過一百間出頭。要說人口可實在太單。我們夫妻兩口。連結義的弟兄全都算上。不到二十人。男女雇工也就是十幾個。這所房子。光是中間幾層有人住。東西跨院五層到底。滿閉着哪。大成道。沒個花園子嗎。孫老虎道。有個小花園。沒甚麼花草景緻。宋爺明天如其不走。我可以領着進去看看。現時天黑了。要不。咱們馬上就去。我領着二位各處都走一走。大成道。我們明天看。要是能耽擱半天工夫。就請主人領我開一開眼界。我倒是真愛逛個花園呢。談話中間。開上飯來。孫老虎陪着吃完。大成看他並不會勉強讓酒。心中暗忖。這是等到夜裡我們睡沈了下手啊。很好。我守住房門。叫他們進來一個死一個。進來兩個死一雙。玉姑人很機伶。本領也十分來得。我倒可以放心。所最麻煩的是這位俞少爺。我得預先想個安置他的法子纔好。正在暗自籌畫。孫老虎站起來道。少大人。宋爺。請歇着吧。天已然定更了。咱們明天見。庭桂因為適纔大成那一番說話。不免心懷疑懼。見了孫老虎。備促的了不得。現時孫老虎告辭走去。如釋重負。長出了一口氣。

低聲向大成道。咱們解開行李睡吧。你千萬別離開我。倆人用一份鋪蓋。將就一宿得啦。大成聽他又說這話。登時恢復了羞態。臉上紅紅的。半日無言。庭桂不會留神。將被褥展開。催着大成先睡。大成眉頭一皺。計上心來。撲的一口。吹熄燈火。壓不了羞臊。湊近庭桂身旁。俯身道。你的大難就要臨頭了。我想把你安置個好去處。省得到了臨時。我照應不過來。你自己先在這屋坐坐。我出去一踏。庭桂忙又把他緊緊拖住道。你別出去呀。倘或在這個當兒上。賊人進來。那可怎麼好。大成道。不要緊。賊人這時候決計不來。姓孫的剛纔說有個花園。等我偷着去瞧瞧。如其有僻靜地方。咱們藏到那裏去。比這屋好得多。庭桂道。你不是說你有本領。能以抵擋賊人嗎。何必還往別處去藏。大成道。我能抵擋賊人。你哪。倘或他們人多。我照顧不過來。豈不糟糕。快撒手。讓我到外邊看看。工夫就擱久了。可是不好。庭桂無可奈何。只得將手鬆開。大成客客結束。取了應用物件。步出屋門。見院中靜悄悄的並無一人。忙施展輕身術。縱上屋檐。低頭下視。也不見有人來往。知道這時候一夥賊人。必是正在吃飯。又遠遠望見東北角上樹林茂密。料定是那個小花園。三竄兩縱奔向前去。到了臨近。果然有幾處亭台樓閣。隨手揭起一塊屋瓦拋下去。聽了聽毫無其他動靜。飄身縱下。看見院牆東面雜亂無章的堆砌着一座小小假山。從百寶囊中取出千里火。在假山前後幌了兩幌。恰巧一座怪石後面有塊二尺方圖的空地足可以容下一人。不再就延。急急回轉客屋。低聲向庭桂道。走。我領你到一個嚴密地方去。庭桂道。咱們走了。這行李書箱怎麼辦呢。大成道

這時候那裡還能顧全東西。你的性命要緊。庭桂道。花園在甚麼地方。你去了嗎。大成道。自然是去了。快着。他們這工夫正吃飯。院裡沒人。再待一會兒。可就走不成了。庭桂嚇得渾身抖顫。勉強走了兩步。一跤跌倒地上。大成發急道。你倒是扎掙着走啊。這樣不要急壞了人嗎。庭桂道。不行。我實在扎掙不起來了。你……你背我走吧。大成聽他說出這話。心想。我是個女子。怎把男子背在身上呢。不背。他這宗樣子。又真是走不了。這可怎麼辦呢。躊躇片時。萬分無法。只可蹲身叫庭桂伏在背脊上。又囑咐道。你閉上眼睛。千萬別害怕。庭桂不知大成是要施展輕身術。答道。不怕不怕。你走吧。大成又道。你眼睛閉上了嗎。庭桂道。閉眼睛幹甚麼。大成道。你不要多管。快把眼睛閉上。不許言語。庭桂應了一聲。大成走到院子裡。又道。別害怕。我要架雲了。說時。脚下一墊勁。竄房越脊。展眼之間。到了花園。把庭桂放在山石後面。笑道。睜眼吧。到了。你怕不怕。庭桂睜開眼睛道。原來你是遊戲人間的一位神仙呀。有這騰雲駕霧的本領。神仙老爺。你保佑我平平安安到了金陵……大成不容他再說下去。攔阻道。別說這無用的廢話。好好坐在這裡。不許離開一步。我辦完正事來領你出去。庭桂道。你走可不成。好神仙老爺。你發個善心。在這裡看看我吧。要是離開我一走。那我可就沒命了。大成道。放心。只要你不言語。也不胡行亂走。誰保沒人害你。我不出去可不行。庭桂聽大成非走不可。又急又怕。跪在地上哭道。神仙老爺真不廢慈悲呀。我與其死在賊人手下。莫若死在你面前。大成道。少要胡說。這麼大的一個男子漢。怎麼

這樣不明白。我把你領到這裡來。原爲救你。要是看不准這地方平安。能冒冒失失把你往虎口裡送嗎。快好好坐着。大氣都不許出。大成說罷。甩脫庭桂。又說了句我走了。你自己保重。庭桂只見黑影一閃。游戲人間的神仙踪跡不見。他到了此時。萬分無法。只好坐在地上。聽命由天了。且說玉姑隨着僕婦來到後院樓上。剛踏上樓梯。看見迎面站立一個中年婦人。料定必是孫賊的妻子。那婦人含笑萬福。叫了聲宋大奶奶。玉姑自從與大成一路同行。由北京出來直到今天。雖然假扮夫妻。卻不曾有人稱呼過大奶奶。今天王氏這一叫。直羞得滿面通紅。可又不說我不是宋大奶奶。含羞帶愧還了禮。二人進屋坐下。先是寒暄。後又叙到家常。正在說得熱鬧。孫老虎一步闖入。問茶問水。又催着王氏赶快告訴廚房預備酒席。玉姑聽見酒席二字。知道賊人要借酒行事。她早已胸有成竹。毫不着慌。孫老虎走後。王氏果然吩咐僕婦傳話。叫廚房作一座酒席待客。玉姑笑攔道。我們今天路過貴地。因爲沒有乾淨店口。蒙主人款待。留在府上。諸事打攪。已經心裡不安了。千萬別費事。就賞一碗家常便飯吃得啦。王氏道。貴客來到我們這小地方。怎能不進地主之理。別客氣了。不要聽我們說預備酒席。等一等菜開上來。大奶奶還不定嚙不嚙得下去呢。玉姑笑道。孫大奶奶太把我看高貴了。我們原是少吃沒穿的窮人。到南京去投奔親戚。別說是酒席。就把府上的家常便飯拿給我吃。我興許都要看成山珍海味呢。說話中間。酒席已然擺上。王氏謔怨僕婦道。我叫你告訴廚子預備一座好酒席。怎麼把家常吃的飯菜拿來了。僕婦陪笑道。這不是家常飯菜。廚房知道來了

客人。沒等上邊發話。就把酒席預備下了。王氏點頭道。這還罷了。宋大奶奶請入座吧。今天時候晚了。沒能約幾位陪客。咱們姊妹倆喝喝吧。太慢待了。別見怪纔好。玉姑道。孫大奶奶這是那裡的話。我們一個過路行客。主人這般另眼看待。已經感激萬分。怎說是見怪。二人謙謙讓讓坐下。王氏執壺斟酒。舉杯歡飲。玉姑始而恐其酒裡有毛病。不肯沾唇。後來見王氏很坦然的。一口吃下半杯。便釋去疑團。也畧畧飲了些。上過幾道菜。孫老虎大踏步走來。進門便笑道。宋大奶奶來到我們這裡。也跟自己家一樣。不要作客。多喝兩盅。又向王氏道。你別淨顧自己。也讓讓人家呀。她新來乍到。口羞。你低着頭自己吃。把她餓壞了。我可不答應。玉姑聽孫老虎說出這話。直把自己看成一家人。心中十分動怒。卻不露在臉上。微笑着向孫老虎道。您說話真屈人心。孫大奶奶不住嘴的讓呢。其實我倒不用張羅。動筷子爲擾。吃不飽也不得知主人的情嗎。爲甚麼叫肚子受委屈呢。孫老虎道。宋大奶奶能這麼依實。我聽了纔痛快呢。來來。我敬一盅。說時。抓起酒壺。便與玉姑斟酒。玉姑忙站起來道。那可不敢當。您撒手吧。把酒壺賞給我。孫老虎那裡肯依。搶過玉姑面前杯子。將酒斟滿。笑道。你乾了這盅。玉姑見孫老虎說話。越發放肆。有心不吃這酒。又因爲自己的預定計策。是以智取。不用力擒。若是這時候鬧翻了腔。智取的計策便使不上了。因把怒火壓下。含笑謝了一聲。舉起酒杯。一飲而盡。孫老虎坐在一旁。伸起大拇指。學着唱戲道白的腔調。高聲贊道。海量啊海量。再敬一盅。我也陪着。玉姑道。一盅已經不少了。再喝。醉了不好瞧。孫老

虎道。要喝就得成雙。沒有喝一盅的道理。玉姑佯嗔道。您這是甚麼話呀。喝酒還講究單雙嗎。這樣說我更不喝了。孫老虎笑道。你別不喝。故意警勸人心。我說的這是吉祥話。玉姑道。一個尋常吃飯。用得着說吉祥嗎。您快走。我跟孫大奶奶我們隨意吃喝。倒顯着消停。孫老虎道。要我走也行。咱們對乾一盅。王氏也笑勸道。宋大奶奶。你就跟大爺乾一盅得啦。玉姑道。你倒會說話。你們爲甚麼不對乾一盅呢。王氏道。咱們三個人都把酒喝乾了。再說新鮮的。孫老虎看了王氏一眼道。你樂糊塗了吧。桌上共總兩個盅子。三個人怎麼個乾法。王氏格格笑道。我真是糊塗了。這麼辦。你先使我這盅子。你們對乾了之後。我再喝。孫老虎道。這還像句話。因又向玉姑道。大奶奶。咱們對喝呀。嘴裡說着。又將酒斟滿。玉姑不再多言。真個同他對吃了。孫老虎嘻着大嘴。連說痛快。向王氏道。我到新房裡去。剛纔告訴你的話。可好好的跟她商量。我等聽着喜信呢。王氏道。是了吧。准不能把話說壞了。你先請吧。孫老虎點頭走去。玉姑假作不懂。問王氏道。你要跟誰商量甚麼呀。怎麼還聽喜信。這喜。從那裡來呢。王氏笑道。你不曉得。聽我細細告訴你。按理說。這話我不該跟你說你張嘴。皆因看你年紀又青。模樣又俊。怪可惜了兒的。不能不多句話。我剛纔聽見我那井賢兄弟說。你們很寒苦呀。是真的嗎。玉姑道。怎麼不真。我們因爲窮得少吃沒穿。纔離開北京城。到金陵去投親戚。這眼看快到了。我心裡又不住犯啾啾。親戚雖說有錢。我們奔了人家去。知道肯照應不肯呢。乍到的這兩個月。再往遠裡說半年。他們既是存錢。自然不好意思不照

應。日子一長。可就靠不住了。我們少爺。人倒是很好。我們夫妻也很想愛。可是得說這個呀。人好中甚麼用。肩不能擔担。手不能提籃。念過幾年書。文章又不曾作。簡直是文不成武不就的一個大廢人。淨指望靠親戚。俗語有話。救急不救窮。靠人家。人家肯管一輩子嗎。昨天晚上。我跟我們少爺還鬧了一頓呢。您說可惜了兒我這個人。這話一點也不假。瞎。我一想到這地方。真愁得要哭。王氏道。你們少兩口吵嘴。尹賢兄弟也告訴我了。不我還不替你打主意呢。在我心裡想。這主意很好。不知你聽了願意不願意。玉姑笑道。甚麼主意呀。只要有法子不讓我們夫妻挨凍挨餓。也不用去投靠親戚。那真是感激不盡了。王氏道。你想不挨凍挨餓。這事容易極了。只要依着我的主意辦。不單受不了凍餓。管保還能享大福。你猜一猜。我給你出個甚麼主意。玉姑道。這我怎能猜得出來。告訴我得啦。王氏笑道。你不是說親戚不可靠嗎。這話很有見識。我打算咱們認作姊妹。把你留在這裡。送你們大爺幾十兩銀子。叫他自己到南京去。你想好不好。玉姑道。這怕不能行吧。我們少爺決計不幹。就算他肯幹。我住在你們這裡也不是個長事。王氏道。這不是長事。別瞧你姊夫比你大幾歲。他倒很知道痛人。咱們姊妹學一學古時候娥皇女英。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嗎。玉姑搖頭道。你快別說了。我們少爺雖然無能。不會掙錢養家。也還不至於賣媳婦。這話要叫他聽見。怕不跟你拚了。王氏道。咱們不用管他。就說你願意不願意得啦。你如其願意。他那面好辦。你姊夫自然有法子叫他答應。玉姑沈吟不語。王氏催道。你倒底怎樣。願意不願意。別不說話呀。

。玉姑一聲長嘆道。我自從嫁了他。罪也真受夠了。接理說。我們是恩愛夫妻。本不應當背地依從人家這件事。無奈被窮所擠。甚麼情義。名節。滿都顧不了啦。王氏搶着笑道。你真是明白人。這話說得有理極了。那麼咱們就一言爲定。你是我的妹妹了。我給你姊夫送喜信去。玉姑笑道。我說怎麼聽喜信呢。原來就是這回事啊。你先別忙。我得去問問我們少爺。看他說個甚麼。王氏道。這你可問不得。他要是答應。准得跟你大鬧起來。玉姑道。不讓他知道也不行啊。明天就要上路。我忽然不走了。他也不也得鬧嗎。王氏道。我剛纔沒說嗎。你姊夫有法子。你就任甚麼不用管。淨等着作新娘子得啦。玉姑聽到這裡。假作害羞。臉一紅低下頭去。王氏格格笑着走出屋外。來到對面樓上。孫老虎正等得無耐心煩。見了王氏。忙問道怎麼樣了。依從不依從。王氏道。這個小媳婦真爽快。我沒費幾句話。她就依從了。你打算怎麼辦。今天晚上就叫她陪你睡嗎。孫老虎道。那是自然。我已經告訴廚子預備下酒席了。就等她一答應。馬上開席我跟她吃合歡酒。你先去陪着她。等把酒席開上來。打發人去告訴你們。王氏笑道。你們吃合歡酒。我在裡頭攪和甚麼。讓她自己過來得啦。孫老虎道。你也來湊個熱鬧。別鬧這油兒醋兒的。王氏道。我這大老婆子了。還鬧油兒醋兒嗎。你太多心了。孫老虎等王氏走後。吩咐僕婦傳知廚房開席。正在喜孜孜的想那美人滋味。忽見僕婦進來道。張三爺在樓底下。立等您下樓。有要緊話說。孫老虎下去見了張三。聽他對於今夜成親之事。好生懷疑。並說井賢不應當弄來這女子讓大哥看了她的迷惑。張三正說到這。井賢復又跑來

聽見她在孫老虎跟前數落自己。遂氣忿忿。爭辯道。三哥。你這話沒有用。小娘們不錯是我弄來的。大哥當初要沒有那話。我無緣無故就弄這個嗎。她迷住大哥。是她有本領。大哥讓她迷。也是大哥自己甘心情願。滿不與我相干。再說。她到家纔這麼一會工夫。依從不依從。還未可一定。迷人且說不到呢。你風是風火是火進門就曬曬。莫不是看見大哥有美人陪着。吃飛醋呢。張三見尹賢滔々不斷。說了許多話。最後又加上一句吃飛醋。越法怒不可遏。大聲道。胡說。我張老三一輩子不親近女人。誰不知道。甚麼叫吃飛醋。我看你是馬上就要找不自在吧。找不自在現成。說時。撈起袖子。揚拳便奔了尹賢頭頂。衆匪忙上前攔阻。爭問張三因何動怒。與尹賢過不去。張三收回拳頭。氣喘嘘々把適纔怎樣詢問李媽。怎樣勸阻孫老虎。怎樣碰孫老虎釘子。詳細說了一遍。又道。你們大家說。小臊娘們依從大哥這麼容易。是不是沒安好心。尹賢不等衆匪開口。搶着辯道。你真會胡拉六扯。她依從大哥的緣故。是沒安好心嗎。這要不是我昨天晚上在店裡那麼勸她。管保不能這樣容易。你沒聽見我走後她跟她爺們大鬧嗎。有那一鬧。就有今天這個依從。你明白啦。衆匪又問尹賢勸些甚麼話。尹賢說完。衆匪評論的結果。齊說張三多慮。憑姓宋的這夫妻倆。一個是白面書生。一個是軟弱女子。決作不出甚麼外事來。張三見大家異口同音都說一樣的話。賭氣子倒在鋪上睡了。且說大成在假山石後甩脫庭柱。回轉屋中。幸喜未曾遇見一人。坐上暗自盤算。庭柱這塊累兵。總算安置到好處去了。大約不至於還有凶險。我如今該怎麼辦。是坐在這裡等賊人來。還是出

去找他們。先發治人。痛痛快快殺一場。要講殺。除了姓孫的彷彿有些扎手。其餘的找雖然沒個個看見。拿尹賢張三作個比樣。料想無非是一夥子毛賊。禁不住裏殺裏砍。不過。交手之後。賊人們寔然是一窩蜂。是約摸出來。我攔總兩隻手。一時那裡能殺得完。並且那姓孫的賊頭。聽見樓下出了事。自然是先要敵往玉姑。她的本領。我是耳聞。不曾目覩。究竟能不能是姓孫的對頭。很難預料。倘或有了舛錯。剩我一個人。可就不好辦了。莫若還是坐等得地。大成這樣意思。靜坐了片刻。又一轉念。他們要來也得三更以後。我何妨趁這工夫。到樓上看看玉姑現時是怎麼一個光景。聽她昨天那話口。彷彿很有把握是的。不知到臨陣時。真能對付不能。這樣想着。又走出屋門。縱劍房上。四下望去。仍是靜悄悄的。只有西跨院中間北房中燈光明亮。人聲嘈雜。料想是羣賊的住所。輕輕竄過去。伏在屋脊上細聽。正趕由尹賢張三爭辯。聽了片刻。暗忖道。張三說玉姑把姓孫的迷住。莫若他們倆個已經到一處了嗎。既到了一處。怎麼張三又說怕姓孫的有差錯呢。我得趕快去瞧瞧情形。說時。揚頭向樓上一望。果然隱隱聞得有人說笑。忙又連竄帶縱。來到樓窗外面。恰好不曾擋着窗簾。見玉姑正揣着一盅酒向孫老虎笑道。你喝三杯。我陪一杯。孫老虎搖頭道。不行不行。今天是咱們的大好日子。樣樣事都要成雙配對。這三杯一杯。全是單數。不吉利。這樣吧。你喝兩杯我喝四杯得啦。喝完四杯。咱們睡。不看醉了就誤好事。玉姑含羞低頭道。甚麼是好事呀。你不是說你酒量大。喝個三斤四斤。簡直連喝茶一樣。無非解解渴。要講醉。十斤也未必能醉得了。

這盞總總喝了幾盞。早得很呢。孫老虎道。要說今天這喜酒。倒是應該多喝。不過。天已經不早了。睡覺要緊。玉姑作個媚態道。你不多喝嗎。好好好。我坐一宿。有話咱們明天再說。孫老虎望着玉姑哈哈笑道。美人你倒會勸酒呢。瞧這千嬌百媚的樣子。不怪張老三說。真把我孫老虎給迷住了。依你依你。拿大碗來。我喝十碗總該行了吧。玉姑道。十碗也不過幾斤酒。喝了再說。不醉不算完事。孫老虎道。醉了糊糊塗塗的怎能跟你成就好事。玉姑道。你不醉我不依從你。咱們看是那樣合算。太成聽至此處。暗笑道。玉姑真能行。一個姑娘家。居然說得出這宗話。一面尋思一面再看。孫老虎真就捧着大碗直起膽子往下灌酒。玉姑此時。已立近他身旁。一隻手拿一把酒壺。陸續替他斟酒。又喊道。李奶奶。快拿熱酒來。孫老虎道。甚麼李奶奶。一個雇工人氏。你還跟他客氣嗎。從今往後。你也是她們的主人啊。玉姑道。客氣就是和氣。俗語有話。和氣生財。主人又該怎麼樣。沒財橫豎不能使喚人。孫老虎道。你到我家裡有吃有穿有福享。還想生甚麼財。這真是窮出來的見識。快別說這話。叫人笑話。玉姑道。我用不着生財。你哪。不生財怎麼養活這羣人。我和氣也是爲你好。明白不明白。孫老虎大笑道。美人。你太可愛了。頭天進門。就知道幫助丈夫生財。我孫虎遇見你。實實在在。是運氣來了。玉姑微笑。見李媽送上兩壺酒。孫老虎道。李媽。這酒不夠。你再拿兩壺。就到下房歇着去吧。不叫不用進來。我要跟新大奶奶慢慢喝呢。李媽領諾。纔待要走。玉姑道。再拿兩壺也還不夠。索性來四壺得啦。孫老虎道。我說喝十大碗。這已經喝了一半

了。要那麼些酒幹麼。玉姑道。怎麼不要。你不喝我還喝呢。孫老虎忙道。是是。我淨顧自己。把你給忘了。李媽。快着。四壺四壺。告訴廚子再上四個菜。李媽退下。不多時。酒菜齊來。玉姑又灌了孫老虎幾碗。大成在窗外偷看。見孫老虎連喝了這許多酒。毫無醉意。不由得暗暗着急。想道。這東西酒量真不小。七八大碗酒連着喝。會沒有一點醉的意思。照這樣纏下去。玉姑那計策只怕使不上了。與其麻煩半天。仍舊還得跟他交手。莫若及早翻臉。把他除治了完事。大成正在替玉姑盤算。忽見孫老虎一拉玉姑纖腕。笑道。美人。坐我腿上來。咱們一對一口喝。玉姑究屬是處女。不曾與男子接近過。只願想逗着賊人好玩。等把他灌醉。拿刀一殺。人不知鬼不覺就了帳了。省得爭鬪起來。饒費氣力。在賊巢裡。人多勢衆。勝負還難預料。倘或佔不了上風。俞庭桂性命固然難保。與自己也很不利。她昨天拿的主意是這樣。卻沒料到孫老虎吃着酒動手輕薄。如今纖腕被人捉住。登時急怒交加。不由得猛用力往回一帶。孫老虎武功本來不弱。並且很有二三百斤牛勁。玉姑想把腕子奪回來如何能够。不但沒有奪回。孫老虎又用了幾分力。哈哈笑道。我的小寶貝。你還要跟我較較勁嗎。過來吧。大成看玉姑力氣敵不住孫老虎。眼看就要受辱。心裡一急。顧不得好歹。伸手掏出一隻鏢。托在掌中大喝道。賊人胆敢無理。送你回姥姥家去吧。說時遲那時快。就在這語聲裡。鏢已穿窗飛過直奔了孫老虎咽喉。大成這鏢。是宋邁倫老先生親口傳授。自然是百發百中。厲害非常。況且孫老虎又不曾防備窗外有人暗算。這隻鏢比金姑除治王兆蘭。鏢打華蓋穴還來得乾脆。

用不着再拿刀剝。一個坐地分贓的巨匪。已是氣斷身亡。玉姑真算機警。聽見大成語聲。緊接着飛進一隻鏢來。釘住賊人咽喉。她趁個當兒上。手掌一翻。便把孫老虎腕子叨住。沒容他躺下。大成推窗竄入屋中。笑道。你還不撒手。儘拉着他作甚麼。玉姑道。我怕這混帳東西往後一倒。砸得樓板山響。驚動了外邊的人。呼喚團上來。咱們又得費手。打算等他死就了。輕輕放在地上。再去慢慢懲治那羣小賊。還有那個賊婆娘。跟我說了許多混帳話。恨得我牙痒痒。非把她先殺了不可。大成道。賊婆娘固然該殺。不過。你打算不驚動外邊的人。那如何辦得到。剛纔我在窗戶外頭說那兩句話。聲音夠多麼大。就算樓底下的人沒聽。見賊婆娘在樓上住。她又不聾。怎能聽不見。玉姑道。賊婆娘不要緊。她住在對面樓上。你說話是在這邊樓的後窗戶外頭。共總兩句。又多沒說。她早就睡了。這時候正在夢中。大料不能曉得。所怕的是那個李媽。現時還在下房伺候着沒睡。等我出去瞧瞧。有甚麼動靜沒有。一語未完。果然門外有脚步聲響。玉姑忙搖搖頭。鬆了孫老虎屍身。吹熄燈火。把大成送給她圍在腰間的那折鐵鋼刀解下來。腿去皮鞘。走出屋外。果不給然有個人影。影綽綽往樓梯處跑去。正是李媽。玉姑怎肯怠慢容情。急急追到李媽身旁。先拿刀在她眼前一幌。隨即低聲喝道。你跑甚麼。站住。李媽驚喊道。可了不得啦。你們快來救命。玉姑用刀背在她腦門子上蹭了兩下。又喝道。你敢曬。我就是這一刀。要幹甚麼去。給我快說。李媽渾身抖顫。咳嗽嚔道。不敢曬。不敢跑。新大奶奶饒命。玉姑道。你還敢胡放屁。不說實話。李媽道。我說我說

太太你問我甚麼。玉姑道。我問你往樓下跑幹麼。李媽道。不幹麼。到廚房去拿熱酒。玉姑又用刀背在她脊梁上釘了一下。李媽忙道。不是不是。我說實話。下樓去叫人。來了強盜啦。玉姑道。強盜在甚麼地方。你滿嘴噴糞。李媽道。我剛纔在下房聽見這邊有人說話。那聲音很不對。跑過來隔着門簾一瞧。屋裡站着一個人。我趕緊就往樓下跑。想去告訴張三爺。樓上強盜來了。玉姑聽李媽口口聲聲直說強盜。纔待喝罵。只見大威走來道。你跟她麻煩甚麼。網上堵住嘴。往屋裡一扔。讓她歇着去。咱們趕快辦正事。玉姑聞言。真就撕下李媽一塊衣衿。把她嘴堵住。急切間找不到繩子。大威道。你真笨。她沒有褲腰帶嗎。玉姑一笑。把李媽細結實。隨手提到旁邊放下。大威道。你知道樓上還有人沒有。沒人。咱們下樓去等着除治那羣毛賊。玉姑道。等我丟把賊婆娘收拾了。就沒人啦。大威笑道。不勞你費事。賊婆娘已經跟着孫老虎走了。玉姑道。怎麼你把她殺了嗎。甚麼時候殺的。大威道。你出來追李媽。我就過對面樓上去。賊婆娘可不是睡了嗎。賞了她一刀。玉姑道。你殺了她。比拿鏢打死孫老虎。我還覺着痛快。走吧。樓上沒事了。說時。擰身住下一縱。大威也忙隨着她。躍到樓下。腳踏實地。笑道。你性子真急。從樓梯走下來。也耽擱不了甚麼呀。玉姑道。誰耐煩。一步往下走。咱們這時候往那裡去。毛賊們住的屋子你知道嗎。俞庭柱呢。他也得有人保護呀。大威道。我早把他安置好了。不然。怎敢到樓上來。毛賊們住的屋子我倒是知道。不過。我想拿老實的。不願意跟他們交手。我曉得這羣東西等一等准要找我去送死。玉姑道。你

這纔是聽說呢。他們就是找了你去。人那麼多。你一下子也殺不完。歸齊仍然得交手。莫若到他們的門口。來個堵窩兒。夠多麼簡捷痛快。大成點頭道。也好。你跟我走吧。他們的屋子在這西邊。玉姑道。都在一個地方嗎。交上手可還得防備他們往外竄。天成道。往外竄怕甚麼。跑了完事。我們本不要多殘害人。玉姑道。他們果然跑出去逃活命。倒也罷啦。只怕不肯這麼善罷甘休。到外邊去喊地方官人。那可就麻煩了。咱們倆不喫緊。官人也罷。官兵也罷。敢說攔擋不住。俞庭桂可就糟了。雖說他是滌台的兒子。將來不能把他怎麼樣。就是眼前這一點小折磨。已經夠他受了。我們救人救到底。纔對。大成恍然大悟道。對呀。我倒把這一層忽畧了。那麼咱們還是堵窩兒吧。那間大屋子裡。我剛纔看有二十來人。據孫老虎說。他們這裡的人數。不過這幾個。下剩的都是些雇工人氏。一年到頭掙幾文力氣錢。誰肯送命。縱然有那不知死活的。一時濁氣攻心。上來幫嘴。咱們拿話一嚇唬。再砍倒幾個。也就不敢動彈了。玉姑皺起眉頭。沈吟不語。大成道。你還想甚麼。莫非我這話不對嗎。玉姑道。事到如今。不對也沒法子。只好先這樣辦。隨後再從長計議。走。咱們去除治這羣賊匪。有話等完了事再說。大成道。到底是怎麼檔子事。鬧得我糊糊塗塗。你看有甚麼不妥當。何妨先說一說。我也好作個打算。玉姑道。已就是已就了。打算也無用。闖着幹吧。你說那間大屋子在甚麼地方。快去殺賊要緊。大成道。你這人真警拗。有話要說又不說。跟敵人交手。全仗着一股勇氣。像你這樣子。自己把自己的勇氣滿洩盡了。還殺甚麼賊。玉姑笑道。就是這羣

毛賊。還用得着勇氣嗎。我看殺他們。也跟擲個臭蟲差不多。敢說是交上手。定然刀起頭落。你還猶疑甚麼。再不走。我可要自己找他們去了。橫豎在這所房子裡。你不領我去。我前前後後一找。沒那個找不着。玉姑說罷。也不等大成回答。聽的一聲。縱上房去。大成到了此時。沒工夫再尋思妥當不妥當。只好隨着她竄房越脊。又指引着來到西跨院。低聲道。就是這三間屋子。人都在裡頭呢。咱們下去殺呀。玉姑聞言。彎腰伸手揭起兩片屋瓦。往下一扔。就在這碎瓦聲中。飄身躍下。屋裡一夥賊匪。聽見外邊有了動靜。張三首先說聲不好。從鋪上跳起來。抄了一把單刀便往外跑。尹賢與羣匪也明白了變故。可惜事先不曾防範。想要出來抵擋。倉皇之間。連兵刃都湊不齊全。尹賢見張三已經跑出屋外。可巧牆犄角倚着幾桿花鎗。被他一眼看見。急忙抓了一桿。也跳出來。只聽得咕咚鏘鏘一片聲響。凝神看時。張三早被對面的那人殺死。再一細看對面站的正是那那位宋大奶奶。不由得心頭亂跳。纔待挺鎗去扎。這位宋大奶奶卻是非常矯健。早已撲上前來。一個泰山壓頂。眼聽着刀鋒到了頭上。嚇得魂飛天外。喊聲不好。忙撒步縮身往左邊一躍。心想躲過刀鋒。扭頭就跑。誰知脚快刀比脚還快。半邊臉一隻右臂。已是齊々削下。血淋淋身軀往後便倒。玉姑更不用情。順勢抽刀又使了個白蛇吐蕊。尹賢胸口上又多了一個窟窿。不消說隨同張三齊向鬼門關報到去了。這時候羣匪在三間屋子裡。抓頭不是尾。糞坑攪蛆般大亂起來。玉姑殺得興起。湧身就要闖進屋門。大或忙上前抓住她的胳膊道。進去不得。堵住門口。等他們出來得啦。要是不出來。咱們

就放火燒房。這倆人說到此處。其餘的一羣賊匪。也都醒悟過來。嗚呼撲通。全都跪下。玉姑道。起誓當不了事。別說你們還沒真起。就是起個天大的重誓。我也決不相信。少耽擱工夫。赶快預備繩子。不。我可要進去亂砍了。羣賊仍在遲疑。玉姑向大成使個眼色道。我看這羣東西。是給臉不要。定要找死。好好。咱們不必再容情了。你的鏢哪。先揀那大身量的賞他一鏢。大成會意。托鏢在手。見羣賊之中。有兩個粗眉橫目。雄壯異常。滿臉帶出凶狠樣子。不容分說。颼颼兩鏢。這倆賊想來也是惠貫滿盈。鏢到身倒。胳膊腿亂動了一陣。眼見得不活了。玉姑又短喝道。怎麼樣。你們也要嘗嘗鏢的滋味嗎。大成接口道。那裡有許多工夫跟他們費嘴勁。不用問了。鏢打刀砍都很費事。還是點火燒房啊。羣賊到了此時。被逼無奈。急切間卻又找不出十幾條繩子。東拼西湊。連腿帶子都解下來。垂頭喪氣。背剪兩手。綿羊似的等着挨網。玉姑這回精細了。叫他們單個兒走到屋門口。網了一個。又是一個。展眼之間。通同網個結實。大成看地上還堆着一堆繩帶。向玉姑道。繩子帶子還有數餘。光網手不成。腿也得網上。省得他們亂跑。說時。拾起一根帶子。抬脚踹倒兩人。一個左腿一個右腿。連網在一起。最後剩了一個。大成笑了笑。便宜你。獨自估一根繩子得啦。既估了便宜。就不能太舒服。來個四馬倒攢蹄吧。賊人到了這個分際。如何還敢扎掙。只好任憑擺佈了。網完點數。一共十五個人合成七對半。玉姑站在屋內又威嚇道。不准亂動找死。聽候發落。我們去請示少大人。看是怎樣辦。誰要是找死想跑。我就是這一刀。嘴裡說着。真個俯身用刀鋒

在一人的腦門子上。輕輕那麼一蹭。登時皮破血流。玉姑看都不看。將燈火吹熄。走出屋外。隨手帶上房門。來至跨院外邊。止步長吁了一口气道。好累得慌。那位俞公子呢。咱們該唱這齣戲了。大成道。俞公子不忙。還有那些雇工大氏呢。也得把他們歸在一起。不可大意。玉姑道。這容易。咱們找廚房。看見廚子就有辦法。大成道。我剛纔在房上。聽見東邊刀杓亂響。往東去總找得着。玉姑依言。二人穿過兩三個院落。果然把廚房找到了。兩個廚子正靠在油棹旁邊磕睡。玉姑走上前舉刀往椅子犄角上剝去。噠噠一聲。廚子驚醒。猛睜眼看見玉姑大成。各人手裡都是明燦燦的鋼刀。他們在孫老虎家裡傭工。害人倒是久已看慣。不過。看的總是殺人。卻不曾見人殺。玉姑把廚子驚醒。緊跟着一擺寶刀使個風掃落葉式。刀鋒緊貼着兩個廚子頂心橫擦過去。嚇得油廚。失去了三魂七魄。顫抖抖軟攤在地上。連句求饒的話都說不出來了。玉姑喝問下人們住房在甚麼地方。廚子張開嘴乾着急。一個字也哼不出聲。只有兩隻手亂指。玉姑看這神情。曉得再問也是無用。根鬮了兩腳。走出廚房。大成道。我看咱們商量正事要緊。不必尋找這羣人了。玉姑不答。內外走了一遍。把門房馬號凡是住人的屋子。不管裡邊的人是醒是醒。通同將門倒扣。來到客廳。點上燈火。問道。你把俞公子藏到那裡去了。大成笑了。翻身出來。不多時將庭柱駝回。放在椅子上坐下道。你倒是睜眼啊。一個男子漢。胆小如鼠。要是女兒家。又怎樣呢。玉姑笑問原由。大成道。別提了。你瞧他臉上。眼淚還沒乾呢。我剛纔嫌他累贅。找了個僻靜地方安頓他。誰知這時候跑去。你

猜怎麼着。好樣兒了。坐在地上抽抽搭搭哭呢。我告訴他賊面已然殺死。趕快到這屋來商量走路。憑你怎麼說。他也不動彈。急得我亂進。只好又叫他爬在我背脊上。駝回來。玉姑笑道。去的時候不用說。也是駝來着。俞公子。你真乏呀。那麼大個子。叫人駝去駝來。不害個羞嗎。庭桂被大成玉姑一陣奚落。漸漸把心神安定。只是羞容滿面。不肯抬頭。大成發急道。俞少爺。別儘着裝新娘子。眼看天要亮了。咱們得商量上路的話。庭桂又挨延多時。纔鈍々遲々道。任憑指揮。我是唯命是從。大成向玉姑道。你聽聽。這够多麼酸。我不信。他們這書獃子。不轉文就不會說話嗎。玉姑道。你不用說人家。自己也是大廢人一個。人家轉文無用。你遇上事。只知前進。不顧後退。跟不轉文不張嘴一樣無用。本來這件事。咱們前兩天就打錯了算盤。只顧保護俞公子。就沒想把事情作出來以後。應當怎樣收拾。大成不容她往下再說。搶着笑道。這不能怪我一個人。你也在數啊。我不顧後退。事情是咱們倆商量的呀。你知道顧。爲甚麼當時不說呢。玉姑道。我是兩截穿衣三繼梳頭的人。你好歹總有個男子漢大丈夫的外表啊。大成聽她忽出此言。忙攔道。算了算了。別信口開合胡說了。這是甚麼時候。還有閒工夫拌嘴。赶快拿上路的主意吧。玉姑嘆了口氣道。這人真是趕麵杖吹火。一竅不通。越說眼下的事不好收拾。他還上路上路。一死兒叨念上走啦。我問你。這好幾條人命。應該怎麼辦。沒有俞公子。就是咱們倆。樣樣好說扔下一走。有半天工夫。就找不着影子了。他是個文弱書生。脚打地走長路一天頂多不過四五十里。還有一層更不好辦。江蘇蘇台少爺

的牌子。在這個大門門口裡。算是掛上了。從這裡到江蘇。二三百里地。別說他走不開。就算走開了。地方上出了人命。捉拿凶手。藩台少爺又該怎樣。俗語說得好。王子犯法。庶民同罪。官面兒上還不是一樣的捉拿嗎。你不把這件事想法子先了結清楚。光是走啊走啊。一個勁的催。真等到捕快們上藩台衙門指名傳人。這位俞公子到那時候。可也就成了公子了。大成哈哈笑道。我當是甚麼大事。值得瞎聲嘆氣的着急。原來就是這幾條人命。你說不好收拾啊。女人們沒經過事。懂得甚麼。聽我告訴你。容易辦極了。只要俞少爺馬上把胆子壯起來。當着一羣賊匪開言吐語說幾句話。管保平平安安。一點後患沒有。俞少爺。你別裝完新娘子。又學酸秀才。低着頭兒轉那無用的文。這一齣文武帶打的戲。前半截是我們唱。後半截可就非你唱不行啦。庭桂道。唱戲是我。教戲可還得你。我也正愁這幾條人命無法收拾哪。你吩咐吧。我當着賊匪應該說甚麼。現時我也想開了。有你們二位保護着。大諒吃不了虧。樂得的作派一氣呢。玉姑道。俞公子。你別信他的話。這人作事。鑽頭不顧尾。我決不相信殺了六七個人。光說幾句話。就能平安無事。大成道。你不信不是。等我把辦法說出來。你就知道我的主意不錯了。別瞧你剛纔在西跨院。能把一羣賊匪說得俯伏在地。綿羊是的讓你綑。像那宗本領。我倒是很佩服你有見解有手段。可惜一齣好戲。你只會唱前半段。後半段不但沒門子抓瞎。簡直一句全不會唱了。你們說糟不糟。玉姑道。你不用褒貶我。有話快說。俞公子見了羣賊。應該說些甚麼。大成道。你問該說甚麼嗎。好。我來個乾脆的吧。俞少爺。你坐穩

了。可別從椅子上掉下來。我去把那羣綿羊都牽到你面前。不用你張嘴說話。光是大大方方坐着不動就夠了。所有一切的話。全歸我替你說。這樣好不好。庭桂點點頭。大成轉身邁步剛往外走。庭桂又張皇失色道。你們二位都去嗎。把我一個人扔在這裡。可真要命。大成笑道。你真是天生成的大乏人。就這麼一會工夫。賊匪又都細着哪。還會出凶險嗎。至於嚇得要命。庭桂兩手亂搖道。不行不行。要去咱們三個人一齊去。我自己在這裡。不是胆小害怕。手無縛雞之力。隨便進來個誰。就把我給拾掇了。玉姑道。他這話也說得是。那麼你在這裡給他作伴。我去把那羣賊匪弄過來得啦。大成道。還是我去吧。你在屋門口畧微站一站。到不了一袋煙的工夫。我就牽着綿羊來了。玉姑說了個好字。庭桂纔不言語了。大成去不多時。玉姑聽得遠遠有許多脚步聲響。笑向庭桂道。俞公子。你可坐穩了。別打哆嗦。那夥子賊眼看就要進來了。庭桂道。有你們二位在我跟前。還怕個甚麼。請放心吧。他嘴裡雖然這樣說。兩隻眼睛卻是直勾勾望着屋門。滿臉帶出驚皇神色。玉姑暗自好笑。展眼之間。大成果然督催着一羣賊匪來至門外。喝聲站住。搶先邁步進門。立近庭桂座前躬身道。少大人。那羣賊匪全帶到了。聽候少大人發落。庭桂此時。又復噤不能聲。所好的身體沒有抖顫。大成見這神情。不由得着急起來。又道。少大人那番德意。我傳知他們吧。庭桂嗓子裡微微應了一聲。大成不再挨延。轉身高聲向羣賊道。你們進來參見少大人。跪下聽我傳話。衆賊齊聲噉應。魚貫而入。依然倒剪兩臂。黑壓壓跪了一地。磕過頭不敢起來。大成道。你們幫同惡匪孫老虎打

家劫舍。爲害地方。本應不分首從。送交地方官一律治罪。如今孫老虎已經身死。少太人體天地好生之德。不忍株連。網開一面。給你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。你們從今以後。總也要體會少大人這番恩典。遠離此地。革面洗心。作個好人。欲知大成再說甚麼。請看下章分解。

第三章 一雪不平入牢獄 搭救吳吏

上章書裡面。說大成訓誡之後。羣賊又齊聲應了一聲道。少大人待我們有這樣的恩典。我們從今以後。要是不改過自新。不用說王法不容。就是老天爺也得怪罪。我們即便能逃了王法。還是逃得過老天爺的眼嗎。除非是不想活着了。人又誰願意找死呢。當初入了孫老虎賊夥。原是饑寒所擠。沒法子纔作這掉腦袋的事。如今雖說也沒落下甚麼。多少總還有幾個錢。我們從這裡出去。各人好好想一條謀生之路。少大人往後看吧。我如其口不應心。再幹這勾當。有一天犯到案下。情願加重領罪。羣賊這樣說着。又磕了一陣頭。大成明知他們這番言語。是被擒以後央求官府的老套子。毫不足信。不過。因爲要收拾這不了之局。也只可將機就機。假意信以爲真。因道。你們能够這樣好極了。不但將來可以不再身羅法網。就是少大人這一回奉命訪查賊匪情形。不等到省稟報請台大人。擅自把你們釋放。這個不告之罪。也擔得值了。聽着。少大人還有第二樣恩典呢。孫老虎爲害地方這些年。你們雖然沒落下甚麼。他可是攆足了。我准知道他手裡有無數

的金銀寶物。這宗賊贓。按道理應當由地方官查抄入庫。可是如今。少大人既然慈善爲懷。不忍叫你們身受國法。那麼這些贓物。也只好不去請地方官來查抄。省得經官動府。你們逃走就不容易了。少大人的意思。是由你們自己把孫老虎積存的金銀細軟。滿都查點出來。分成多少份。你們這一夥子。還有那些雇工人氏。每人一份。拿了去作個日後謀生的本錢。衆賊聽大成說出這話。搶着接口道。少大人放我們一條活命。已經感激不盡了。這第二樣大恩典。說甚麼也不敢領。孫老虎收藏金銀財寶的地方。我們全都曉得。可以指給宋大爺把那些東西拿出來。裝了箱子。馬號裏有的是牲口。駝到金陵去。周濟窮人。也是一份陰功德行哪。請宋大爺替我們求求少大人。就這麼辦得啦。大成微笑道。少大人要周濟窮人。那裡用的着你們這賊贓。不必多說了。說時。用刀將在前邊的一個賊人手腕上繩子割斷。又道。起來把他們全放開吧。快去取孫老虎收藏的金銀細軟。把雇工人們也都叫來。少大人發落完了。還要忙着起程呢。那人領諾站起。鬆開羣賊。玉姑也道。你們不許磨蹭。赶快照着宋大爺所傳少大人的話。分頭去辦。天不亮就要通同辦完。我們伺候少大人起程。你們也好散夥。羣賊到了此時。真是喜出望外。個個抖起精神。卻又放輕脚步退出屋門去了。大成見衆人去遠。纔笑向庭桂道。你這麼不中用。一點子丈夫氣都沒有。今夜得擺上一棹酒席。替你壓驚。少時將各事處理完畢。即行上路。三個人說說笑笑。不知不覺走出七十多里。已是紅日銜山。到了韓口。店住下。庭桂又說起吃酒的話。大成道。真吃酒嗎。再有兩天就到省城了。那時候纔吃

豈不消停。上路最要小心。酒能悞事。萬不可吃。咱們昨天都是一宿沒睡。今天騎着牲口又跑了七八十里地。吃飽了趕快歇息吧。庭桂道。說起歇息。我正有一件事爲難。可是決計沒法子辦。我要吃酒。也就是因爲這件難事。想了個拙主意。慶功。壓驚。那無非是句玩話。算不得數。玉姑笑道。甚麼事爲難。吃了酒就能辦嗎。別想入非非了。無怪自己說是拙主意。庭桂道。也並非吃了酒就能辦。醉了迷迷糊糊。天大的事都能忘記。省得心裡不安靜犯啾啾。大成道。是件甚麼事。你說給我聽聽。庭桂笑道。不瞞你說。也不怕你笑話。昨天夜裡。真把我胆子嚇破了。現時住了店。佔兩間屋子。我一個人在一屋睡。實在害怕。可是你有你們夫人。我斷乎不能睡在一屋。叫你給我作伴。扔下你們夫人獨自睡。情理上又說不下去。你想這不是很難辦嗎。我沒有好法子。只可吃酒。喝得醉醺醺的。腦袋沾了枕頭。准可以人事不知。你看我這話對不對。大成尋思庭桂的話。也頗近情近理。因笑道。這麼辦吧。要一壺酒。你自己吃。我在旁邊用茶陪着。你儘管放量吃。醉了就放心睡。我敢說句大話。管保你平平安安。任事沒有。庭桂道。我也明知不會有事。就是心裏想着害怕。胆小的人真真糟糕。玉姑道。吃了酒還害怕嗎。那麼索性不用吃了。庭桂道。弟妹千萬別說這話。我好不容易說得兄弟點了頭。許我喝酒。你要是一從中破壞。他又該拿上路最要小心。酒能悞事。這一段大道理來攔阻我。玉姑笑道。這樣一說。你只怕你兄弟呀。這倒也是理所應當。自古以來。怕兄弟的人兒本不少啊。庭桂不曉得玉姑所說的是趣話。大成卻心裡明白。惡狠狠瞪了玉姑一眼。

高聲喊叫夥計。預備酒飯。庭桂莫明其妙，笑道：我並非怕兄弟。他話說得有理。自然要聽。大成語帶怒聲道：別再說了。等着吃酒吧。庭桂不知大成何以忽然發怒。認爲他是不高興自己媳婦同外姓男子談天。便訕訕的不言語了。少時。夥計送上酒飯。大成真個用茶陪着庭桂吃了幾杯酒。大家飯罷。分房歇宿。玉姑睡下。見大成不同她談話。因往前湊了湊。低笑道：少爺。你怎不言語呀。莫非怪我沿路上沒把你伺候周到嗎。我有不是。你打也打得。罵也罵得。千萬別不理我。你想想。每天睡在鋪上。你總是有說有笑。今天忽然變了樣子。叫人心裡够變難過。大成撲哧一笑道：你真會耍貧嘴。這些話都是那裡編出來的。咱們這假夫妻。原爲遮掩外人耳目。你怎麼不當着人。也少爺少爺的。拿我取笑。嘔。我明白了。你必是看中了俞公子。把我作他的替身。聊以解嘲吧。玉姑道：你提到俞公子。我有句話。咱們前些日子在店裡。我勸你的那件事。還記得吧。我看俞庭桂這個人。學問。門第。模樣都很相當。他現時又約你到衙門去任。往後日子長了。我替你們倆撮合撮合。成就百年之好。實在是一樁美事。大成啞道：我看你這兩天要瘋吧。怎麼總這樣胡說八道。再不住嘴。安分穩當睡覺。我可惱了。玉姑道：你惱。我也不怕。咱們論同門。雖然分前後輩。可是咱們的情義。真是那句話。親愛勝過同胞姊妹。人要姊姊妹幹甚麼。不是所爲遇事有個照應嗎。我把事情沒看到也不提了。既是看到這一步。要出一點力。那麼要這姊妹何用。一個人生在世界上。總要往寬處走。你說那終身不嫁。不用說對不住去世的雙親。就是對你自己也似乎不大好吧。大

成道。不嫁就不嫁。這有甚麼對自己不好。難道說一個女兒非嫁人不能吃飯嗎。聖姑道。以你現時的本領。說不到嫁人是爲吃飯。我所慮的是我那去世的伯父伯母香燭。你不嫁人。自然不能傳留後代。孟子上說得好。不孝有三。無後爲大。很十全的一個人。半路途。中要往不孝上走。這對得住自己嗎。大成道。你說這話。聽上去彷彿很有道理。其實。連半點道理都沒有。不但沒道理。簡直可以說是糊塗。你不是來勸嗎。我也要勸你歇歇嘴吧。趕快養養神。明天還要走路呢。玉姑道。你說我糊塗。我倒不惱。可是說話總得有個情理。我怎麼糊塗了。你說說。大成道。我這聽出來。所要作的是一件甚麼事。你不能說不曉得吧。你叫我正事扔開。先求終身的歸宿。天底下有這道理嗎。這不是糊塗是甚麼。玉姑聽大成口風已經活動。怎肯放鬆。因笑道。這話可得兩樣說法。我要是勸你不顧父母之仇。先定規自己終身大事。自然是沒道理。糊塗。現時我的意思。是不可錯過機會。並非叫你去報仇。先跟人成親。大成道。我現時只知父母之仇。旁的事不放在心上。如果走在一个地方。遇見我父母的仇人。那纔是不可錯過的機會。除去這一件事。無論甚麼。如今都談不到。請你不必多費唇舌了。再說。你也是個不會出關的姑娘。怎好替人撮合親事。當語有話。黃花女爲媒。自身難保。你替我成全美事。可提防自己吃了虧。玉姑啞道。胡說些甚麼。我好心好意替你打算。你不謝謝我也罷啦。反倒拿混帳話來罵人。這纔是那句話。狗咬呂洞賓。不識好人心。我說話你不聽。只好隨你去。將來找不到合式的人。後悔當初不聽話。那可就晚了。大成道。你

今天是怎么回事。莫非跑了一天不累嗎。還是昨天晚上給孫老虎一勾引。動了春心。想趕快找個小女婿呢。要找還很現成。我去對俞庭桂一提。別看他是個書獃子。這件事准保不攔。你們倆湊合湊合。倒是一段美滿姻緣。我這話對吧。玉姑嘆道。你說話越來越有樣兒了。甚麼叫春心。這也是女兒嘴裡應當說的嗎。不用你借導爲由。胡言亂語。咱們從此沒話好不好。說罷。猛把身子一翻。臉朝那邊。呼呼氣個不止。大成替她真有了氣。又覺心裡不過意。忙也翻轉身軀。伏在玉姑肩頭上。低笑道。你別不高興。我知道你所說的全是一派好話。俞庭桂這個人。我並非看他不好。要說我一個知照女兒。嫁了濟台的公子。還罷說不班配嗎。只許人家不屑於要我。我斷不能說瞧不起人家。無奈一節。這事決計辦不到。你想想。咱們這跑到南京。幹的是甚麼事。要懲治的甚麼人。如果把這件事作了出來。南京城還有咱們立足之地嗎。將來既不能立足。現時藩台衙門就不能住。連住都不能。還談得到旁的嗎。你不要替我痴心妄想了。咱們把俞庭桂平平安安護送到南京。臨進城的時候。給他來一個不辭而別。以後咱們纔能放手作事。玉姑道。三個人一路走走。咱們怎能不辭而別呢。大成笑道。法子多得很。你到臨時瞧吧。我自自然有主意。玉姑默然多時。嘆口氣道。很好的一段姻緣。就這麼眼睜睜的撒了手。真正叫人想着可惜。大成不再同她分辯。也假意嘆道。誰說不可惜呢。你有父親有姊妹。將來的終身大事。不愁沒人在心。我是個孤苦零丁的人。要我把握會錯過去。倒也真是再不容易找着不過。事情擠到這不能兩全的當兒上。也只好權其輕重。取重而棄輕。

了。睡吧。三更敲過半天了。玉姑微微應了一聲。二人朦朧睡去。次日晨起。臨出店門。大成向庭桂道。這個駝書箱的牲口。拴在你馬鞍子上得啦。你在前邊走。我們在這後面跟隨。管保書箱沒有閃失。昨天三匹馬。我在緊後邊。駝書箱這匹牲口的韁繩。拴在我馬鞍子上。我又要照顧前頭。又要留神後頭。這七十多里地。真把我給累壞了。庭桂不知大成這是預伏脫身之計。聽她說得很有道理。欣然應諾。又走了一日。第三天午錯時候。來至南京省城。庭桂看見已經到了目的地。異常高興揚鞭催馬。直奔城裡而來。正走之間。偶然想起藩台衙門。不知在那一條街上。扭頭剛要開口問大成時。只見馬後就剩了駝書箱的一匹牲口。那宋姓夫婦卻沒有踪影了。登時深為詫異。急急撥轉馬頭。向後面四下眺望。那裡尋覓得着。不禁默在街心。足有半盞茶時。忽聽有人高喊道。閃開閃開。縣太爺轎子到了。庭桂怔沖沖不知向何處走好。一展眼的工夫。知縣官轎已然到了臨近。開道的衙役手握黑皮長鞭向駝書箱牲口身上亂抽道。瞎了眼的牲子。不好好走路。站在大街中間討厭。那牲口挨了鞭子。連踢帶進。掙斷偏韁。向前跑去。庭桂騎馬技術本不精良。又值驚疑張皇之際。所騎的馬受了駝書箱牲口牽扯。也亂跳起來。庭桂不善駕馭。一個後仰。從馬鞍上跌落塵埃。及至爬起。急忙看那書箱。只見牲口正在人叢中飛跑。不由得大喊。勞駕呀。快給截住。那書箱是藩台大人的東西。他這一聲喊。路人聽得藩台二字。誰敢怠慢。齊力動手。把牲口牽住。知縣坐在轎子裡。也聽見喊聲了。知道衙役闖的這禍不小。忙喝令停轎。吩咐差人過來詢問庭桂來歷。庭桂說明。

知縣得了差人回話。曉得是藩憲的少夫人。這一來更沈不住氣了。轎夫此時已將轎子落平。知縣從轎裡走出。趨至庭桂身旁。作揖請安。一陣賠禮。又請庭桂坐轎子到藩署去。庭桂始而不肯依允。知縣再三相讓。幾乎要跪下磕頭。庭桂只得上轎。知縣率領差役。一路擁護。到了藩台衙門。庭桂走進內宅。叩見父母。述說沿途一切經過。老夫老妻聽見兒子擔驚吃苦。自然要有一番安慰。庭桂的母親周氏問起宋姓夫婦。因爲甚麼不辭而別。庭桂道。他們走的真是莫名其妙。昨天晚上住店。還喜喜歡歡在一處談天呢。我細想我應對周旋。也決沒有失禮地方。就是今天離城四五里地時候。我們還說話呢。宋大成告訴我。快到衙門了。書箱要多加小心。我說沿路上都沒出舛錯。到了城裡。更不至於有內失了。何用多加小心。他笑了笑沒再言語。如今往回一想。纔曉得他囑咐我這話。原來是就要跟我分手了。這那裡意料得及呢。俞甲三道。他夫婦到南京來作甚麼。你曉得嗎。庭桂道。他們說是因爲貧寒。在家裡謀生不易。有個親戚在金陵作買賣。可以幫忙。故此前來投靠。甲三道。他這親戚姓名是甚麼。作那一項生意。對你說過沒有。庭桂道。這卻不會談過。並且我看他們的舉止。也不十分像貧寒。周氏道。我明白了。這必是俠客。走在路上。看出兩個轎夫的賊相。知道你要受害。特意借個事由。搭伴同走。一來是保護你。二來是剿滅賊匪的窩巢。後來把孫老虎井賢一夥子人全除治了。離省城還有三四站路。又怕你孤身一人走着不容易。所以一直送到地土。纔抽冷子不辭而別。甲三點頭道。這話猜的很近情理。歷來俠客行爲。原本是如此。他們如果隨你一

向到衙門來。受人酬謝。卻說不成其爲俠客了。你一路勞累。又受了驚恐。去歇歇息吧。我信上說的那房子。早就派人收拾出來。你去瞧瞧。好得很。庭桂離座。又說起那部十七史。已然帶來。並設有傷損。申三開聽。自是歡喜。庭桂又特談了一刻。退出內宅。布置住室不提。且說大成玉姑在南京城外脫身走開。到了一個僻靜地方。大成與玉姑計議道。咱們救了俞庭桂。雖是一個義舉。可給自已找出麻煩來了。城裡現時萬不能住。要是在城外歇宿。夜間進城去作事。又很不方便。如今總要商量個妥當辦法纔好。我的意思。先到吳縣去一蹓。把吳有德那個忘恩負義的小人殺了再說。玉姑道。這辦法很不妥當。以你我倆人的本領。到縣衙門裡殺個狗官。倒是不費吹灰之力。不過。咱們現時所要除治的這兩個人。自然是省城裡這一個最重要。你若先動那個。難免打草驚蛇。等到這個有了防備。下手可就不容易了。大成道。我想也沒甚麼。要講當年我父母被屈含冤。起禍根苗。總還得說在吳友德身上。我只要能把吳友德殺死。大仇總算報了八成。孫則李這狗頭。能被殺殺。沒有機會殺他。暫時留下他這條狗命。也可以說我心滿意足了。我並非不知道斬草必須除根。可是現在我們既然在省城住着不方便。已到了這個地方。又不能歇手過些日子再辦。莫若先揀個大仇人殺死。然後再看事作事。玉姑道。其實也沒甚麼不方便。我們如今再走出一兩站路。把這兩匹馬一賣。仍舊步下走。來到省城。別看俞庭桂這兩天感恩戴德。話不離嘴。到衙門見了父母。共敘天倫之樂。可就把救命的人忘在腦後了。要說是派人出來尋訪咱們下落。請到衙門去酬謝。我

想決計不能在這事。我們住在城裡，敢保沒有人知道。大成道：你所看的這宗情形，倒不是沒有。然而也不能說准看的不錯。俞家是個善香門第，讀書的人。決不能忘恩負義。況且他打算尋找咱們。並不要自己費力。嘴唇動一動說句話。替他跑腿的人們。就不知有多少哪。咱們固然不指望酬謝。也斷乎不能受人酬謝。可是他身受救命之想。縱然心裡不打算報恩。面上也總要有一番假意思。何況他還不能忘恩呢。依我說咱們先到吾縣去一踹吧。要是怕打草驚蛇。住幾天探探道再回來。也無妨啊。玉姑道：你一定要去。咱們就去吧。從這裡到吳縣。走大路合式。這兩匹馬養活着太累贅。賣了得啦。大成的規矩。一點不徇白。遇上事沒法子應付。玉姑道：也好。那麼就不必耽擱了。趕快走吧。天成依舊。這天夜走走半站。我個店口住下。吃過晚飯。玉姑低聲問道：我看這地勢實實不少。彷彿很豐富。寶庫府裏然容易。把這兩匹馬出羊吧。大成道：我也正這麼想。本忙。等我到橫房張掌櫃的商量商量。玉姑道：你可把話想圓全了。別露出破綻。讓人家起了疑心。又得罪麻煩。大成笑道：這麼一點子小事我還會說。你太仔細了。放心。我去去就來。說罷。扭身出了房門。玉姑坐候多時。大成方纔轉回。面帶喜色道：有八成了。大約明天得個酬。一早晨。纔能過付清楚。玉姑道：這兩匹雖然不錯。可堪自來的。你就不嫌高拾價錢。隨便給幾兩銀子。讓人家拉去得啦。大成道：是啊。我的本意。情願送與魯國段人可送。賣了這筆錢。戰車想好了。另外攔起來。周濟窮人。

也可以給孫老虎贖罪。玉姑笑道。你想的倒真圓全。一個死去的賊匪。還要給他贖罪呢。大成道。不是啊。孫老虎雖然該死。可是跟咱們無冤無仇。行俠作義的人。固然應當除奸斬惡。不過。我這踹出門。是有自己的大事。並非行俠作義的時候。孫老虎惡貫滿盈。撞在我手裡。把他殺死。按除奸斬惡說。自然很痛快了。可是想起自己應辦的事。又有些心裡不安。再說。這宗賊贓。縱然變了錢。咱們也不能用。莫若施捨出去。作為超度孫老虎的罪魂得啦。玉姑道。你有理。我說你不過。不提孫老虎了。你剛纔到櫃房說要賣馬。是怎麼一套言詞呢。大成道。這是現成的話。並且不能有第二個說法。無非因路中短住盤川。將馬折賣了好走路。這掌櫃的倒很不錯。勸我賣一匹留一匹。等到錢再不够再賣。我說驟馬是張嘴物。留着多一筆耗費。既然沒錢。全賣了倒爽快。他聽我這樣說。馬上出去找買主。如今買主已經找到了。定規明天早晨到店裡來看。要是中意。講妥了價錢。當時兩手換。掌櫃的很誇獎這兩匹馬不錯。問我當初買價多少。我隨口說了句四十兩銀子。你猜怎麼着。敢情把話說走了。他很奇怪的問我。兩匹馬纔花八十兩銀子嗎。真太便宜了。倒底是北方馬賤。我們南方可不行。像這樣的馬。頂少也得一百銀子一匹。又給我出主意。明天見了買主。如果看中了意。開口就要三百銀子。多了不說。二百兩准能賣上。又問我到甚麼地方去。我一時撒不出謊來。只好告訴他上蘇州。玉姑道。這倒也不要緊。好在我們到了蘇州。無非看看情形。並不想作甚麼事。兩匹馬能賣這許多錢。卻是意料不到。大成笑道。你知道我說那四十兩。原本是兩匹馬的

價錢。聽他那麼一說。我也只好就坡下了。這也不錯。多得幾個錢。多周濟些個窮人。睡吧。天也不算早了。玉姑應諾。展開行李。倆人依然共枕而眠。玉姑睡到半夜。忽然緊緊把大成抱住。口中哼唧道。俞公子。你娶了她也得要我。在孫老虎家裡。要不是我露出口風。你能知道她是女子嗎。喝水別忘了淘井的。你明白不明白。大成自從上路以來。夜間非常驚醒。玉姑剛剛一抱。她就曉得了。還以為玉姑沒睡。同她鬧着玩。及至聽了這套話。纔明白是撒嚙怔。因也伸手將玉姑摟在懷裡。低笑道。醒々。你說的是甚麼話。倘或窗戶外頭有人聽見。不但是大笑話。還興許惹出大麻煩呢。玉姑給她這一說。登時清醒過來。睜開眼道。甚麼大笑話。大麻煩。亂七八糟。攪人睡覺。大成笑道。我還攪人睡覺哪。你剛纔作個甚麼夢。及早實話實說。好丫頭片子呀。昨天我說你動了春心。你還不愛聽。今天自己就把自己是個甚麼變的。滿對人說了。玉姑佯作不解道。你這都是那裡來的夢話。我怎麼了。你信口胡謔。大成道。你不用跟我打佯兒。剛纔是夢見了俞庭桂不是。你要是瞞着我不說。我也不問。等將來完了事。我把你送回家。見了你姊姊金姑。是你剛纔所說的話。我一字不落。滿都學給她聽。看你到那時候還有甚麼臉見人。玉姑遲疑道。我告訴你。你還往外說不說。大成道。你告訴我。是拿我當近人。我怎肯還往外說。讓你臉上磨不開。玉姑低笑道。我前天一宿手脚沒閒。昨天替俞庭桂打更。又沒好生睡。實在是累大發了。胡夢顛倒。好像在一所大樓房裡。看見你跟俞庭在一起說笑。俞庭桂稱呼你少奶奶。你就稱呼他少爺。那份兒親熱。簡直不用提

了。我看着又是羨慕。又是傷感。正想躲開你們。來個眼不見心不煩。正這麼個工夫。你發了話。叫着我的名子。帶罵帶說。臊丫頭片子。一點臉都不要。人家兩口子談天。有你甚麼事。站在人跟前討厭。你這一罵。我也火上來了。剛要跟你鬪口。俞庭柱站起來。朝我作了個揖。意思是替你賠不是。嘴裡可沒說甚麼。你更不高興了。說了句你們倆不用擠眉弄眼。安心招我生氣。躲開你們得啦。你說了這話。氣哼々跑出屋子。再找你連影子也沒了。我越想越味是滋味。把心一橫。已就是已就了。幹吧。拉往俞庭柱。叫他像待你的樣子待我。他張着嘴嘻嘻的笑。仍舊不說甚麼。我更急了。齊備了他兩句。他纔開言吐話。勸我別動氣。說忍人。不看人家笑話。少奶奶也許開麻瘋。我還要說話。忽然醒了。正聽見你大笑話。大麻煩。亂七八糟說呢。瞎。我這幾天氣精。弄得糊塗塗。作了這麼個怪夢。作夢原不要緊。別說夢話也好啊。可把人丟到家了。大成聽玉姑這樣說。唧唧地是不好意思。忙安慰道。人到累大發了。誰都不免箇夢顛倒。一個夢話罷啦。又沒給外人聽見。算不了一回事。不用臉上磨不癩。接着還是睡。養足了精神。等我明天唱完賣馬。收帳行裝。好奔蘇州。玉姑恨在大成懷內。微微答應。不多時。三人又朦朧睡去。次日晨起。大成想起昨夜之事。不由得朝着玉姑一笑。玉姑添時羞慚滿面。粉頸低垂。拉鞋大成衣襟吞吞吐吐道。你笑人幹麼。作夢還有准稿子呢。又不是真事。大成原想打趣玉姑兩句。見她羞成這樣。不忍再命她難堪。便將此事丟開。梳洗完畢。纔待商量吃早點心。只見窗外嗽了一聲。接着問道。宋客人起來了嗎。郭

兩匹馬的買主到了。在櫃房坐着哪。大成知是店掌櫃。忙走出屋門。說了句客氣話。隨同店掌櫃與買主接過頭。交易的結果。居然賣了二百五十兩銀子。當面付過。買主走後。大成取出那三十兩零頭。送給店掌櫃作爲謝禮。店掌櫃自然不肯收受。禁不住大成口齒伶俐。三推兩讓。銀子便到店掌櫃腰包裡去了。傍午飽餐一頓。問明行程。算清店帳。直向蘇州而來。五百多里地。不消幾天已經走到。下店之後。休息了一宿。大成向玉姑計議道。我常聽人說這真頭語。上言天堂。下有蘇杭。可見蘇州這地方是個名勝所在。咱們避兩天再辦正事好不好。玉姑看了大成一眼。微笑道。你倒自在得很哪。放着正事不辦。忽然想起遊逛來了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大約還是恐其俞家父子尋訪你。不願意早去南京。據我看你這是多思多慮。不用說俞家父子不一定尋訪不尋訪。縱然尋訪。咱們要不讓他們看見。也決計尋訪不着。你不必把這事放心上。等到到南京。果然有這信息。臨時我必有法子躲避。你得想這個。尋訪仇人跟尋訪仇人不一樣。仇人見不着。必然是用盡心思。千方百計的尋找。恩人不過是那麼回事。找得着固然好。找幾天沒有下落。慢慢就扔在脖子後頭了。這話並非是說俞家父子忘恩。自古以來。人情就是這樣。你不信往後再看。不應我這句話纒怪呢。大成道。你這話誠言不錯。我所說要避兩天。也有一番用意。一來是看看此地情形。二來也聽聽狗官名聲怎樣。玉姑搶着問道。你要知道他名聲怎樣作甚麼。如果他居官清正。莫非……玉姑說到非字。聲音怕低下去。接着又道。你那不共戴天之仇就不報了嗎。大成也悄聲道。並不是不報。他果然居官清正。愛

民如子。當地老百姓自然要感念他的好處。我們將來下手除治他的時候。必須格外多加小心。他要是個胥官。苛虐商民。吳縣閣縣的人自然是恨之入骨。我們與他爲難。雖然也要嚴密。可就省心多多了。你想我這話對不對。玉姑道。只要與正事有益處。遊逛也無妨。那麼咱們吃過飯就去逛嗎。你自己去吧。我看守行李。大成道。我願意倆人一齊去。一邊逛景。一邊談景。格外有意思。我自己去。走不多遠。准得膩煩。心裡再惦记着你。更不願意走路了。玉姑笑道。照你這個說法。還一時一刻離不開我了吧。果真有這樣子。那可不好。咱們從這裡到南京。再從南京回來。據我料估着。由今天算起。頂多不過半個月。大事辦完之後。連送我回家的日子都算上。說一個月吧。一月後咱們不就得分手了嗎。你若是離不開我。將來可怎麼辦。大成聞言。登時花容失色。兩行痛淚。如同斷線珍珠般。撲簌簌落個不止。一扭身軀。倒在牀上。嗚咽得發出了聲。玉姑見此神情。不由得也是悲從中來。撲上前用力將大成抱住。語音斷斷續續道。妹……：你別傷心。我無非是那麼句話。誰想回家呢。告訴你吧。我早把主意拿定了。今生今世。永遠不離開你。你出嫁我跟你共事一人。你不出嫁。我跟你守一輩子。你到那裡。我跟你到那裡。如果我爹不應允。我就苦苦哀求。求再不行。我那不死呢。也不能跟你片刻分離。我這都是出自肺腑的真話。好妹……。你信了吧。別傷心了。大成抽……搭……道。你那裡曉得我心裡的難受。歡進亂跳一個兄弟。因爲急於報仇。學輕功生生累死了。他如其不死。現今不也是老高老大了嗎。這要是跟咱們地一起。走南京。到蘇州。你想想夠多

麼有意思。將來手刃仇人。夠多麼痛快。他不幸短命。撇下我孤苦零仃。你呢。倘若是個男子。再不。我是個男子。也還好辦哪。偏偏都是女兒。我。孤身一人。倒還可以自己作主。你……瞎。大成說到瞎字。哭聲越發高了。玉姑忙道。你別儘着往窄道裡想啊。這是店不是自己的家。這樣放聲大哭。給店裡人聽見。不是大笑話嗎。果然惹人笑話。還不要緊。如若驚動他們。跑過來七嘴八舌頭一問。你看夠有多少麻煩。住聲住聲。擦把臉。我跟你出去遊逛。大成此時。悲痛已極。雖經玉姑勸慰。如何能止住哀感。不過聲音卻低了下去。玉姑見勸她不住。只好陪着啼哭。淚眼相對。足有兩個多鐘頭。店夥隔簾詢問飯不開。在這語聲中。纔把愁雲吹散。大成口乾喉暗。話都說不出來了。玉姑回答店夥。午飯不吃了。店夥去後。二人拭乾眼淚。相視多時。玉姑忽然笑道。咱們兩個人剛纔這是怎麼一回。說得好好的話。不成了瘋魔啦嗎。手低下要有鏡子。你照一照。眼泡都腫成桃兒了。大成想要說話。乾張嘴發不出音來。玉姑下地倒了一杯茶。送到她唇邊。大成吃下去。又停了一刻。纔長嘆道。我命真苦啊。還不如死了呢。玉姑見她猶有餘痛。曉得勸解是不成功的。非想個特別法子不可。因正色道。你說命苦。生不如死。是將來死啊。還是願意馬上就死。大成道。我所遇的事太叫我傷心了。恨不能立時刻就死。並且復後悔當初不死。玉姑道。嘔。你願意馬上死。因為命苦。不是我說話嘴直。你這人太不知足。心地尤其糊塗。要是依我評論。你的命不單不苦。並且可以說天底下最有福氣的一個人。你平下心往前想一想。自從二老含冤之後。撫養你的是

義僕張伯伯。教導你的自然是大俠客宋逸倫老先生了。我這位太老師。你們雖未識識嗎。大成道。這不是明知故問嗎。我怎樣拜老師學武藝。早就跟你談過。莫若忘記了。玉姑道。我倒沒忘。聽你說話太不貼題。想你自己必是忘了。你肯先隱姓埋名藏在家裡。同我太老師非親非故。又沒有朋友引見。怎那裏巧。張伯伯上街買東西。就有個不顧人性命的馬車把他給撞倒了。又怎那裏巧。正給我太老師遇上。你們師徒備這福當兒彼此相識了。到如今你纔能有這一身武藝。替二老報仇。這錯非有福氣。能赶上這樣的巧機會嗎。你有福自己不知道。可命苦命苦的聽說。是心地糊塗不是。大成道。我所說命苦。是孤身一人。無依無靠。拜老師習武這件事。果然是有福氣纔能赶上巧機會啊。玉姑道。孤身一人。無依無靠。是在當初。從今往後。就不能說這話了。除非你自己不要有依靠。那還設想甚麼呢。要攔着我這脾氣。既然遇見了一個才貌雙全的前庭桂。不管怎樣也不能撒手。大成微笑道。你大約是着了前庭桂的魔了。不論甚麼時候。也不論談甚麼話。左歸右歸。總得把前庭桂拉上。纔算心裡痛快。瞎。你可怎麼好。玉姑道。愛怎麼好就怎麼好吧。橫豎把你逗笑了完事。咱們可是這話。既然笑了。可就不許再哭了。歇一會吃過飯。咱倆到街上逛去。大成無言。玉姑又東拉西扯自說自笑。鬧了一陣。大成果然解去愁顏。二人飯罷。到店外遊玩了半日。晚間睡下。大成又與玉姑悄悄計議道。在街逛了多半一天。也沒聽見誰談論狗官。你猜一猜他在這吳縣是好是壞。玉姑道。這還用猜。我敢保是個賊官。半點舛錯沒有。大成道。你怎麼得這靈清楚。莫辨從旁

聽見甚麼話啦嗎。玉姑道。咱們倆始終沒離開。我要是聽見甚麼。你自然也聽見了。我這是從理上斷出來的。果然他居官清正。商民們感恩戴德。定准要掛在嘴邊上。說說道。你看是熱鬧地方。人來人往。絕口不談縣太爺的事。那就可想而知他爲官如何了。你說是不是。大成道你看的倒也有理。那麼如今怎樣辦呢。我打算三更人靜。到縣衙門去探探道。玉姑道。幾時去。今天嗎。大成道。自然是今天。一個人作事。說幹就幹。不用三心二意。玉姑道。也好。天還早得很。咱們先養養神。可別睡着了。大成道。心裡有事。怎睡得着。要不。咱們談天吧。玉姑道。不。別談天。像白天是的。隨口搭言幾句話。兩個人哭了一對兒。那够着多麼糟糕。大成微笑。躺了一刻。又坐起來。玉姑問道。幹麼。你想這就去嗎。剛交二更。時候還早。大成道。我躺着心裡直起急。那邊屋裡賭錢呢。咱們偷偷去站在窗戶外頭看個熱鬧。玉姑笑道。看賭錢有甚麼意思。還不如躺着舒服呢。你心裡起急。早點去也可以。省得人靜了。走到裡邊。蒙頭轉向。甚麼也探聽不出來。大成連聲稱是。二人結束停當。玉姑道。從後窗戶出去吧。走屋門麻煩。大成依言。推開窗戶。細看外邊。並無一人。同玉姑先後躍出窗外。越牆來到街上。穿過幾條小巷。已是縣衙臨近。玉姑道。咱們從甚麼地方進去呢。走大門嗎。我想頭一樣要知道的。是狗官睡的房子。不曉得他是住內宅。是在簽押房。大成道。我們從後牆進去得啦。狗官睡的地方。據我想准在內宅。咱們進去之後。先到內宅看看東靜再說。玉姑道。設若有護院的鐘師傳。看見咱們。是跟他搭話。還是交手。大成道。也不要

搭話。也不交手。躲開完事。咱們這騎來。所爲探道。並非除脫狗官。何必找麻煩。給狗官有了防備。往下就不好辦了。玉姑道。既然給人家看見。就未必能躲得開。搭話也不相宜。索性交手得啦。大成道。到了裡邊。看事作事。不要先議論。白耽誤工夫。瞧。前面不就是縣衙門嗎。趕緊拿定主意。是走前邊。還是走後邊。玉姑道。我願意走前邊。大堂二堂。一層一層的進去。順舒得多。大成笑道。你的講究還不少呢。那鑿咱們就走前邊得啦。二人一問一答。已至縣衙門口。只見裡面人來人往。彷彿全還沒睡。大成止步。低聲道。二更多了。怎麼還有這許多人。莫非今天辦甚麼事嗎。這倒也不錯。容易探聽情形。說時。身軀一縱。上了圍牆。玉姑也緊緊相隨。越過大堂屋脊。隱々聽見哀苦聲音。玉姑道。原來是坐夜堂呢。你聽。在這東邊院裡。咱們快去看。大成不再搭話。兩人連竄帶縱。到了一個所在。果然是縣官正在坐堂。只見公案棹前跪着兩三個人。有男有女。縣官喝問道。李四。你還不說實話嗎。李王氏已經招認了。你說了實話。本縣自有番恩典。從輕定罪。跪在公案棹前的一個男子道。這件事實在是李長有誣賴人。大老爺想情。李王氏是小人孀母。姪子能跟孀母作那事嗎。小人雖然糊塗。也念過幾年書。人倫王法。不能說是不懂。求大老爺恩典。追問李長有爲甚麼誣告吧。縣官把驚堂木狠狠一拍道。混帳。李王氏自己招認跟你有姦。你還敢胡言亂語。不說實話。李長有是你胞兄。胞弟犯了逆倫重罪。胞兄臉上有光彩嗎。如果你沒這事。他願意丟臉不能見人嗎。我知道。你是跟李王氏一樣。非動刑不招。說時。又一拍驚堂木。喝道。打

他二百板子。衆差役噉噉。登時把李四架到屋外。拖翻重責起來。大成向玉姑道。這縣官自然是吳友德了。他問案爲甚麼不坐堂。要在這跨院閒屋子裡。玉姑道。這是花廳。知縣遇上要緊案子。連夜熬審。多半都是在花廳裡問。你看差役們真狠。十幾板子。就把李四大腿給打破了。到底這件事。他也不是冤不冤。大成道。我想有九成九他冤。那句話說得很有道理。姪子怎能跟嬸母作那事。咱們不用儘着看了。到內宅繞個灣。回店得啦。玉姑道。吳友德睡的屋子。咱們還不知道哪。我打算等他退了堂。暗地裡跟着他。看個水落石出再回店。大成道。你不曉得。我見了他就有氣。恨不能立時刻一刀殺死。恐其工夫久了。氣忍不住。莫若到內宅看個大概。走了妥當。將來治死他的法子我已經想好了。就等坐夜堂的時候。遠遠賞他一鏢。豈不簡截脆快。所以現時。我倒不一定要知道他在那屋睡。玉故笑道。你這法子笨得厲害。夜堂不能天天坐。趕上有案子。自然不說了。要是沒人打官司。興許十天半月不坐堂。比方咱們二次再來。要想治死他了。可巧在那幾天裡不坐堂。咱們還能儘着等嗎。大成道。那裡能有這麼巧。走吧。我真不願意再看了。你沒見李四那兩條大腿。肉皮全打飛了嗎。有多麼可慘。玉故依言。隨着她在縣衙各處走了一遍。轉回店中。次日晨起。大成道。我想打聽打聽李四跟李王氏這回事。如其李四不冤。那是罪有應得。設若真是李長有誣告。我要救他一救。你看好不好。玉姑道。好是好。到甚麼地方去打聽呢。大成笑道。這容易得很。等我把店裡夥計喊來。他們就許曉得。玉姑道。冒猛子問夥計這話合式嗎。大成道。問有問法呀。你

等着聽吧。說時。真個把店夥瞞到。先叫他去沏了一壺茶。隨後問道。我跟你打聽一件事。我們前兩天在半路上。聽人傳說。你們這裡的縣太爺是位清官。愛民如子。百姓有甚麼冤枉。只要告到案下。當時就坐堂。傳齊兩造。不用三推六問。只要兩造各人把各人的話說完。立時刻就能斷出是非曲直。還是不受人情。不怕勢力。有理的那不是個要飯花子呢。也可以打贏官司。沒理的憑你有萬貫家財。薰天勢焰。也叫作白饒。照樣得按律定罪。真是個清如水明如鏡的好官。你們這位縣太爺果然是這樣嗎。店夥道。不錯是這樣子。客人打聽這個。跟我們吳大老爺是朋友嗎。大成笑道。我要是跟當地縣定沾親帶故。又不在你們店裡兩三天兩三天住着。我們是從南京來。打算到上海去。因為有個伴兒還沒來到。臨分手時候。叫我們在蘇州等。所以在你們店裡就耽擱下了。昨天晚上我們大奶奶說。這位縣官聽斷如神。自古少有。想要去看看過堂。一來是瞧熱鬧。二來是見識見識這位清官的品貌。怎麼他聽兩造說一遍話。就能斷出誰是誰非。難道他是三國上龐統再世嗎。我說聽景不如看景。別瞧道路傳言是這麼說。究竟怎樣。簡直不敢一定。再說。一個女人家。拋頭露面。也不非輕易。跑到衙門。人家再不讓進去。這是一個無趣。沒人攔。進去了。這位太爺問案。滿不是那麼件事。白拋頭露面一回。又是一個無趣。莫若打聽打聽再去吧。撒謊瞞不了當鄉人。是真是假。一問這店的夥計們。准能知道底細。夥計你貴姓。店夥笑道。不敢。我叫王阿三。大成道。王夥計。我看你是個誠實無比的人。你們這位縣太爺。真是活神仙嗎。阿三始而見大成稱贊吳友德清

如水明如鏡。本就鼈着一肚子話。皆因不知大成的來歷。不敢亂說。既而曉得是個過路客。並不與縣官沾親帶故。而且又受了一句誠實無比的恭維。高興萬分。肚裡的話。再想鼈也鼈不住了。鼻子裡一聲冷笑道。客人這話是從那裡聽來的。說這話的是甚麼人。大成道。我歷來上路。每逢下店之後。要是天早。身上不覺着累。總愛找人談天。還有我們大奶奶。也最愛聽人講個故事。一店裡同住的客人。素不相識。我又帶着家眷。自然不好往屋裡讓了。所以都是把店裡夥計找到屋裡說話。甚麼各處的笑話啦。本地的景緻啦。東拉西扯。談一陣子。前天晚上我們下了店。那位夥計跟我倒很對勁。我是愛聽。他也愛說。他告訴我他叫張三。外號快嘴張。你們縣太爺這些話。就是快嘴張對我說的。怎麼。說的不對嗎。阿三道。大約這快嘴張。必然得過我們縣太爺的好處。不然。不能屈着心說話。客人看我誠實無比。我想你也不是個走嘴的人。今天店裡又忙。我把我們這位縣太爺的德政說一說。也就可以明白說他好的人屈心不屈心了。阿三說至此處。將門簾掀起對院中看了看。又退回來低聲道。我們縣太爺也有個外號哪。他官印不是叫吳友德嗎。這裡的商民百姓在背地後叫他無有德。再不就是無德。客人想想。一個人沒有德行。還能好得了。大成笑了笑。阿三畧作尋思。笑道。說起他那沒德行。事情實在太多了。三天三宿。也未必能說得完。你剛纔不是說他清如水明如鏡。聽斷如神嗎。我就拿眼下一件案子作個開場書吧。我們這西鄉有一家大戶姓李。人丁很是不小。可都分居另過。單說一個叫李文林的。他家裡很富足。有一百五十多畝水田。娶個

媳婦。甚是美貌。乳名叫阿利。要講這阿利。真是書上有話。艷如桃李。凜如冰霜。別看一個美貌佳人。卻是三貞九烈。大成聽到這裡。望着玉姑微微一笑。她笑的意思是。無巧不成書。正想打聽李四跟李王氏這回事。店夥居然就提這事。玉姑會意。也抿嘴微笑。阿三卻莫明其妙。認爲把文話用錯了。因笑道。客人別笑話我。粗人。沒念過甚麼書。全仗着耳性好。聽見讀書的老夫子們說個轉文的字眼。當時就記下了。話趕話。用這麼一句兩句。可以不定對不對。日久天長。成了毛病。心裡想不說。嘴裡不禁不由就帶出來。也短不了有人笑話。可是總改不掉。大成道。你這幾句話。用得恰當。我們笑。是笑你一個店裡的幫工。居然能夠出口成章。實在難得。阿三見客人再度恭維。越法得意。很奮興的道。客人不曉得。我在八九歲上。也很用過苦心念書。學房先生是個文童。年紀有六十多歲。考了三十多回秀才。文才好得很哪。因爲他愛吃活鯉魚。造了孽。到老也沒把秀才掙到手裡。大成見阿三指手畫脚。外行話說得非常起勁。甚是好笑。因道。咱們不提念書了。你還是接着說那開場書吧。阿三道。客人愛聽我說小媳婦的故事嗎。這可多得很。等我先把李家這件事說完。還有許許多多好故事哪。大成聽他絮話連牽。不說正文。怕他儘着往下麻煩。忙笑道。很好很好。先說李家吧。阿三嗽了一聲。嘆道。別看阿利美貌。卻是福薄。嫁了李文林整整六年。連個孩子毛兒都沒見。今年秋天。李文林得了一場瘋病。藥吃得不對敷。撇下媳婦。找閻王老子去了。阿利無兒無女。守着這麼一片家業。可怎樣辦呢。自然得過繼兒子嘍。李文林的堂兄李文秀。有

四個兒子。最屬第四個兒子李長祿有出息。政屬大兒子李長有可恨。陰毒損壞甚麼不是人的事都幹得出來。他叔叔一死。撇下一百多畝好地。還有個年青美貌的媳婦。他就不安好心了。想着連產業帶人。一齊都攏到手裡。阿利的意思。是要過繼李長祿。因為他既有出息。也二十來歲了。承繼過來。可以支撐門戶。李長有存了懷心。怎肯讓阿利這麼辦呢。就託出人來跟阿利說。李長祿人性不好。並且荒唐。設若把他當了過繼兒子。產業就算完啦。不如過繼李長有的兒子。給死鬼當孫子。雖說是隔輩人。可是孩子還小。再有他父親照管着。准可以承家守業。阿利素來知道李長有不是東西。那裡肯引賊進門。所以就幾句話回復絕了。說是要過繼孫子。不能過繼孫子。況且李長有是長房長子。他兒子是長孫。道理上也說不下去。李長有聽見阿利不答應。氣恨極了。一計不成。又生二計。先是從中打波瀾。不讓阿利辦過繼。後來又勾串縣衙門裡的簽稿二爺。花上錢買通縣官。他就一張呈子告到衙門。說李四逆倫。跟阿利有姦。阿利戀姦情熱。想把李四當過繼兒子。所爲遮掩外人的耳目。吳友德收了李大的錢。接到呈子。立時刻飛籤火票。把阿利李四傳到當堂。究問姦情。阿利本沒有這回事。又是一生一世的名節。怎能招認呢。不招就動刑。可憐一個年青青的小寡婦。那裡禁得住非刑拷問。當時就屈打承招。接着又問李四。也是板子棍子一齊來。李四是個文弱書生。自然也不能熬刑。這一個姦情就算着實了。我聽人傳說。李大這場官司。花了三百多兩呢。吳友德落了二百。清如水明如鏡就是這樣。客人你聽聽。說話的人屈心不屈心。大成恨道。這麼一說。吳

友德是個駐官哪。還有件事我明白。李大爲一口氣。花了這許多錢。不合算啊。阿三道。怎麼不合算。李文林無兒無女。阿利又犯了七出之條。他這一房不就算沒人了嗎。李大又是近派。將來李文林的產業。還能逃得出他的手心去。不用再說旁的。光是那一百五十多畝水田。就值一千多兩銀子。他花個三百四百。算回甚麼事。吳友德自從到了我們這裡。所作的壞事。簡直說不成了。他不但貪財。並且好色。因爲這色字。曾經逼出兩條人命。你說該死不該死。玉姑道。怎麼還有人命嗎。這可太沒王法了。阿三道。大奶奶。你當是兩條人命多嗎。告訴你吧。這一年多。他逼出來的人命。十條也不止了。按說他一個首縣。就在知府眼皮子底下。敢這麼胡作非爲。目無王法。知府能不知道嗎。無如他的來頭大。知府乾生氣不敢動他一動。只好裝聾裝瞎。接了喊冤的呈子。一概不理。所以這些被害的人。也就有冤無處訴了。玉姑道。他一個小小縣官。能有甚麼大來頭。據我猜想。必是你們這蘇州府知府。也是個駐官。兩人賍到一處來了。黎民百姓自然要遭殃啦。阿三搖頭道。不不不。我們這位知府劉大人。可是一位愛民如子的好官哪。就是胆子太小了。是人都不敢得罪。卻也難怪他胆小。聽說是個窮念書的出身。中過進士之後。又當了十好幾年的窮京官。債主子堆滿門。放下知府來。動不了身。有個帶肚兒的二爺。替他拿錢還的賬。到現在他還沒把二爺的債了清呢。怎敢得罪人。悞了自己的前程。玉姑道。甚麼是帶肚兒的二爺。這話新鮮的很。我從來沒聽見過。阿三道。窮官放了外任。欠債走不動。單有一種靠長安路吃飯的人。這長安路怎麼講。大奶奶

懂嗎。玉姑搖搖頭。阿三道。伺候老爺的底下人。叫作二爺。老爺有錢。二爺也有錢。老爺沒錢。二爺可以辭事另投新主。所以只許老爺受窮。二爺們卻挨不了餓。這碗伺候人的飯。長長遠遠是平安的。故此這條道路就叫作長安路。是靠長安路吃飯的人。差不多都有幾個錢。即便自己沒錢。也有地方去弄。一個外任官。掛出牌來。要是沒錢動身上任。就可以找個有錢的二爺。借二爺的錢。了賬啊。作盤費啊。等到了任。有了進項再還。這類有錢的二爺。就叫作帶肚兒的二爺。大成道。他既然把個眼主子養活在衙門裡。一切的事。不得受眼主子挾制嗎。老爺要是叫二爺挾制住。官還能作得好嗎。你說你們這知府愛民如子。我不敢相信。並非不信他不愛民。皆因有這樣一個二爺。老爺作官縱然爲名。二爺伺候官卻是爲利。奴才既是挾制主人。必定惟利是圖。還肯顧主人的官聲。阿三道。客人這話。說的很在理。不過。我們這知府大人用的這二爺。也是個極明白道理的人。他常常對人說。老爺官作得好。下邊人們纔能掙錢。要是瞞着老爺。在外頭胡稿亂稿。把老爺的官給稿掉了。不單額外弄不到錢。連自己墊的錢也不用打算收回去了。那是自己害自己。明白人決不幹那愚事。大成點點頭。問道。你說吳友德來頭大。他是個甚麼來頭呢。阿三道。提起他這靠山。可大大有名。在我們江蘇省裡。真得說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這麼一個角色。你猜是誰。就是現任巡撫孫則李孫大人。玉姑道。巡撫不是全省的頭一位大官嗎。你怎說一人之下。這一個人又是誰。大成不等阿三答言。搶着笑道。你連這個都不知道。巡撫上頭不是還有個總督嗎。阿三。你說的吳友德

這段故事很有意思。去買一斤酒來。我喝幾杯。下剩的請你。阿三聽說給酒吃。更喜得不知所云了。阿開大嘴。哈哈笑道。隨便講個故事。也要賞酒吃嗎。你這位爺待人真好。無怪店裡的夥計。都愛給你說笑話聽。大成不再言。取出一塊銀子遞給阿三道。把這銀子拿了去。存在櫃上。買酒買菜。就從這錢裡用。我們走的時候一總清算。阿三雙手接過。掂了掂道。這銀子有六七兩哪。何必在櫃上存這許多錢。請收起來。買甚麼東西。我先墊上得啦。大成打個哈哈道。我是住店的客人。不是新掛牌的老爺。你拿出錢來給我墊。這不成了帶肚兒的夥計了嗎。大成這句戲言。招得玉姑阿三齊聲大笑。阿三又往大成身旁湊了湊。歛起笑容。低聲道。爺台不知道。我們這掌櫃的人品很不好。專愛賭錢。把這麼多銀子存到他手裡。好有一比。肉包子打狗。有去無回。你老人家存錢。所爲買東西方便。可不知道他把錢拿了去。馬上就進賭局。手氣好。錢完的還稍微慢一點。要是趕上倒霉。你老人家一頓酒還沒吃完。六七兩銀子早到人家口袋裡了。爲自己方便。歸齊反找了瞥拗。那又何必呢。大成道。既是這樣。那麼就把銀子存在你手裡吧。阿三擠出一臉笑容道。存在我手裡。也未必靠得住吧。我要是昧了良心。瞪眼跟爺台不認賬。可該怎麼辦。大成笑道。我相信你誠實無比。決不於昧良心。快去打酒買菜吧。天已經晌午。也該吃飯了。阿三高興非常。收起銀子。匆匆走去。玉姑道。你幹麼一定要把錢存在他手裡。我看這人賊鬼溜滑。也不是個東西。就拿一件事說吧。在你沒說給他酒吃的時候。稱呼你客人。一聽說酒。又見了銀子。馬上改嘴。稱呼爺台。老人

家。客人兩個字。絕口不提了。從這上看。誰知他不誠實。大成道。車船店脚牙。可都是這樣。客人有錢。他就敬奉。沒錢。就瞧不起。他們這類人。還值得一說。我給阿三酒吃。又叫他存着那錢。是另有用意。等一等你就知道我爲甚麼了。玉姑笑道。怨不得人說無巧不成書。咱們要打聽李四這回事。並沒說明。居然阿三就提他。怎會這麼巧呢。大成微笑無言。少時。阿三送上酒菜。大成玉姑畧飲幾杯。飯罷。阿三收拾杯盤。笑問道。這酒還不少哪。給你老人家收起來。下頓用吧。大成道。不不。你拿去喝吧。等吃完飯。要是有閒工夫。咱們還接着談故事。阿三連聲稱謝。去不多時。笑嘻嘻轉來。端着一把磁茶壺。放在棹上道。這是湖的上好龍井。我孝敬大少爺少奶奶的。大成道。謝謝。又叫你費心。這真是不該。阿三道。大少爺賞酒吃。我也應當有一份人心。怎說是不該。玉姑聽他又改稱大少爺。頗覺好笑。因道。這位夥計真和氣。見了客人。總是揀人愛聽的稱呼。你還不快去吃飯。阿三道。我飯吃過了。因爲後半天怕來新客人。有事。沒敢多喝酒。留着晚上消停了。再慢慢吃。大少爺還想聽故事。我再說說我們這位縣太爺好不好。剛纔我提他因爲好色。逼出兩條人命。這件事也很可聽呢。大成道。我先問你句話。李長有在西鄉甚麼地方住。你曉得嗎。阿三道。他老家是西鄉。可是他本人。卻在這城裡頭住。就離我們店不遠。出了店門口往東去。走不到半里路。有一所新樓房。就是他的住家。大成道。他在城裡頭還有事業嗎。阿三道。有啊。不過。他作的事業不替高人。是個大賭局。每天聚賭抽頭。來錢很是不少。聽人傳說。那一所新樓

房。就是從賭局裡掙出來的。大成道。他既是有錢。何必還謀奪寡婦孀子家產。作那傷天害理的事。阿三笑道。人跟錢還有仇嗎。自然是越多越不嫌多。可有一節。像他這樣陰毒損壞。將來定准不得好死。大成聽阿三說出這話。不由得心中一動。卻不說甚麼。阿三又道。大老爺知道吳友德逼死那兩條人命。是怎麼個原因。縣衙門裡有個禮房先生。也姓吳。叫吳世昌。老兩口子守着一個閨女。芳名叫作。阿招。生得極其窈窕嬌媚。吳友德聽他閨女長得標緻。很早就垂了涎。一日打發衙內公人。將吳世昌妻女傳了進去。硬說太太看見阿招模樣好。性情溫和。要留在內衙盤桓幾日。吳世昌媳婦一個女流之輩。怎敢拗他。即把女兒扔在衙內獨自回去。誰料阿招就在當天夜裡。給吳友德生踏踢了。並叫她稟明他的父母。要給縣老太爺作姨太太。大成聽了將頭一搖道。他當面說對面講。也可以呀。怎麼叫阿招自己出來問她父母呢。這不是一點臉都不給人留嗎。阿三道。縣太爺的威風。那裡還管別人臉不臉。可也還有一說。他糟蹋人的時候。阿招一起頭並沒依從。把他兩隻手抓破好幾塊。後來他雖然得了便宜。氣可是還沒出。所以纔這樣拾綴阿招。總算阿招機伶。沒整拗他。要不然。還興許吃了虧再饒上一頓打呢。大成道。隨後又怎樣呢。吳世昌答應沒答應。阿三道。吳世昌本不敢不答應。皆因阿招已經有了婆婆家。答應下來也是個麻煩。當時又氣又急。謾怨了媳婦幾句。怪他不應當帶阿招進去。既進去了。聽見服伺太太的話。也該回來商量商量。不能當時就把阿招留在宅裡。這全是他一個人的錯。如今鬧得進退兩難。及早想主意吧。吳世昌吵了一頓。推開飯

碗走了。大成道。吳世昌也太不對。這能說怨阿招她娘嗎。阿三道。人在氣頭子上。說話行事。原不能處處都有道理。不過。說怨完了。還應當想法子撕撻這件事纔對。甩手一走。把這難題扔給媳婦作。一個婦道人家。能有甚麼主意。故此吳世昌走後。他媳婦越想心越窄。一條繩子。懸梁自盡了。阿招也真算有氣性。看她娘拿繩子上吊。也不攔擋。也不喊人。就在她娘旁邊。一把菜刀。抹脖子死了。大成聞言。義憤填胸。喊個好字道。有志氣。死得痛快。這樣一來。省了她爹許多麻煩。雖然不能把吳友德怎樣。禮房差使總不至於開革了。阿三兩手亂搖道。大少爺。輕聲輕聲。忙又跑到屋門口。揭起簾子東張西望了一回。轉來笑道。幸虧院裡沒人。昨天那幾位過路客。早晨全走了。你老人家這麼大曬吳友德。要是給人聽見。亂子可是不小。大成笑道。何必怕成這樣。難道吳友德是個老虎嗎。阿三舌頭一伸道。他比老虎還厲害。老虎吃人。躲着走不給他看見。就可以沒事。這位活閻王。要想害起人來。躲都躲不了。玉姑插嘴道。你們別瞎發議論。快說吳世昌後來怎麼樣。阿三道。吳世昌推開飯碗賭氣出門。在朋友地方坐了一天。到底是放心不下。晚上回去。進門看見媳婦閨女都尋了無常。自然是恨上加恨。正盤算主意怎樣伸冤報仇。冷不防闖進來幾個如狼似虎的衙役。鐵鍊子嘩啦啦一抖。套到他脖子上。拉死狗是的拉到班房子裡。縣太爺當時坐了花廳。不問青紅皂白。就是五百毛竹大板。打得吳世昌爹媽亂叫。死去活來。打完了纔告訴他犯了死罪。問他有招沒招。玉姑道。這話我不懂。吳友德糟蹋了吳世昌的閨女。逼出兩條人命。怎麼反把哭主

鎖了去。並且說犯了死罪。阿三道。聽我細細說呀。阿招不是從內宅出來問那話嗎。吳友德坐在屋裡等信。直等到天傍黑。也沒有信息。派人出來傳吳世昌花廳回話。傳吳世昌的人看見出了人命。回去稟報。吳友德當時也怕的了不得。賊起飛智。想出這一個反打瓦的狠毒計。把賊硬栽在吳世昌身上。說他滅倫強姦親生女兒。因爲這個緣故。阿招母女纔羞忿自盡。大成道。這不行啊。憑他一面之詞。說吳世昌滅倫。有甚麼證據。就算他是縣官。人命也非同小可。這是要五路通詳的重案。小小知縣。能說甚麼就是甚麼嗎。阿三道。他有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一個硬靠山。怕甚麼五路通詳。藩台臬台全都跟撫台一鼻孔出氣。道台知府還能提到話下。況且他把吳世昌打了一頓。逼着招認滅倫。吳世昌老頭子也真有把子骨頭。隨你怎麼用刑。咬緊牙關死不肯招。吳友德問膩煩了。就把吳世昌搯了監牢獄。阿招母女的屍首。叫伴作驗了驗就掩埋了。兩條人命的重要。就這麼馬馬虎虎完了。直到如今。吳世昌仍然還在監裡。大成故意笑道。吳友德作事還是不乾淨。應當把吳世昌問成死罪。省得留着活口。早晚也是個大麻煩。阿三笑道。這有甚麼麻煩。他們作官的人。壞主意多得。早就有人說了。別看吳世昌能挺刑。不讓他逼出口供。眼下還在監牢獄裡活受罪。不定那一天。趕到節扣眼兒上。就得送了性命。哼。往後瞧吧。大成正待答言。只聽遠遠有人喊叫阿三。因道。外邊有買賣來了。喊你哪。還不快去。阿三脖子一扭道。來買賣。沒那個事。這是我們掌櫃的又要上賭局了。櫃房必然沒人。所以喊我出去。大老爺。晚上再談。你老人家愛聽故事。我

肚裡多得狠哪。大成微笑。阿三走後。玉姑怒罵道。好個傷天害理。混帳東西。碎屍萬段。都解不了我心頭之恨。大成揚手在腿上重重一拍道。是啊。你說現時該怎麼辦。我的肺都快氣炸了。玉姑道。要講處治他。可非得南京那件事作過去。然後纔能下手。現時不管怎樣也要忍這口氣。大成道。忍氣可以。我的意思。是想把吳世昌救出來。你想好不好。玉姑道。救他倒是應當。不過。怎樣救呢。到南京去找俞庭桂。叫他把吳世昌的冤枉稟明他們老太爺嗎。大成笑道。你這人真糟糕。怎麼總不能忘情於俞庭桂呢。照這樣下去。不是我跟你玩笑。怕不要得單思病哪。玉姑狠啐道。你少說屁話。再這樣我真急了。打算救吳世昌。他插在監牢獄裡。除了這麼辦。還能有第二個法子嗎。大成湊近玉姑身旁坐下。低聲道。我想夜入牢獄救出他來。周濟幾個錢。叫他遠走高飛。你幫我個忙。作這一件好事。可以不。玉姑也悄悄答道。這樣辦倒是簡便的多。不過。咱們不認識吳世昌。監裡許許多多囚犯。知道誰是他。大成道。這一層倒容易。無非得殺個人。我就因為要殺人。心裡犯躊躇。玉姑道。你想殺誰。多半是牢頭吧。大成道。對了。我殺他所為滅口。不然。他把我們的面貌口音年紀告訴狗官。可就妨礙大事了。玉姑道。你把吳世昌救出來。打算周濟他多少錢。既是遠走高飛。錢少了可不行啊。大成道。咱們把那兩匹馬錢都給了他。還不夠嗎。我剛纔想了。再住兩天。就告訴店裡等那個同伴總等不來。不多等了。咱們頭天離開這吳縣城。第二天再來下手。玉姑連連點頭道。你真心細。這麼辦妥當極了。那麼就一言爲定。准其後天走吧。大成稱是。又住

了兩天。這日晚間。告知阿三。明天起身去上海。阿三道。大老爺不是還等朋友哪嗎。怎麼人沒來就走。大成道。一連氣等了五六天。那人還不來。我們住在這裡。一點事沒有。太無味了。費心。我們走後。要是有人來找。你就告訴他。我們先到上海。在他說的那個客棧裡等。大成將話說畢。即與玉姑離開店房。匆匆出了吳縣城內。在一個客店裡面。足睡半日。耗至日影西移。起來又飽餐一頓收拾動身。黃昏時候。折回吳縣城。在預定的那個藏身之所歇下。候至三更。各人結束停當。竄房越脊。來至縣衙。大成道。咱們先到花廳。看看狗官坐堂沒坐。如其坐堂。只怕還不容易下手呢。玉姑道。不用看。我准知道沒坐堂。你聽這四下裡鴉沒雀靜。一點聲音沒有。那天咱們來。何嘗是這樣。大成嘴裡答應。卻是還不放心。各處巡視一回。果然寂靜非常。僅僅聽得梆鑼聲響。遠遠由牢獄中傳來。二人不再怠慢。奔到監獄牆外。大成忽然輕輕嘆了一聲。停住脚步。說了句糟糕透了。這可怎麼辦。登時蹙起雙眉。兩隻手搓個不止。玉姑驚問道。甚麼事啊。至於急成這樣。莫非你忽然問月……玉姑說到月字。忍不住嘖嘖一笑。大成道。人家急成這樣。她還嘻嘻的笑。也不是甚麼話。又要說又不說。我忽然問怎麼了。你知道嗎。知道就趕緊想個主意。不然。今天算是白來一踏。玉姑道。在這個地方。我有甚麼主意可想。你只好豁出去。糟塌一條褲子得啦。明天得工夫。換下來再洗。大成聽了這兩句話。纔明白她說那月字的意思。啞道。好糊塗。咱們在一起。是一天半天啦。我上月是甚麼時候見的那個。你不記得嗎。攏總還沒到半個月。怎會又見了。玉姑道。那

麼你倒是爲甚麼事急成這樣。大成道。我想咱們進去救吳世昌。看見的人必然不少。光把牢頭殺了。仍然不能露出形跡。學着作俠義英雄。原不怕人認識。不過。我現時的情形。與衆不同。實在不能露出形跡。這可該怎麼辦。玉姑道。既然因爲救人要殺人。那也不必論殺幾個。光殺牢頭不中用。把更夫再殺了還不行嗎。大成道。殺了更夫。還有那許多囚犯。咱們進去救吳世昌。旁邊的囚犯。那一個看不見。等明天狗官把旁的犯人提出去審問。他們自然是一五一十的說出來。這不是糟糕嗎。玉姑默然片時。笑道。有主意了。你見了那個得用布。現時還是用布。不必着急。我打扮你。玉姑這樣說着。伸手將大成頭上包的青縐紗包頭解開。從新包紮。連頭帶臉一齊裹住。僅僅露出眉眼。包紮完畢。端詳道。行了行了。模樣滿看不出來了。大成道。你也得這麼打扮呀。玉姑道。那是自然。因也紮裹了一回。大成心急。已經縱上牆頭。玉姑緊緊相隨。低頭向下看時。黑暗暗不見一人。二人輕輕躍下。順着牆根走了不遠。遇上更夫。大成一擺寶刀。竄至更夫面前。低聲喝道。站住。太爺有話問你。兩個更夫嚇得渾身顫抖。雙雙跑倒。齊喊饒命。玉姑也竄過來。用刀背在更夫頸項上釘了一下道。不許高聲。快說。牢頭在那間屋裡。更夫咳嗽嚙嚙伸手向一間大屋裡指道。他在那裡看犯人呢。大成向玉姑道。怎麼樣。滅口吧。玉姑應了一聲。手赴刀落。一顆人頭已是墮地。大成把那個更夫同時殺死。奔到那間大屋門口。朝裡望去。只見陰慘慘一盞油燈。照着一鋪土炕上許多囚犯。在當地一把破椅子上。坐着一個人。手握皮鞭。卻靠在椅背上好像睡去的樣子。大成知是

牢頭。更不怠慢。大踏步走到椅子前邊。那牢頭陡然驚醒。看見大成拿着明晃晃鋼刀。纔待喊曬。大成的刀背早在他肩頭上連釘了兩下。喝問道。那一個是禮房吳世昌。快指給我。牢頭不答。看那神情。似乎是要應敵。大成怎肯容情。擺刀朝他那右手腕只一削。巴掌大的肉皮掉了一塊。牢頭連連啞呀兩聲。纔叫道。吳世昌走出來。有人找你。只聽得一陣鐵鍊聲響。從土炕上爬下一人。年紀約在五十餘歲。手拷腳鐐。刑具俱全。大成問道。你是吳世昌嗎。那人微微答應。大成又道。到門外頭去。我有話問你。吳世昌剛攔要邁步要往外走。牢頭道。好漢爺有甚麼話。請在屋裡問吧。我沒奉到大老爺標票。不敢放他出去。大成道。你不敢放他。我偏要你放。行不行。牢頭搖頭道。殺了我也不能放。玉姑在旁怒道。你何必跟他費話。多擔攔工夫。送回他去得啦。大成揚刀一揮。牢頭身首分開。又向吳世昌道。我們特意來救你。赶快出去。吳世昌戰戰兢兢。走到屋外。大成將他手拷腳鐐。用刀剝開。吳世昌跪倒塵埃。連磕了五七個響頭。大成催道。快起來。這不是磕頭的時候。逃命要紧。說時。身軀向下一蹲道。快撲在我背脊上吧。吳世昌從地上爬起。真個在大成後背上一伏。大成回手抄住他的後腰。三竄兩縱。已經出了獄牆。玉姑隨在後邊。低聲道。你奔城牆去吧。我取了行李就來。大成應道。好。我在西門北邊城牆下等你。快回來。玉姑扭身。飛鳥般向前去了。欲知後事如何。請看下一章分解。

第四章 深仇終得報 小俠女締結良緣

上章書內面。說大成見玉姑去了。急忙跳出縣衙牆外。見着吳世昌問他道。你剛剛卸了刑具。手脚活動不活動。能走到西城根嗎。可是得快走。慢了不行。吳世昌道。能快走。好漢爺把我放下來吧。大成又一蹲身。吳世昌下了脊背。又待跪下磕頭。大成見他如此。急急言言。你這人太膽嚇了。我因爲你被屈含冤。激於義憤。將你救出逃生。疏會子頭。當得了甚麼。快走吧。倘或衙門裡發覺了。你走着就費事了。吳世昌唯唯。不敢多話。大成引着他來到約定地點。玉姑已然等在那裡。問道。你們走得真慢。怎麼這大工夫纔來。大成道。並非我們慢。是你走得太快了。那幾根繩子呢。玉姑遞給她道。我都接好了。四根併成一根。倒是不短。足以够用。大成攜帶繩子。爬上城牆。又把繩子扔下一根玉姑在吳世昌腰間緊緊繫住。拍了兩下掌。大成在上邊用力。將吳世昌拉上城頭。玉姑也爬上來。笑道。行了。我放心了。快下去吧。大成叫玉姑先行下城。然後把吳世縋到城外。自己也走下來。問道。吳老先生。你離開此地。有藏身之處沒有。吳世昌道。我有個親戚在鎮江。可以去投奔他。大成道。你鎮江這個親戚。衙門裡有人知道沒有。吳世昌道。你老人家說的是吳縣衙門嗎。我携家帶口。在這裡當差多年。我的親戚。衙門裡人人曉得。大成道。衙門裡有人曉得。那萬不能行。還得另想旁的地方。吳世昌道。我在四十歲以後。一心好佛。各廟裡的和尙認識不少。虎邱山上有個觀音院。

那裡的方丈淨修。我們很說得來。這事衙門裡沒人知道。要不。我躲到觀音院去吧。他那裡地方很大。僧侶也多。我如今妻女已死。孤身一人。毫無掛碍。到了廟裡。我打算拜淨修爲師。落髮修行。了此殘年得啦。大成點頭道。這倒是個辦法。你就拿定主意。投奔觀音院就是了。玉姑站在旁邊。拉了大成一把。低聲道。那錢怎麼樣。我預備出來了。大成道。送給他吧。我們留在身邊無用。倒添了許多累贅。玉姑從行囊中取出四封銀子。大成向吳世昌道。我們這裡有一筆錢。是無主之物。當日帶在身邊。就是爲周濟人。總沒遇上機會。所以現時還全數存在手裡。你剛從獄裡出來。身上一文沒有。最要緊的是把這身破衣裳換下來。免得扎眼。就是將來到了觀音院。也得用錢。這是二百銀子。送你慢慢花吧。吳世昌聞言。又屈膝跪下叩頭道。好漢爺救了我的性命。已經是恩重如山。無可答報。再要周濟這許多錢。那更是逾格鴻施。我無論如何。也不敢領。請好漢爺收回。我就此告辭逃命。吳世昌說到這裡。又磕了幾個響頭。站起來掉臉便走。大成搶步攔住他的去路。正色道。吳老先生。你不可以如此固執。聽我告訴你。我們在外邊作事。向來是非義不取。非義不與。送給你這筆錢。准知道你有這些錢的用項。不但沒敷餘。簡直不敢說夠。這話怎麼講呢。一個人活在世界上。最要緊的是吃穿兩個字。你從前在衙門當差。別管掙錢多少。吃穿總得說能以顧住。如今從監牢獄逃出來。要衣無衣。要食無食。手裡再沒有幾個錢。難道去當乞丐嗎。你要明白。投奔朋友。吃人穿人。決計不是長事。即便交情靠得住。能够長吃長穿。那不也就是乞丐之流嗎。我們

既是從虎口裡救出你來。自然要把你安置的妥妥當當。不能叫你挨凍挨餓。還有一說。你只要再退十五年。雖不年青。力氣還壯。那又是一個說法。像你這風燭殘年。再去謀衣食。實在不容易了。既不容易。就不能不預先想法子。你估摸估摸。這二百銀子多不多。應當有不應當有。我送給你合乎道理。你收下也並非出乎道理之外。那麼非義取與。全說不上。你還固執甚麼。吳世昌道。這些話你老人家倒是說得徧周到。不過。憑空受這比天還高地還厚的大恩。可一而不可再。已經救了命。還要收人錢。這不太難了嗎。所以無論如何。一定要求你老人家原諒。把這錢收回吧。如其必不肯收。我有個變通辦法。這不是四封銀子嗎。我領一封就是了。大成哈哈笑道。你這人真想不開。一封也是要。四封也是要。何必作這半推半就的怪樣子。叫人瞧着肉麻。快不要麻煩了。趕緊把這銀子帶在身上。投奔虎邱山吧。這是吳縣城外。還危險的很。大成說到這裡。把四封銀子抓在兩隻手內。連說快着快着。我們還有正事。不能爲你多耽擱工夫。吳世昌被大成連勸帶說。只得接過銀包道。我受好漢爺兩重恩典。這倒不能光禿幾個頭就算完事。求你老人家把尊姓大名賞給我。等到了觀音院。找安安身之處。另外再想報答法子得啦。大成笑道。我不是施恩望報的人。你不必問我姓名趕快走吧。吳世昌撲通一聲跪在地上道。你老人家若不把姓名賞給我。我情願跪在這裡不動。等着衙門來抓。決不自己起來。他這樣說時。兩行眼淚落了下來。玉姑道。你就告訴他得啦。儘着麻煩。彼此全得耽擱工夫。大成低聲道。我沒名沒姓。可告訴他個甚麼呢。玉姑道。像不肯告

訴。等我替你說。吳老先生。她叫白玫瑰。你要怎樣報答。就把白玫瑰三個字記住了就行啦。吳世昌道。是梅花之梅富貴之貴不是。大成道。也是也不是。你不必多問了。橫豎白玫瑰就是我的名姓。吳世昌把白玫瑰三個字。連念了四五遍。又磕了幾個響頭。纔爬起來。誰知就在這一剎那間。兩個救命的恩人踪跡不見。四下尋覓。那裡有半點影子。料到這是會飛檐走壁的人。因為怕再耽擱工夫。不辭而別了。只得望着空中點了幾點頭。痛哭失聲。直奔向虎邱山大路而去。且說大成見吳世昌嘴裡念念叨叨。又伏地叩頭。忙拉了玉姑一把。低聲說了個走字。玉姑會意。二人攜起行李。脚下墊勁。輕輕一縱。竄到吳世昌背後。找個隱身所在。先藏起來。吳世昌尋覓不着。痛哭而去。玉姑嘆道。這個老頭子也真可憐。我們應當暗中送他一程。省得再讓狗官拿住。大成道。我聽說虎邱山離這裡不遠。狗官發覺了這事。必然先從城裡搜起。有這個工夫。吳世昌早到觀音院了。用不着送。赶快奔南京吧。我現時報仇的心。急如火燒。恨不能立時刻手刃孫則李。鏢打吳友德。縱然不能把他們的狼心狗肺挖出來。祭奠我那苦命爹娘的陰靈。然而大仇已復。買一副香燭。跑到漫荒野地裡點起來。望着陽曲左雲兩嶽幾個頭。我那爹娘。九泉之下果然有知。也必然非常高興呢。大成說時。淚如雨下。玉姑見她哭得哀痛。也不由得陪了許多眼淚。她倆從吳縣起身。沿路不再耽延。這日來到金陵城。找個酒店住下。休息一天。大成與玉姑計議道。到是到了。咱們怎樣行事呢。玉姑道。這沒有第二個法子。就是先去躡道。等把道躡好。進去就殺。殺完就走。大成道。話是不錯呀

。撫台衙門非比等閒。光是跣道。就很費事。玉姑道。這費甚麼事。還不跟吳縣一樣。別看巡撫衙門地方大。縱然有千門萬戶。燕子總飛得到吧。只要燕子能到。咱們就得到了。你不用猶疑。今天夜裡就去。即便費事。有三天工夫足以夠了。只要把裡邊的情形看清楚。孫則李的腦袋。還不跟在咱們手心裡一樣嗎。作大事的人總得有十足的勇氣。事情還沒辦。先自倏起來。那還能行。大成奮然道。有理。咱們今天晚上去。計議已定。到了二更以後。大成玉姑俱各結束停當。怎樣竄房越脊。不必贅述。展眼之間。來到巡撫衙門。大成道。這咱們可得從後邊進去。你看前邊雖然是大門緊閉。保不住門裡頭有兵丁值更守護。不要打草驚蛇。玉姑點頭。二人順着圍牆。直奔後街。來到一個所在。看見牆內黑壓壓一片樹林。玉姑道。你瞧。這樹林子對面。有幾處樓台。大約必是花園。咱們從這裡進去吧。大成不言語。從兜肚內取出一塊石子往下一拋。傾耳細聽。並無別樣動靜。湧身向下一縱。腳踏實地。玉姑也隨着縱下去。穿過樹林。走到一座樓下。仰望樓窗。有兩間屋子透出燈光。卻不十分明亮。大成道。你看這樓上既然有燈。必定住人。咱們何不上去瞧瞧。玉姑道。我也正這麼想呢。看看住的是甚麼人。容易下手。不妨闖進去把他網上。細細問明衙門裡的情形。一不作二不休。設若咱們來這一蹣。能把大事辦了。那纔真是意外之喜呢。大成笑道。那裡能有這麼痛快的事。咱們既然走到這裡。自然要上去瞧瞧。網上他問衙門情形。決不可辦。你千萬別冒昧。玉姑無言。二人輕輕上來樓梯。剛走到樓上前廊。忽然燈光熄滅。大成急忙止步。拉了玉姑一把。

。悄聲道。不好。碰上同道的人了。趕快預備迎敵吧。這話剛剛說完。果然看見迎面竄過一人。手執單刀。喝道。甚麼人。你們胆子真不小。敢在我面前胡行。還不快束手就擒。要等我費事嗎。大成也不搭話。一擺寶刀。登時交手。玉姑忙上前助戰。凝神細看對面這人。不禁一聲喫呀道。可了不得。遇上一家人了。你不是孫德潤師叔嗎。那人聞言。急急撤回單刀往後退了兩步。笑道。我正是孫德潤。你是誰。好像劉玉姑。你怎跑到這裡來了。這又是那一位。玉姑道。說起來話長了。師叔在這樓上住嗎。屋裡還有人沒有。德潤道。沒人。就是我自己。來。到屋裡再說話。這位……大成忙拱手回答道。我叫大成。久聞師兄大名。德潤不容她說下去。忙接口道。咱們到屋裡去坐。我這地方清靜得很。況且又是夜裡。正好談話。德潤說罷。轉身先走。大成玉姑隨在後面。走進屋中坐下。德潤向大成喊聲師妹。纔待說話。忙笑了笑改口道。賢弟一切的事。我都聽老師說了。真叫人可氣可恨。我到這裡來。也是打算替賢弟幫忙。屢次想到北京城去一踏。總分不開身。如今賢弟親自來了。咱們見了面。這事更好辦了。玉姑插嘴道。師叔那年從永城縣走。不是說到山西去。辦完太老師說的那件事。少則兩月。多者不過一百天。必趕到北京城。回復太老師的話。這隔了好幾年總也沒去。可跑到南京來了。這其中必有個緣故。能不能說起我們聽聽。德潤道。自然要說給你們聽。不過。你們是幾時來的。住在甚麼地方。你多啗離開的永城縣。怎會跟師叔遇到一處。這些情節。我先要知道知道。玉姑道。我們到這裡三天了。住在院衙門東邊一家客棧裡。我遇見大成師叔

。第一次是在保定府。第二次是在北京。這回就是從北京跟她一路來的。玉姑說到這裡。因將追趕王桂蘭王玉虎已往的事。一樣一樣。直到結伴南下。路途之中。保護俞庭桂。鏢打孫老虎。夜入監牢。救出吳世昌。各種事情。前前後後詳細說了一遍。德潤向大成道。賢弟俠義爲懷。扶危濟急。不愧宋氏門中弟子。我這幾年。住在這裡。卻沒作甚麼可談的事。自從那年在永城縣同老師分手。不久就到了山西陽曲縣。原來令尊大人的官聲。那地方的人。差不多個個曉得。真是口碑載道。談起來都說得冤屈。我雖然不知老大人官諱是那幾個字。聽他們所說的事情。處處跟老師的話相符。料想不至於舛錯。老大人的靈柩。浮厝在城外一座關帝廟裡。我看了看。工程十分堅固。據說是前任陽曲縣親自監工。棺木也很不錯。祭奠了一回。又到左雲縣打聽令堂老夫人葬埋之處。我是找到了。在義地裡。我聽人說這口棺木。可比老大人的那口差得遠遠了。墳前有個石頭碣子。寫的是已故左雲縣某某妻室之墓。玉姑含笑接口道。師叔說了半天。到底這位被屈含冤的老大人姓甚名誰呀。德潤道。這姓名從我嘴裡不能說。大約你大成師叔至今還不知道。你要曉得這姓名。只有將來去問那位張老義僕了。大成道。師兄從左雲縣爲甚麼不上北京。反倒來到這南京呢。德潤道。我當初原定規訪着令尊令堂靈柩的下落以後。到北京去見老師復命。後來一想。吳友德跟這裡的這個主兒如此可惡。接情理一天都不能容留。那時候賢弟剛剛十歲。要是等賢弟年紀長成。武功學好。那得多少日子。人的壽命。長短不齊。倘或這兩個人等不到賢弟年紀長成。武功學好。就嗚呼哀哉了。

。那麼這仇還報個甚麼。所以那時候我想趕到南京。把這個人殺死。然後再到北京去問老師的話。玉姑道。師叔既然這樣想。怎麼到這裡來了。好幾年還沒辦呢。德潤道。你聽我慢慢說呀。我拿定了這個主意。從左雲縣來到南京。那年這個主兒剛上任。吳友德還沒升吳縣知縣。我到了這裡又一想。賢弟刻苦用功夫。所爲的是替父母報仇。我若是把他們殺了。賢弟怎能成名。不單不能成名。興許用的功夫還從此扔下了呢。這實在不是個辦法。恰巧在這個當兒上。這裡託人聘請護院的鐔師傅。我自己報名投到。假意說願意効力。這主兒就把留下了。一轉眼就是六七年。要說他待我。倒是很厚。無如他人性太壞。作的事沒一樣不是傷天害理。我十分看不過。屢次想把他殺死。就因爲要使賢弟成名。一直隱忍到如今。總沒肯動手。大成姑起來朝着德潤屈膝跪倒。磕了個頭道。師兄爲我的事。受了很大的辛苦。我真是感激不盡。先磕個頭算是道謝。德潤忙閃在一旁。向玉姑道。快把你師叔攙起來。這是從那裡說起。我們在江湖上久闖的人。山南海北。那一個地方不去。說甚麼辛苦。大成此時。已經站起。拱手向德潤道。師兄成全我。叫我落一個替父母報仇雪恨的美名。這番盛意。尤爲可感。不過。我現時是來到此地了。師兄卻是保護他的鐔師傅。並且他素日待承師兄又非常之好。俗語有話。養軍千日。用軍一時。師兄這如今。自然要保護他纔是道理啊。德潤正色道。賢弟。你這話說得太錯了。我剛纔已然說明到南京來是怎樣一個打算。你怎麼還要疑惑我真心保護他。大成笑道。我怎敢疑惑師兄。皆因師兄現時所處的地位。如其不保護他。有兩層難處。頭一

樣。既受了他的聘任。待遇上又很好。到了他的生死關頭。不用說幫着外人去殺他。就是袖手旁觀。良心上已經問不過去了。第二樣。宋邁倫三個字。南北幾省。誰不知道。宋某人的徒弟給人護院。把主人的首領給保護丟啦。這個名聲傳出去。不單師兄你臉上無光。連老師的碑匾也算砸了。這還說得是名聲兩個字。更要往深裡去想。巡撫是欽命的大員。被人殺死。第一步就得追究護院的鑣師傅。到那時節。師兄你又該怎麼辦。跑是跑不脫。不跑。這罪名擔得起嗎。我皆因有這兩層難處。所以想到師兄非保護他不可。師兄既是得出力保護他。我這仇報着就費事了。德潤微笑道。倒也有這一想。無如我在這裡是怎樣一個情形。賢弟你還不了然。聽我再細細講一回。你自然就明白我可以不保護他了。我當初到了南京。先是要殺他。後來因為要讓賢弟你成名。投到這裡來當鑣師傅。名爲護院。其實是預備你來報仇的時候作內應。所以我一來的工夫。就沒說真名實姓。假造了一個李萬勝的名子。這一段情節。久已想寫信去告訴老師。因爲這是機密大事。落在紙筆上。倘或露到外人眼裡。不單我有殺身之禍。只怕連老師帶賢弟你。性命都有些不穩。再告訴你個話。我自從到了南京。家信都沒寫過一封。賢弟如果不相信。可以先把這事攔一攔。到一踏衡水縣會友鑣局。問問孫德潤這五六年有音信沒有。如其有一個人知道我的下落。就算我對不起賢弟。對不起老師。大成聽至此處。恍然大悟。孫德潤是實心實意替自己幫忙報仇雪恨。登時心裡感激到一萬分。忙又深深一揖道。師兄。我知錯了。求你念我年幼無知。多多恕罪。那麼如今這件事。應當怎樣下手。求師

兄務必替我通盤籌畫。我一定唯命是聽。德潤道。這也用不着籌畫。既然來了。辦事得啦。大成笑道。辦事談何容易。堂堂巡撫。又有鑲師傅保護。固然他所請的鑲師傅不能替他出力。大面上總也不能不敷衍敷衍。咱們是師兄師弟。不用說我本領不如師兄。就是比師兄本領高強。我也不敢認真動手。這事不從長計議如何能行。德潤尋思多時道。有法子。現時就要天亮。你們趕快回去。明天三更再進來。我領着賢弟在衙門裡走一遍。最要緊就是他睡的房子。你把道路認清之後。隨便甚麼時候。要他的首級。還不是探囊取物一樣嗎。至於我護院這一層。好辦得很。隨便撒個謊。告幾天假。就把嫌疑撇過去了。大成道。這麼大一座巡撫衙門。就是一位鑲師傅嗎。德潤道。一共五個人。除了我那四個滿不中用。皆因我來的時候。就存着害他的心。偏巧他又派我作護院頭目。所以是有本領的鑲師傅。我滿不要。找了四個笨漢。看樣子個個都是身高力大。膀闊腰圓。很有幾眼。其實全是吃貨。我敢說遇上賢弟。交手不用兩三個回合。就得躺下。大成道。別管是吃貨不是。既有四個人。下手就得費事。怎麼能有個法子。把他們穩住纔好。玉姑一旁插言道。幹這個勾當。怕費事還行嗎。這是遇見孫師叔了。如其沒有這麼個內應。難道咱們還不往裡闖嗎。德潤望了望窗外道。時候太不早了。賢弟不必耽擱。快同玉姑回店。有甚麼話明天夜裡再商量。三更天一准見面。早了千萬別來。給人碰上就是麻煩。大成唯唯。同玉姑走出屏門。說聲夜裡再會。身軀一縱。飛鳥般竄下樓頭。半點響動沒有。早已腳踏實地。玉姑也照樣竄下。二人走向樹林中去了。德潤站在樓門

外。暗贊一聲好俊工夫。轉身走進屋內。細細盤算一回。天色黎明。解衣睡下。大成回店之後。笑向玉姑道。世界上的事。真叫人意想不到。怎麼會遇見孫四師兄呢。遇見他已經是很新鮮了。偏又在孫則李衙門裡護院。這事錯非是咱們親自眼見。要是聽人傳說。隨便怎樣也不相信。玉姑道。剛纔你那句話。把他扣的可是輕輕。腦門子直往外冒汗。大成道。我那也是無法呀。本來嗎。他那年在永城縣。自告奮勇。到山西尋找我父母骸骨的下落。說得牙清口白。多多少少日子。准到北京去回復老師的話。一去六七年。音信沒有。卻跑到我仇人衙門裡當上護院的了。這種出乎情理以外的事。怎不叫我多心。玉姑道。你現時還多心不多呢。大成道。心雖然不多了。可是這事。有他在裡頭。又好又不好。好字。是咱們有了內應。諸事方便。不好。是他既然當了護院頭目。孫則李待承他又很不錯。人心都是肉長的。得了人家這六七年的好處。遇上這性命交關時節。眼瞧着敵人來取首級。不上前救護。良心何在。咱們宋氏門中的弟子。在外邊作事。歷來是俠義當先。滅了良心。就是不義。孫四師兄。在衡水縣鏢局裡。也可以算得水旱兩路有名人物。我料想他嘴裡雖說幫我不幫人家。只怕到了臨時。良心上一動。義氣跟着就得發現出來。在這個當兒上。我可就爲了大難了。說句自滿的話。兩虎相鬪。必有一傷。他傷了我算不得甚麼。我設若傷了他。怎麼回去見老師。又怎麼再見孫三師兄。這並不是我多心。事情趕到這個分際。不能不叫我躊躇。玉姑道。按事情說呢。自然有你這一想。不過。你這個想頭。我說是大錯了。怎麼講呢。俠義兩個字。是從正路上走

。纔能算得俠義。要是只顧私恩。不期正理。到了甚麼地方。也不配稱俠義二字。孫則李爲人。剛纔我師叔沒說嗎。所作的事。沒有一樣不是傷天害理。有這一句話。就能以看透我師叔決不顧全私恩。事情已然是到了這個步數。你只能往好處想。闖着朝前頭去幹。多思多慮。難道因爲一個師兄。就把父母的深仇大恨。看成無關緊要。暫時不報了嗎。你果然要是這樣啊。我有幾句批評。父母的仇人就在眼前。不去殺他。這叫作不孝。怕自己受傷。臨事托辭退縮。這叫作不勇。我師叔那樣表明心跡。你還要多思多慮。這叫作不智。傷天害理的貪官污吏。人々得而誅之。你卻放他活在世上。苦害黎民。這叫作不仁。不孝不勇不智不仁的人。那簡直是狗彘不如。你也是名門之女。清官之後。作出狗彘不如的事。不怕辱沒祖宗先人嗎。大成笑道。我無非就事論事。說一說其中的情形。並沒有絲毫不殺孫則李的意思。聽你。滔滔不斷。罵了我這麼一大篇。只顧你嘴裡痛快。可不管人家心裡受得了受不了。玉姑道。心裡受不了就拿定主意去找你那孫四師兄。商量怎麼辦事。不用好呀不好呀。說那無用的廢話。大成道。是是。我再不躊躇了。夜裡去商量辦正事吧。天要大亮了。咱個不睡一會兒嗎。玉姑不答。歪身倒下。大成將房門栓好。也湊到她身旁。作一枕睡了。一日光陰。展眼度過。又到了三更。大成玉姑來至撫院後花園。這一次是熟道。照直奔了樓上。德潤迎接她們走進屋中。笑道。按理。你們是兩個姑娘。我是中年男子。不應當吹了燈摸着黑說話。不過。事情得常常變。在這個地方。不能不處々謹慎。所以我昨天吹滅了燈。你們進來就沒再點。今天還

是摸着黑兒吧。你們可別怪我不懂得深沈。玉姑笑道：「師叔遇事真心細。我們要是嫌摸着黑不方便。早跟你老人家說點燈了。始終就沒往這上想。怎能怪你老不懂得深沈。那個大事怎麼下手。你老又盤算了嗎。德潤道：「你們走後。我細心尋思。我告假還不合式。並且用不着告假。怎麼說呢。我名子叫李萬勝。沒一個人知道我叫孫德潤。幫着你們把事情辦完。扔下一走。他們到甚麼地方找李萬勝去。如其告了假。你們進來沒有內應。頭一樣你們不順手。第二樣事情出來之後。我雖然先告了假。人家也要疑心我與這事有干連。縱然不是合謀。也必定知道消息。不然。怎麼在衙門五六年從沒告過假。偏巧出了這事。偏巧我就先告假呢。大成道：「師兄這話有理。我也想到這一層。告假不告假。只要事情出來。怎樣也脫不了干係。那麼急不如快。咱們今天就動手得啦。德潤笑道：「今天如何能行。別瞧那幾個人全是笨漢。他戰不過你。曠得過你呀。要是一曠。驚動了衙門差役兵丁。固然咱們不怕。可也是個小麻煩。我想這麼辦。既然有我在裡頭。你們不必再到衙門各處看了。今天仍然回店。等明天我造個謠言。說是我的生日。那個笨漢在我手下當夥計。聽見頭目的壽日。必然要湊分子請我吃酒。借這機會把他們灌醉。內宅裡再沒值更下夜的人。咱們就可以長驅直入。爲所欲爲了。大成道：「這主意好得厲害。不必猶疑。一准是這樣辦了。那麼孫則李睡的地方。師兄也不領我們去看嗎。德潤道：「不必看吧。我昨天說那話。是我不在裡頭作內應。你來了當時尋找。够多麼費事。如今既定規咱們三個人下手。臨時我自然是領你們去。還預先看個甚麼。如其你

先要知道他睡的房子。那也容易。咱們這就去。我看你輕功很好。他住在內宅正房東間。你在後房坡上些須等一等。我把下夜的笨漢們穩住了。咳嗽一聲。你就到前檐探下身子。那屋的燈火澈夜不斷。要看見他還不容易嗎。玉姑道。既然動手時候有孫師叔作內應。今天就不用看了。倘或一時疏神。有了動靜。倒於事有損無益。德潤停了停道。我想起來了。明天是初一。他照例要到廟裡行香。你們在早晨八點鐘前後。站在院衙門前邊准可以看見。大成連聲說好。德潤笑道。事情大概齊就是這樣。也沒甚麼可說的了。我們不鬧客套。回店歇息吧。明天夜裡還是這時候見面。准不悞事。大成應了兩聲。同玉姑告辭回到店裡。次日清晨。玉姑睡醒。見大成不在屋中。坐起整理衣裳。結束鞋脚。又過了一刻。大成始從外邊轉來道。起來了嗎。好睡呀。玉姑笑道。我心裡一點悞記的事沒有。自從睡得香甜。不能像你。大老早的爬起來就往外跑。大成道。我出去是有正事啊。臨走的工夫。叫了你兩三聲。你也不醒。我怕悞了時候。自己一個人跑出去了。總算不錯。沒白跑一跑。玉姑明知她是去看孫則李。因為她這些地方作事。過於小心。並且還含有一種信不及孫德潤的意思。所以語帶譏諷。說了兩句。大成卻沒聽出來。及至說到沒白跑。玉姑又伴問道。你有甚麼要緊事。一早跑出去。大成道。你是明知故問啊。難道昨天孫四師兄說的話。忘記了嗎。玉姑作個醒悟的樣子道。嚶。你去看看孫則李呀。不是我愛說話。你這人用心。有些地方都是多餘。昨天我孫師叔說孫則李出來行香。那是因為你話言語語裡。彷彿是信不及他。所以纔告訴你這件事。咱們回來

以後。你再沒提。我總當是你明白了孫師叔的意思。今天不去等着看了。誰知你並沒醒腔。真去看了。你細細想一想。看這一回。是不是多餘。大成低聲道。我怎麼能算多餘。○今天夜裡就要殺他。不把模樣先認清了。倘或殺的不是孫則李。豈非勞而無功。你說孫師兄疑心我信不及他。我想他決計不能這樣。玉姑默然。便將話頭停住。晚飯時候。大成笑向玉姑道。今天是我大功告成的日子。按說應當吃杯喜酒。可惜等一等還要去幹正事。我們明天不管怎樣。也要痛痛快快吃兩杯。玉姑道。你這話又錯了。吃酒算個甚麼。大功告成。也並不在今天。事情剛有這麼個影子模兒。就先提吃喜酒。這要叫老成人聽見。不笑話你纔怪呢。大成道。我無非信口說這麼句玩話。你又老頭子是的。教訓起我來了。咱們別說閒篇兒。商量個正經的吧。我打算吃過晚飯。就告訴櫃上算賬。等我把那事幹完回來。明天早晨動身。你看我這話對不對。玉姑道。這倒是正辦。還有句話。你夜裡再見了我孫師叔。他說怎樣。你務必依着他的話。皆因他在這裡已經好幾年。情形自然是十分熟悉。並且年紀又比我們大了一倍。經多見廣。想出來的主意。一定比我們高得多。大成道。那是自然。我今天早起去看那個人。也就是因為他昨天有那話。你說我多餘。我自己倒沒覺出來。玉姑道。過去的事不必提了。叫夥計開飯吧。大成依言。少時飯罷。真個算清店賬。熄燈養神。三更敲過。二人又向撫院衙門而來。剛越過院牆。就見孫德潤在樹林中站立。低聲道。那四個人我已經全灌醉了。咱們照直奔內宅吧。大成道。醉的這四個人在甚麼地方。要不要把他們網上。我說可是網上牢穩。孫

德潤道。現時他們都醉得人事不知。網不網滿不要緊。好在內宅那件事。用不了多大工夫。准保這幾個人一定醒不了。玉姑道。既是孫師叔說不網不要緊。那就不用費事了。進內宅去吧。大成道。昨天師兄說孫則李屋裡有燈。那是甚麼緣故。德潤道。緣故沒有。他向來是點着燈睡。你們今天看見他沒有。大成道。看見了。年紀並不很老。至多有六十歲。德潤道。不錯。他今年五十九。你既認識他。好辦極了。進屋去殺完一走。人不知鬼不覺事情就了結啦。不過。我還有個意見。打算求賢弟你慨允。孫則李人雖萬惡。可是這幾年待我總算很好。我因爲大義所在。不單不能保護他。並且不能在賢弟面前。說一句饒他不死。我只有求賢弟刀下留情。給他一個全屍。如其能應允我這句話。也就算我報過他待我的好處了。大成想了想道。師兄的意思。是不要他身首異處啊。這事好辦。我遵命就是了。德潤謝了一聲。搶步上前引路。曲曲折折。走道幾層院落。來到內宅上房廊下。德潤輕輕說了一句這是孫則李的住房屋。大成便不怠慢。上前推開窗戶。縱身跳進屋中。玉姑也急急跟進去。就在這轉眼之間。大成的刀。已經插入孫則李心窩。玉姑看見一個六旬內外的老頭子仰在牀上。手脚亂動。上前問大成道。這就是孫則李嗎。大成應了一聲。抽出刀來。在他身上又是一陣亂剝。此時早驚動裡牀睡的美妾。剛睜開眼喊了個可字。大約是要喊可了不得。這了不得還沒出口。大成只用刀一刺。也追隨孫則李到鬼門關去了。玉姑看這形狀。十分可慘。便拉了大成一把道。大仇已報。趕快走吧。大成望着孫則李。咬咬牙道。便宜你這傷天害理的東西。沒把你狗頭砍下

來。真不出氣。上姑又催道。走吧。狗頭砍不砍。橫豎是死了。大成又舉刀在孫則李臉上剝了幾下。纔轉身竄出窗戶。玉姑也隨着出來。德潤低聲道。恭喜恭喜。有志事竟成。咱們仍舊從後牆出去吧。大成道衙門裡還有混賬人沒有。一就勢除治了完事。德潤道。再沒有了。走吧。不必逗留。省得麻煩。玉姑也接口道。孫師叔這話有理。咱們的大事。現時纔算作了一半。招出麻煩來。那一半未免要費手了。大成不作聲。跟隨德潤來到花園樓下。德潤道。賢弟略站一站。我進去拿一件東西。說罷。匆匆上樓。少時下來。手裡提着一捲行李。說了句你們跟我來。大成玉姑隨在他身後。走到一個所在。德潤道。這裡是院衙後門。終年不開。外邊清靜得很。不必跳牆了。從這裡出去得啦。大成剛要說何必開門費事。德潤已將後門拉開。三個人先後走出。德潤又將門對上。從懷中取出一封信。遞給大成道。這是我給老師的稟帖。賢弟費神帶回北京。替我轉交吧。咱弟兄後會有期。恕我不陪你到吳縣去了。又向玉姑道。你回到永成縣。帶個口信給我哥哥。還有玉普師兄。就說我這幾年很不平安。從南京要去訪個同道中的朋友。不久也要回衡水。等到了衡水以後。再寫信吧。大成道。師兄訪友不是甚麼急事。一齊到踏吳縣不好嗎。德潤道。吳縣一個小小縣衙。賢弟去行事。又有玉姑作伴。萬無一失。我要連夜赶路。早早離開江蘇省地界。因為我雖然沒露真名實姓。像貌總有些人認識。早離開一天。心裡早安穩一天。就是這樣吧。咱們將來見面再談。說時拱拱手向前便走。玉姑追了兩步。低喚道。師叔一定非走不可嗎。再耽擱一天。大家說說話好不好。我們回店今天

也要走呢。約會一個地方。在城外頭見得啦。德潤並不停步。扭頭答道。城裡城外。我一時一刻也不能停留。你們也趕快回店。天一亮就動身。要緊要緊。玉姑見德潤這樣說。也就不再多話。看他走遠。同大成回到店裡。剛交四更。問大成還睡不睡。大成道。躺下養養神也不錯。孫四師兄這樣一走。我連個謝都沒道。心裡很覺得不安。玉姑道。道謝不道謝。無關緊要。自己弟兄。誰還在這些小過節上計較。不過他走得倒是奇怪。並且給太老師這封信。裡頭定准有話。依我猜想。還是你多心他得罪了。十分惱怒雖然不能。橫豎心裡不痛快吧。不然。他不能走得這麼急促。大成俯首。默然多時。微嘆道。世界上的人真不好作。就拿這件事說吧。孫四師兄那年牙清口白告訴老師。到山西陽曲左雲兩縣。去尋我父母的骸骨下落。一去五六年。音信沒有。他可是跑到江蘇巡撫衙門當上護院的了。及至跟我見了面。又說孫則李待承他很好。你想想。他作了這個事。又說了這個話。給誰聽見。誰能沒個反想。我多心誠然不假。可也沒不聽他話呀。再說。我纔多大歲數。站在他跟前。不是個孩子嗎。縱然我有不對地方。他可以明說。師兄師弟。他也是應說之說呀。何必跟我犯心。這邊的事已完。揚長就走。他的脾氣不太古怪嗎。瞎。也不怨他脾氣古怪。歸總一句話。還是作人難就難了。我現時沒別的打算。趕緊跑到吳縣。把那一半仇報完。找個尼姑廟一出家。跳出紅塵。與人無爭。與世無忤。終此天年得啦。玉姑笑道。你又發牢騷了。剛纔說得好。你纔多大歲數。偶爾遇上一件不順心的事。就說這不長進的話。自己對得住自己嗎。大成道。我是看這世路艱難。

太覺得心灰意懶了。你說我不長進。削髮爲尼。並不是見不起人的勾當。何至於對不住自己。玉姑道。你自願你作人難。看破紅塵。逍遙世外。你再往上想想。含冤地下的兩位老人家。生兒育女所爲的是甚麼。你又沒有三兄四弟。忍心讓祖宗父母斷了香煙嗎。大成歪身倒下。嘟囔道。你總是拿這個大題目說人家。我不搭理你了。橫豎我有我的老主意。誰說甚麼也不行。睡一會吧。養養精神好走路。玉姑道。你看窗戶紙已經發了青。眼看要亮了。收拾收拾馬上走吧。衙門裡出了這麼大的亂子。難保不挨家搜查。走晚了怕要費事呢。大成聞言。翻身坐起。看了看窗戶道。真該走了。說時。把行囊包裹收拾停當。與玉姑一同出來。向更夫說明。開了店門。脚步加緊。走到城門臉。城已經開了。二人急急走了二三十里地。纔緩了一口氣。玉姑低笑道。沒事了。不知南京城裡。連現時亂成甚麼樣子哪。大成道。管他甚麼樣子。我看今天晚上。咱們最好是不住店。連夜趕出兩站路。明天後半晌早歇息。玉姑道。到了吳縣。也不要住店。仍舊藏在那鐘鼓樓上。等吳友德坐夜堂的時候。賞他一鏢就走路。大成稱是。這到了吳縣。依照預定計畫。也是吳友德惡貫滿盈。大成到的頭一天。就趕上他夜間坐堂。真個伏在房上。遠遠一鏢。打中吳友德咽喉。玉姑見大事已畢。催大成轉回藏身之處。大成嘆道。仇是報了。我心裡可是很不痛快。玉姑道。怪事。報了仇怎麼還不痛快哪。大成道。在我當初的意思。是要把仇人碎屍萬段。取下首級。帶到山西。在我父母靈前告祭一回。讓二位老人在陰間也高興高興。你沒看我那隨身包袱裡。有兩個油布口袋嗎。就是預備裝

人頭用的。沒想到南京遇見孫四師兄。他幾句話把孫則李的狗頭保住了。那天還算不錯。狠剝了十幾刀。今天這個吳女德。未免太便宜他了。就吃了我一鏢。不但首級沒削下來。還讓他落了個整個屍首。我越想越對不起我那含恨九泉的父母。玉姑道。你這個說法。真是不通極了。碎死萬段固然是個死。鏢打刀剝。不也是個死嗎。報仇。把仇人殺死。就算有志事竟成。你即便把人剝成肉泥爛醬。難道去世的老爺子老太太。還能起死回生嗎。至於把首級削下來帶到山西去祭靈。這更是孩子話。鮮血淋漓兩個人頭。裝在油布口袋裡。那血能不往外流嗎。就算口袋作得嚴密。血水子流不出來。走這麼遠的路。也得臭了爛了啊。帶着兩個又脫又臭的死人腦袋上路。能走得開不能。快別說傻話了。如今大事已完。趕緊翻回北京城。我一定知道咱們走後。頭一個不放心的。就是那養僕張伯伯。說句不好聽的話。興許你想病了呢。老年人原是風中殘燭。怎禁得起病痛。旁的病還容易辦。他這是憂慮過度。倘或治不好。有個三長兩短。叫人夠多麼傷心。再者。就是太老師。料想他老人家也得茶裡飯裡博記着你。我的意思。從明天起。要兩站併作一站。趕回北京。省得讓他們掛念。大成尋思片時道。馬上趕回北京。倒也應當。不過。我還有一件事沒辦完。一時只怕走不了。玉姑道。你到江蘇來。所爲報仇。如今仇人已死。還有甚麼沒完的事。大成道。你怎麼忘了呢。那李文林的媳婦阿利。李文秀的兒子李長祿。給狗官屈打承招。下在監牢獄裡受罪。我在先說過。要把他們救出來。這不是一件沒完的事嗎。玉姑道。不錯。按說咱們學作俠義的人。遇上不平的事。都

應當管。不過。你這蹣跚到江蘇來。所爲的就是父母之仇。如今大仇雖然報了。未了之事還很多。你不說把本身未了之事急速辦清。可要多管旁人的事。我實在有些不以爲然。大成道。我這也並非攔下本身未了之事。去顧人家。因爲既然趕到這裡。隨手就辦了。何必不管呢。玉姑道。那麼你打算怎樣一個辦法。去殺李長有嗎。大成道。不不。李長有的住處。我雖然知道。可是去殺他也得費一點事。縱然不費事。殺了他未必能把阿利李四救出來。我的意思是再到一踏南京。把阿利李四的冤枉。詳細寫封信送給俞庭桂。叫他稟明父親俞甲三認真查究。替阿利李四洗冤。玉姑聽見這話。不由得撲哧一笑道。原來你還沒忘俞庭桂呀。這件事倒是應當辦。並且我決不能攔。怎麼說呢。俗語有話。能拆十座廟。不破一門婚。何況你的終身。比別人格外重要。是是。咱們趕快走。連夜趕到南京。你去找俞庭桂吧。大成道。你怎信口胡謔啊。我這是搭救阿利李四。與我自己甚麼相干。玉姑不答。連催快走。大成道。你再搗亂。我可生氣了。玉姑道。這怎算搗亂。難道你不走。在這裡住幾天嗎。大成道。好好。走。說時。拾起行李。縱身出了鐘鼓樓。直奔城根而來。玉姑也不多話。在後面緊緊相隨。越過城牆。奔上大路。走了兩日。已至南京。大成並不停留。照直仍往前走。玉姑明知大成此時。已經打消給俞庭桂寫信的念頭。卻故意問道。咱們怎麼還往前走。不找店住下嗎。大成道。天早得很。再走一程住店不遲。玉姑道。已經到了南京啦。再走一程。那裡去找俞公子哪。大成而帶怒容道。你再提俞字。我今生今世不理你。還不快走。玉姑大笑。停了停道。早

知你不到南京省城。咱們抄近走。可以省許多路。大成道。我知省路。不認得呀。要是走一程問一程。費那個事。還不如走熟路爽快呢。玉姑含笑稱是。二人晝夜連程。走了十多天。這日已經到了直隸地界。大成道。咱們今天早住店。好好歇一宿吧。這些日子。起早睡晚。吃不得吃。喝不得喝。太苦了。玉姑道。眼看再有幾天就到北京城了。還歇甚麼。累嗎。連我這裏腳的人。都沒試出累了。你兩隻大脚片子。要是說累。也太難了。大成道。我是怕你累。又快到了。不必再緊着趕。玉姑道。人得喜事精神爽。你如今大仇已報。我離開年近古稀的老爹。偷跑出來幫你走這一趟。雖然孝道上有些說不下去。可是你因爲行孝冒險去江蘇。我因爲你行孝。不顧旁人議論也跟你去幹險事。居然大功告成。這不說不是大大可喜。所以跑這許多天路。不但不覺着累。並且還精神百倍。不要歇吧。早早到了北京城。先讓太老師張伯伯放心。你也還有很多應辦的事呢。大成稱是。二八。又走了幾天。進了北京城。且說張福自從大成走後。便在北房堂屋設了男女老主人牌位。早晚燒香叩禱。求主人陰靈護佑小姐。到江蘇去早日成功。每逢初十五。又到前門鬻洞關帝廟焚香禱告。也是同樣的一套話。這天正是十五。從關帝廟回來。剛剛進了胡同口。就聽見背後有人叫了兩聲張伯伯。耳着彷彿很熟。急回頭看時。只見大成玉姑雙雙站在那裡。不由得咬呀一聲。纔喊出一個小字。忙改口道。少爺劉小姐回來了。事情怎樣。辦得順手吧。大成點點頭道。順手得很。張福聽了這句話。不再言語。轉身便向家門口跑去。大成在後邊問道。張伯伯你這是作甚麼。慢着點走。不看

碰倒了。張福不答。一面急走。一面撩衣從腰間取下鑰匙。到了家門口開開門鎖上的鎖。也不同大成說話。照直進了北屋。大成玉姑莫名其妙。隨也走進街門。回手關好。到北屋看時。張福正跪在地上。嘴裡唧唧念念。不知說些甚麼。再往棹上打量。原來靠北牆有個牌位。上邊卻沒有字。張福唧念了一陣。爬起來纔笑道。剛纔再街上差一差喊出小姐來。少爺今天纔到嗎。怎麼昨天晚上沒趕進城呢。大成道。我們昨天落太陽到了通州。四十里地雖不禁一走。可是來到北京。已經過了關城的時候。從城牆上過。雖然能行。我們又不很願意。所以在通州住了一宿。今天早晨來的。張伯伯剛纔從那裡來。買東西去了嗎。供着這沒字的牌位是怎麼一件事。張福道。這是兩位老主人的牌位。我因為上邊不便寫老主人的官諱姓氏。寫老主人之神位也不成一句話。索性空着甚麼不寫。早晚燒三炷香。求老主人保佑少爺早報了仇平平安安回來。初一十五到前門關帝廟燒香。也是爲這件事。剛纔是從前門來。劉小姐少爺屋裡歇歇吧。我去生火燒水。洗個臉喝碗茶。師老爺也該來了。大成道。我老師天天來嗎。張福道。不是天天。今天傍晚午准來。大成無言。與玉姑走進臥室。放下行李。到院中擲去身上塵土。張福又走向前笑道。我很想聽聽報仇的話。少爺怪累的。等師老爺來了再細說吧。現時就告訴我一句。孫則李吳友德死沒死得啦。大成道。全給殺死了。張福聞言。忙又跪下。口稱關聖老爺。叩頭不止。大成道。玉姑站在一旁。又覺可笑。又覺可敬。少時。宋邁倫老先生果然來了。大成玉姑正在屋中洗臉。張福很高興的大聲道。師老爺。大仇報了。邁倫忙攔道。

。張老哥。你大聲小氣說甚麼。給外人聽見。那還了得嗎。張福伸伸舌頭。又低聲道。小姐回來了。孫則李吳友德全殺死了。大成玉姑聽見邁倫說話聲音。匆匆迎出。邁倫見了。自是歡喜。走進堂屋坐下。大成把起身後直到鏢打吳友德一切經過。詳詳細細說了一遍。邁倫很誇獎了幾句。大成將孫德潤那封信取出呈上。邁倫拆開看完。笑了笑。回手將信往衣袖裡一塞道。你孫四師兄在南省慣了。一時不想回北邊來。這倒也不錯。你如今大仇已復。這往下第一樣應辦的事。就是趕緊把姓冠上。沒姓實在不方便。張老哥現時告訴她吧。張福應諾。又期着那牌位磕了三個頭。纔正色道。小姐。老主人的官諱。上邊是紹字。下邊是個祖字。姓陳。大成聽畢。淚如雨下。邁倫不免安慰一番。後來大成經過周知縣廷瑞作媒。許字。俞庭桂公子。過門之後。夫妻極爲和唱。過了不到數年。接連生了男孩。並續嗣了陳門香煙。以後夫榮妻貴。子孫昌達。這都是一種至孝感動天地啊。

(完)

